

朱其懿太守撰

守沅集

熊永敬題

序

沅州距長沙省會千餘里，僻處西邊，鄰近黔蜀，明時設偏沅巡撫於此，殆一重地也。清代改爲府治，而以知府領之；芷江、黔陽、麻陽、各縣屬焉。交通險阻，文化粗野，在科舉時代，幾二百餘年鄉會試無入選者，陋可知矣！

自光緒己丑後，吾師朱叔彝太守來沅；下車之始，即慨然以興學爲己任。首於署側設立沅水校經堂，購置經史書籍，延聘湘中名儒爲教授；分爲經史、治事、詞章、三科；考選芷、黔、麻、三縣，及鳳、晃、兩廳之高材生入堂肄業；且供給食宿膏伙，使之專心治學。邊地文風，因以大變，人材輩出，爲革命維新建立事業者，實繁有徒，吾師興學之力也！

嗣後歷任永州、衡州、寶慶、常德、各府，亦均以教育爲最重；尤其

在常德創設西路師範學校，爲湘中、湘南、兩師範之先河。雖在戊戌推翻新政之後，舊黨阻力，多方攻擊；而吾師一意孤行，仍不爲之少屈，卒以此竟其志焉。論吾湘教育史中，當無出其右者；況屬官吏，豈不憂曷乎其難哉？！

吾師逝世後，搜其遺稿，僅得守沅時詩文若干，其他各任則無一存者；惧其遺失，急付棗梨，名曰守沅集；分贈三湘人士；以爲紀念。其他治行，載在集中，不贅述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弟子熊希齡謹序

朱其懿太守遺像



朱太守其懿事略

長沙任福黎撰

朱公其懿字淑彝，江蘇寶山人也。少有大志，能文章。早歲佐兄其昂，創辦輪船招商局。通帆所至，東逾日本，南達南洋羣島。代其兄著河海并運論，以定南漕海運之基。後因欲爲親民之官，自請取銷道員，改銓知府，分發湖南。所至有政聲，尤能以其暇，致力教育事業。初守沅州，以地處僻遠，學風蹇蹇，做湘水校經堂之制度，創設沅水校經堂，捐廩建築校舍，購置圖書，招集所屬各廳縣子弟肄業。其中延聘通儒，分門教授，注重程朱義理，以爲治學基本。後於院中建講武堂，令士子兼習武術，不數年而士風一變，文化增高，人才輩出。如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前辰沅道尹張學濟及學界先輩李永澣、張伯良、毛延齡等，皆沅水校經堂之高才生也。中東戰起，湘撫吳大澂請率師赴敵，公瀝陳中外形勢，力勸另薦知兵之士爲主帥，不可因一時義憤，以國家爲孤注。吳公不聽，卒無功而還。公致吳公書，中有「玉門生入，還我使君金幣」

求利可憐國是」之語，頗爲一時所傳誦。時公已調守永州，聘名師黃忠浩、趙啟霖、戴德誠主講，蘋州濂溪諸書院，一如沅水校經堂，所造人才亦多。戊戌春間，湘省施行新政，公出守衡州，聘國學大師王闓運主講船山書院，後闢府署西軒，建築精舍，擬興學校，會政變，所定計劃，遂不果行。庚子以後，國人漸知興學之重要，公奉命權常德府篆，集紳籌款，開辦師範研究所，召上游二十八府廳州縣士子來常講習，實爲湘省師範教育之先河。繼又設西路三十四府廳州縣師範學堂，以爲湘西全部教育之基礎。更建中學堂、小學堂及蒙養院，以教育郡子弟。革命先進宋教仁、覃振、胡英、張罔等，皆公門下士也。并設家塾以教女生，創辦官書印刷所，沅湘日報館，以開通民智。繼後開辦西路學務處，以定湘西教育整個計劃。旋奉令調省，充全省學務處提調，兼游學預備科監督。湘省名教育家胡庶華等均曾在游學預備科受公之教。凡論湖南教育維新人物，無出其右者。晚年游學江南，任中西醫院總辦，故鄉重

到人事滄桑，頗多感觸。旋因病辭職，遷滬休養。於民國紀元前二年卒於上海。臨終有絕命詞曰：「此身那得長生術，此氣常留天地間；大壹統時須告我，叮嚀兒輩莫闌珊。」大壹統者，蓋希望國勢復振，由自強而進於大同，終於統一寰宇也。蓋公之學，得力於漢宋經驗者多，憂國勢之不振，傷人才之消乏；而士大夫各私其身，因循錮蔽，不知遠圖，故所至以興學育才爲務，頗有文翁治蜀之意，而又廉潔以律己，寬惠以待人，故服官數十年，囊無餘資。既卒之日，湖南學界以公有功於湘省教育，迎櫬還湘，葬於長沙城東，并於沅州建堂，常州建亭，以紀念之。

守沅集目次

序

遺像

事略

甲、公牘

一、通稟 稟 中

通稟到任後察看大概情形條陳應辦七事

頁

一

稟升任雲貴制憲前湘撫王夾單

頁

一七

附王制軍致蘇軍門勸捐貴州田畝為沅水校經堂經費書

頁

二〇

遵札密陳府屬各員考語通稟

頁

二三

奉制憲飭加屬縣密考稟

頁

三二

稟制憲請派小輪船拖送桑秧過湖夾單

頁 四〇

上張中丞稟

頁 四二

稟藩臬憲夾單

頁 四六

再稟藩臬憲

頁 四八

稟藩鹽巡憲爲郡屬鹽督擬請試辦官運官銷復引便民夾單

頁 五〇

稟藩鹽巡憲王紳燾到沅日期並鹽劬到岸後地方情形由

頁 五三

申送兩湖書院肄業生附上張制軍稟

頁 五六

上署撫院龐湖南采米三萬石按照市價實用實銷可節省銀一

萬六千餘兩推暨各省采辦可省銀二十餘萬兩以充台灣軍

餉稟

頁 五九

稟撫藩善後局前給沅州協火藥請仍免扣價如慮與臨武案參

差即求減半核扣於卑府養廉費內劃抵由

頁 六八

代芷江縣陳令稟覆張順命案情形並據情轉稟按察使夾單稟頁

七一

遵飭通稟查明拿辦水仙溪匪徒案內出力員紳人等擬請保獎

稟

頁 七九

附稟一

頁 八五

附稟二

頁 八九

上督憲薦黃沈二人稟

頁 九一

上督憲薦趙協台稟

頁 九四

申覆學憲查楊起鳳身家文

頁 九七

二、上書 書 啟

上王制軍書 (二)

頁 一〇〇

上王制軍書 (三)

頁 一〇四

上張學使書 (二)

頁 一〇九

附回書

頁 一一一

上張學使書 (三)

頁 一一四

上張學使書 (三)

頁 一二六

上張學使書 (四)

頁 一二〇

上張學使書 (五)

頁 一二三

上張學使書 (六)

頁 一二五

上張學使書 (七)

頁 一二七

附拿辦水仙溪匪徒事略

頁 一三〇

上前本道但觀察書

頁 一三五

復督銷局王觀察書

頁 一三八

致武昌府李書

頁 一三九

復張雨珊書

頁 一四一

又致張雨珊書

頁 一五〇

復會辦沅局委紳王大令書

頁 一五三

再致新任嚴太守書

頁 一五五

致錢子宣書

頁 一五七

致薛叔平書

頁 一五九

致麻陽縣呂書

頁 一六二

致黔陽縣徐書

頁 一六四

致黔陽縣徐書

頁 一六五

(二)

(一)

致黔陽縣徐書 (三)

頁 一六六

致黔陽縣徐書 (四)

頁 一六七

致黔陽縣徐書 (五)

頁 一七二

復黔陽縣徐書 (一)

頁 一六九

復黔陽縣徐書 (二)

頁 一七〇

致關松岑書

頁 一七四

致三院長暨幕中諸賢書

頁 一七六

上張制軍啟

頁 一七八

上張學使啟 預

頁 一七九

到任謝撫部院王啟

頁 一八〇

到任謝布政使司孫啟

頁 一八一

到任謝督糧道呂啟

頁 一八二

謝陳觀察啟

頁 一八三

三條教札示諭批

到任後條教六條

頁 一八四

飭三縣分貼條教札

頁 一八九

歲試後釐正文體示

頁 一九〇

歲試後勸諭士子父兄買書延師示

頁 一九六

七月十六日書勗校經堂諸生

頁 二〇〇

勸諭郡屬士子肄業明山書院示

頁 二〇一

李東山控案議結後諭芷江紳民捐集校經書院經費示

頁 二〇四

行部安江示期旌獎節婦孝女貞女示

頁 二〇七

嚴禁寨頭安江婦女入廟燒香爲觀音血盆會手示 頁 一一〇

派員紳率領親兵巡查各屬需場手示 頁 一一三

院試時懸拱北樓硃諭 頁 一一五

飭三縣士紳勸捐校經堂經費諭 頁 一二〇

諭三縣紳民捐集校經堂經費示 頁 一二一

傳安江各紳富到局書捐諭 頁 一二八

傳謝廷文議捐諭 頁 一二九

傳楊興根等到局議捐諭 頁 一三〇

卸任後曉諭已捐校經書院經費各捐戶手示 頁 一二六

密拿水仙溪積匪袁長脚蚊子等手諭 頁 一二二

限水仙溪居民三日內將長脚蚊子等五匪尋獲細送諭 頁 一二四

再限袁氏家族拿解長脚蚊子等五匪來轅并嚴斥袁必嵩行賄示

頁 一三五

派監生向士琢率親兵緝拿水仙溪在逃各犯手諭

頁 一三六

告水仙溪盲從會匪首悔免究示

頁 一三七

批尹丁氏控尹昌華詞

頁 一三一

批張國錦等公稟

頁 一三三

批毛鴻順等揭告會匪李胖老三等稟

頁 一三五

批易盛選等保易理繪稟

頁 一三六

批陳厚禮控陳雯詞

頁 一三八

批王方仁具控王殊材挾嫌栽害等事詞

頁 一四〇

批王興典等控王方策王方茂等詞

頁 一四一

批梁文盛控丁繼梁詞

頁 二四二

批張萬昆等控舒開輔稟

頁 二四三

批廖正夔控向世琢詞

頁 二四五

批丁仇氏詞

頁 二四六

批韓承剛等請撥唐家橋田租為牛痘局經費公稟

頁 二四七

捕虎賞格

頁 二四八

乙、文藝

一、詩歌

威鳳歌寄許星叔庚身兼呈王夔丈

文韶

頁 二四九

海運歌

頁 二五〇

東翁師傳六首

頁 二五四

拱北樓餞士詩并叙

頁 二五六

再送滕生樹猷一首

頁 二五七

拱北樓續餞士詩

頁 二五七

易生著勳辭托口書社講席請應兩湖書院調既具牘補報作詩

嘉勉并送其行

頁 二五八

校經堂雜詠二十四首戲呈兩院長

頁 二五九

示校經生二十截句

頁 二六一

卅六詞并序

頁 二六三

二、祭文 疏

祭三忠祠文

頁 二六八

到任告善化城隍永鎮定湘王疏

頁 二六九

謝事回省告定湘王疏

頁 二七一

交卸後告天王城隍神疏

頁 二七三

丙、附錄

湖南西路京官上都察院稟

頁 二七五

附一、前署常德府朱連周三守任內為中學堂及學務辦公

所提借各公款數目

頁 二八四

附二、唐守步瀛詳湘撫憲稟

頁 二八六

附三、前常德辦公所坐辦兼中學堂總收支錢昌楷上岑撫

憲暨學務處稟

頁 二九〇

附四、永綏廳七紳上岑撫憲稟

頁 二九六

公
續

守沅集

彝公遺著

通稟到任後察看大概情形條陳應辦七事

敬稟者竊卑府仰蒙憲恩委署沅州府事。違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接印任事。送將接印日期核收交代。申報結報各在案。伏念卑府起家飛輓。託蔭父兄。才能不及中人。忝竊而權郡篆。竭心力之所至。求治理以未能。況十載閒居。一朝委任。天良具在。報稱尤難。夙夜孜孜。莫名惶恐。考知府爲表率之官。首嚴察吏。郡境當邊陲之地。尤重安民。而論巖壘之形勢。似可按諸圖經。問疾苦於閭閻。究未瞭然心目。因將一切職事。考知大略。並創辦之沅水校經堂。試種湖桑兩事。開課分栽。粗有端緒。後於四月初七日。會率毅安前營管帶關守備成茂。卑府經歷汪斌。輕裝減從。巡行屬境。周歷察看。五月初二日返郡。沿途抽查保甲積穀。灘河溶道。訪拿痞棍。聽斷詞訟。大者飭縣審理存案。小者隨地勸懲發落。紳衿父老。到處諮詢。節婦貞媛。臨門旌獎。所

有夫馬伙食等費，皆自行供給，並未煩官民一草一木。亦未隨帶木署家丁書役，僱工一名，縣差四名，值刑伺引。關守備久防沅郡，熟習地方，適值巡哨之際，面訂同行一路幫同摘發，得力非常。汪經歷明白曉暢，飭令隨同照料，篤實耐勞，頗收指臂之效。郡境西北西南與黔省思州天柱接壤，北鄰鳳廳，密箐連峯，苗獠交錯。東南東北與武岡溱浦連界，情景略同。水道西達晃州，東下辰谿，中貫溱水，而匯以沅水。逶迤曲折襟帶全州，上下險灘林立，商旅視爲畏途。惟郡城臨河設治，巖壑開朗，聯水陸形勢之勝，險要阨塞之區，固宜爲西南保障，而前代之所以建牙開府於茲也。但城濠夷爲田畝，不知始自何時。境內山水峭急，風氣質直而儉嗇，桀驁者強悍不馴，向來農功尙勤，地稀曠土，然少井渠塘堰之瀦，亦罕桔槔灌溉之器，雨澤稍愆，束手無策。土產穀米雜糧外，竹木桐茶油爲大宗，間產棉花蠟漆。芷黔稍殷實，麻陽次之。且山多田少，糧食尙不敷本地之用。士習類多質勝，尙少浮夸佻儻之氣。惟俗學

相沿見聞狹隘，鄉會榜久未中人。查沅郡有明一代，人才輩出，史不絕書，文物聲明之盛，冠冕邊隅。自三司移駐長沙，鎮道改紮鳳凰廳，僅升州爲簡府，以守領之。人物少而規模頓狹，地方苦而旨趣漸卑。嘉慶時，前守藍嘉瓚曾加整頓，造就多人。迨兵燹頻仍，公私廢墜，迄今未盡復元，愈趨愈下，以至於斯。爲今日計，振作而興復之，卑府責無旁貸者也。各縣積穀，皆散儲鄉里，委殷實團紳經管，而官總其成。麻陽章程較爲周密，芷江便水榆樹灣兩處，並有挪欠，已照章整頓。保甲綱舉目張，麻陽稍次。黔法最詳，平日足以維持，有事尙易整頓。灘河險阻，亟須疏鑿，惟工程浩大，不能尅期竣功。至閭閻生計，連歲秋收豐稔，比苗亂時，似漸整齊。而穀賤傷農，食物用物之產自他方者，灘河轉運萬難，視內地倍加昂貴。食鹽一項，向來川淮並銷，現在多食川鹽，碩穀祇能易鹽六七斤。芷麻兩縣，俱無典當，民間借貸取息，出乎情理之外，因緣爲奸者比比也。均爲民瘼所關，胥應疏通調劑。地方各善舉，因經費不足，大抵具

體而徵惟黔陽育嬰堂比來辦理得人可期推廣查芷江之榆樹灣宜谿黔陽之托口安江新路河麻陽之江口等處。薛夫游勇勾結匪徒，訛詐搶掠，往往而有。靖州屬之洪江，插處濱沅黔境，畛域攸分，藏奸尤易。迭經會督營縣，加意梭巡，卑府仍隨時不動聲色，嚴密訪拿。至如催科撫字，獄訟倉儲，皆卑府分內專責，自當督飭各該令遇事認真辦理。返郡後，舉行文武歲科試，嚴除弊竇，躬自校閱，三閱月一律竣事。內外場皆異常安靖。歲試後，曾出釐正文體勸士子父兄延師買書兩示。士林踴躍，翕然從風，素堪上慰垂注。芷江陳令，練達慈祥，勤於課士，該縣同城附郭，卑府措施一切，皆隨時商酌，實力贊成。黔陽徐令，力圖治理，新政可觀。麻陽呂令，悃愾無華，與民休息，皆不失爲良吏。教職佐雜，大都恪守官箴，循分供職。分派之從未四員，亦勤慎當差，均無貽誤。茲卑府博加采訪，利病所在，有關地方興革之大者，約有七端：曰學校，曰蠶桑，曰義倉，曰墾險灘，擇礦產，勸廉恥，禁陋習。謹實事求是，詳晰條陳，另摺呈

核。他若築塘堰以濟農功，復城濠以備守禦，招典商以便窮民，規准引以平鹽價，志書多罅漏，而修葺宜加；保甲守成規，而另冊宜覈，皆爲當務之急。但同時並舉，籌款維難，民信未孚，聽聞易駭。故雖經籌議，尙未舉行。惟摺列七條，皆確加體察，擇要以圖。諒卑府才力所及，切實臚陳，不敢粉飾鋪張，鄰於欺罔，不敢因循苟且，致負栽培。第卑府係署事人員，勢不獲從容展布，加以身更患難，年雖壯而精力折磨，每欲竭其愚鈍，事事入木三分，收人一己白之效，力與心違，輒多留憾。惟有存誠主敬，盡其在我，處位一日，營一日之職事，挈領提綱，發其端緒。蓋興利除弊，視國事如家事，親切有味，自不覺痛癢之相關，而幼學壯行，既受知以酬知，肝膽所傾，實欲見尺寸以自効，區區之意，竊注此耳。若夫計財賄之有無，惑榮辱於去就，此心如水，自信無之。況險阻備嘗，窮達知命，消息盈虛之故，雖理無止境，了澈未能，而道之大原，轍途略辨，決不敢患得患失，同鄙夫之所爲，亦不至勤始怠終，蹈細人之行徑也。再瀕除陋

習首擊豪強，懲創吏胥，先按不法，非峻法示威，水懦恐生民玩，惟濟寬以猛，百做庶由一懲。然而蜂蠆有毒，足以螫人，飛謗流言，勢皆不免。卑府爲民除害，一秉至公，固不至怵禍福而變厥初心，亦何至恤人言而渝其所守。謹預陳鈞聽，所有卑府到任以來，察看籌辦大概情形，理合縷稟大人，俯賜察核。是否有當，仰懇訓示飭遵。目下民苗安靜，年歲豐登，惟天氣漸寒，正宵小竊發之時，仍當會督營縣，加意巡緝，以昭周密，而固邊陲。同城署副將趙玉田，前署此缺四年，裁兵丁攤派，添城守營房，約束嚴明，勤於巡緝，民間實受其惠。此次再權閩寄，輕車熟路，餘裕可知。都司舒正貴向從名將，由河溪營調任，深得軍心，文武亦均爲浹洽，合併附陳。條陳錄左：

一學校宜振興也。風俗本源，先端士習，學術純駁，全視師資。溯自前考滋事之案出，咸以爲沅人士儂薄無良。及卑府留心察看，質樸馴謹者十之七八，懲創之後，尤懷懷刑，且亦不乏秀傑之士。惟民間藏書絕少，四書五經，皆坊刻俗本，錯誤滋多，不堪

寓目。春秋三禮刪節不全。前此考試，出春秋三禮文論題，屢有通場不知出處者，根柢既殊，無由成就。先是卑府奉委時，議創設沅水校經堂，仰蒙撫升憲手書匾額，跋尾頒發。到任後，於治西隙地，建講院齋舍，三進。正月落成，考取三縣高材生，並資質可造者十六人，住堂肄業，並蒙辰沅道創加月課，捐廉優獎在案。堂後藏書樓，祀薛文清公，以文清前監沅州銀場，講學於此也。其左略具樓臺亭沼，及馬道，講武堂，令生徒於優游偃息時，兼習騎射打靶，以流動其血氣，開擴其胸襟，而化其佔畢拘迂之氣，爲有用之才。歲科試後，酌擇三縣前列童生五十餘名，設育材館，月給膏火，留郡讀書，並皆捐置書籍，延聘通經宿士三人，分主講席。卑府除官課親自命題點竄外，公餘之暇，進諸生切磋講解，辨義利，尚踐履，核名實，兼宗漢宋，戒門戶之見，以防流弊。且討論吏治，與經義互相發明，闡知行一致之實際，俾異日出身加民，知所措置，不至習與用違。蓋監三代下儒先得失，變通湖學之經義治事，而一以貫之，此卑

府愚昧爲學之微意也。所有建造書價脩脯獎賞暨一切費用暫無公款可支。概由卑府措資捐備。均以一年爲率。校經費擬札飭三縣寬爲籌備。議立久遠章程。育材館緣地方俗學相承。師資難得。因設以教童軍之俊秀者。而境內殷實寥寥。校經費已須極力勸籌。育材館勢難並舉。若取諸在官缺分。又著名瘠苦。無可挪移。卑府之爲此舉。家無擔石。本不能賠墊分文。以值考試之年。例有卷價贏餘一項。取諸士子者。卽以用諸士子。而三年一屆。明後年便無款接濟。故均以一年爲率。此外欲開光明正大之利源。以充經費而裕度支。蠶桑爲王政所先。而收效在數年以後。無濟眼前。礦產乃天地自然之利。而一意推行。尙待憲台之命。不敢擅爲。此又卑府旁皇四顧。而無所藉手者也。郡中舊有明山書院。係卑府衙門專政。額收經費。本敷支用。積久弊生。遂至有名無實。業經逐加整頓。丈畝增租。改官師月課爲堂課。容與校經堂另稟立案。此外芷江有秀水鍾毓。黔麻有龍標錦江四書院。前經卑府捐發經

史子集二百餘部分儲各書院俾資誦讀。惟錦江一分生童向不佳齋山長亦不駐院擬俟劉令到任再令設法領儲。境內義學二十餘處類皆官紳及廟產捐設。此事行之草昧初開之地裨益良多。若久濡文教已次一籌。況名實不符積成通弊屢次集思廣益上下熟商欲通其變而尙無成說。暫未敢遽議更張。郡境向無專業書坊現在風氣大開人知嚮學而非肄業書院者既家少藏書又市無善木考鏡無從。因從省城賒買大小學必不可少之書及各種禮器輿圖運蠶桑公局平價發售。由卑府派人經理。平日試事加獎亦兼用書籍法帖筆墨之類。

一蠶桑宜廣勸也。禮義之興足必先乎衣食。稼穡而外利莫大於蠶桑。郡屬杼柚其空女工不事由來久矣。卑府委缺後向浙江湖州石門一帶購買已接桑秧五千五百餘株。三月初到郡發三縣擇地分栽。且於木署隙地手種數畦以爲之倡。並改署側淫祠爲蠶桑公司奉祀先蠶神位。秋後查看。因由浙至沅離土五十餘日只活八

成左右。幸葆芽者一律青葱，生機暢茂。黔陽現有優貢生黃忠浩倡勸推行，尤可期效。併飭分派委員聯絡紳耆，廣行倡導。惟地方遼闊，桑秧不多，擬仍向浙中再購數萬株，兼買蠶種器具，教民飼養，庶幾漸推漸廣，收效將來。

一儲蓄宜籌備也。論政以足食爲本，義倉供緩急之需。郡治有綏豐倉，同治四年前署府陳嘉憲以軍需餘款買穀四千二百八十餘石，並勸捐田一百二十八畝，有奇。歲收租穀二百五十餘石，額支完糧，辛工外積爲地方義穀。遇荒平糶。嗣因軍需動用外，實存穀二千一十七石有奇。田租息穀，顆粒無存，盡歸費用。歷任照案接收，歲久無從查詰。以地方水旱要需，不合稍隣浮冒。卑府接准移交酌量變通，查常年借貸，歷收加一息穀，並有進倉小費。現在化私爲公，革除小費，改爲加二息穀。捐田額租，樽節支用，尙有贏餘。與息穀一併歸倉，不准顆粒動用。整頓四五年，計可歸復原額。無事外求，以後愈積愈多，遇荒歉更爲有備。

一灘河宜疏鑿也。沅河無水，奇險不亞三巴。康熙時以灘河險陡，牽挽維艱，欽奉特詔，修黔陽繚路，其險可知。光緒十二年，黔省修濬鎮遠以下河道，至芷江之大碛灘，費絀而止。卑府於四月十一、廿四、七、八等日，查勘各灘，如芷江之滿天星榆樹灣、黔陽之漢水鷓鴣狗泝巖黃獅洞等灘，濬狹流迅，上下艱難，而連珠沱瀉兩灘，近來舟楫尤多失事，行旅苦之。况雲貫衝途，要工莫亟於此，第工作必待冬時，經費動逾數萬，實非咄嗟可辦。正籌議間，於六月十九日，奉辰沅道札開轉奉撫升憲札，據商人恆吉公等呈請查案札委洪江水師曾得勝並會同允出經費之洪江商紳張益生開濬楚境鵝灘以下各險灘，飭令酌核辦理。因委藍令希賢前赴洪江一帶察看情形，會同張紳及水師營商議稟覆。行令卑府轉飭各縣查照辦理等因。嗣據藍令稟稱：該商紳情願獨力修灘，兼葺沿河繚路。議由長勝水師營分年督修。反覆千言，極爲明晰。但請不拘文法，不責全功，期收得尺得寸之效。卑府查勘時聞水手土人

稱述前長勝水師統領周軍門禮濂躬督工匠前後七年用錢萬餘緡出自張紳輸助者七千有奇。卑府擬俟其興工到境派員妥爲彈壓。乃或議同時並舉尅日完工固爲迅便。然此非諳時地諒財力之言。工程旣鉅段落又多非僅慮欲速不達亦未便強人所難。若能工歸實際費不虛糜辰沅各灘一律開濬尤百世不刊之利也。

一礦產宜擇開也。取天地自然之利無非愛養斯民。閉山川藪澤之藏猶之棄貨於地。黔陽深溪地方向產金砂正江境內油煤所在而有。伏查上年奉前升撫憲卞飭議深溪金礦應否聽民開採奏請試辦。經卑前府鄧天符等稟覆照常封禁在案。卑府恐竊謂郡屬物產不蕃蓋藏未豫小民衣食無資往往流而爲匪使不爲之別利害殖生計而概曰民之無良誣已。黔省清谿機器局開爐冶鐵用煤甚多。正江一水可通已有委員到境採辦交易通鄰省之有無工作佐小民之衣食厚生利用實非一端且利之所在人情共趨與其循封禁之名陰留棍蠹需索之寶而私采者未必

盡無也。似應聽民開採，官考其成，稍收羨餘，用充義舉。因其利而利之，於地方不無裨益。如其無利，民自不爲，果有贏餘，再行奏請試辦。惟開辦之初，詆譏沮格，在常人無論矣。即賢者守經不變，亦或意見異同。似息事寧人，亦屬老成持重。然而圖終慮始，見地攸殊，非常之舉，卽大難之端，要亦待人而興。儻蒙核准施行，容會督地方文武，妥議章程，稟請察奪。

一廉恥宜策勵也。善善惡惡，出自秉彝。淑慝貞淫，寢成風俗。沅屬士女，載籍所傳，素敦氣節。近則寥寥少見，固徵風會之變，亦由採訪褻揚，久未舉辦。善無所勸，惡遂無懲。禮教防於未然，未容視爲迂闊。卑府檢查郡志，證諸明史，黔陽右光祿寺卿宋忠節公以方翰林待詔邱先生式籽麻陽有太僕卿滿公劄薦，皆觥觥大節，震爍古今。宋滿二公，本已從祀鄉賢，惟祠在大門之右，蟄序肅嚴之地，非匹夫匹婦所能到。因擬就郡城天福寺廢廟，改爲三忠祠，祀三公粟主，俾桑梓之邦，人人知其姓字，資興

起而便觀瞻。宋公衣冠墓，在安江，滿公墓在黃栗嶺，又芷江古臺山有明貴州巡撫米忠毅公壽圖墓，均已札飭三縣，刻石立表，禁其樵采，並採訪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開具事實彙請。

旌表。其有卓絕過人之行，而年例未符如采報之廖貞女，吳林氏，尹丁氏者，由卑府臨門嘉獎，各給匾額一方，青白布衣料兩件，以示鼓勵。並出示愷切曉諭，張貼城鄉，庶人知觀感，皆自奮於名教綱常之大。又郡學向無節孝祠，已議籌款創建。

一陋習宜禁革也。因勢利導，齊其俗不易其宜，舊染維新，擇其要去其已甚。郡屬婦，多有自願守節，而親疏族屬及地方痞棍，或覬覦貲產，或貪圖聘禮，輒細捉嫁賣，明目張膽爲之，了不爲怪。弱質孤嫠，始者平遭橫逆，凌虐可憐，繼則木已成舟，抑鬱遷就，敗俗傷風，莫甚於此。應禁者一，先是苗疆不靖，狙伏梟嘯，處處有之。邊民保衛自家，帶刀出入，勢不容已。承平日久，錮習猶沿，偶爾忿起，睚眦，輒復揮刀，割刃，命案

刀傷致斃者十居八九。雖遇案嚴懲，積習未能盡革。應禁者一。強橫不法之徒，或恃族大丁多，或挾陰私嫌怨，風生訛詐，捲擄賞財，強牽牛畜，或春漲強檢蔕木，或秋熟糾割稻禾，小之實無賴之尤，大之卽匪徒之漸。應禁者一。書差教唆詞訟，捕役叅賊開花，散役橫行鄉里，更有訟棍濫濫，勾結把持，魚肉良懦，均爲地方之害。應禁者一。賭博之風，近來城廂，尙皆斂迹。惟不肖匪徒，引誘良懦，於墟場期會，排桌擄蒲，秋後冬間，山林聚賭，贏則剝衣勒索，抑且償抵田禾，輸則嚇詐操戈，甚至公行劫奪。應禁者一。私宰耕牛，本干例禁，而強牽成俗，宰殺鎗贓，並或差役汛兵，得規容隱，力能控告者，十不四五。單居散姓，忍氣吞聲，不敢與較。比來穀賤傷農，閭閻已困，牛宰而耕犁何恃，害尤切於農工。宜禁者一。此六弊者，早經卑府，手編條教，徧發村莊，旣誦飭各該縣等，實力奉行。又不時便衣匹馬，親赴四鄉，訪拿勸導，並將帶刀一條，移請毅安營，私宰一條，移請沅州協，於巡哨之便，防汛之地，一體協拿，各在案。以上七條，係

按現在見聞所及，悉心籌議，據實臚陳。如有未盡事宜，容隨時請示陸續辦理。合併聲明。

稟升任雲貴制憲前湘撫王夾軍

敬稟者：竊前歲憲臺再撫湘中，下車之始，首委卑府署理沅州府事，以該處僻在偏隅，民貧地瘠，其附郭之芷江縣，釀成鬧考，重典創懲，尤堪矜憫，而文風士習，本不見佳，亟宜極力整頓，飭令認真辦理等因。卑府猥蒙遴委，責重材輕，面命恭承，悚皇倍切，因議振興學校，試辦蠶桑，爲教養兩大端。其創設之沅水校經堂，由卑府捐廉，購經史子集三百餘部，造講堂齋舍三十餘間，延聘山長二人，供應一年飲食，脩金膏火等費；陸續考取府屬及附考之鳳凰二廳高材生，住齋肄業，專以實學課士，當蒙憲臺手書匾額，跋尾頒發。辰沅但署道創加月課，優給膏火，憲臺過境，學憲按臨，亦皆專案加課，重賞花紅，并稟請奏咨立案，各在案。此次歲科連試，住齋肄業二十三人，除拔貢二名，丁憂二名，例不與攷外，應試者共十有九人，經古四場，各科冠首生童，俱係校經堂肄業生，當經學憲特示嘉獎，添調五人，六學誼傳士林，踊躍，是卑府

稟承蓋畫，勉竭駑駘，經始年餘，已開風氣；以後自當勤求實際，爲國儲才，以副我憲。臺垂憐鄙，作育人材，特加委任之至意。惟一切永遠經費，由地方籌備，民窮地狹，集款本難，加以苗亂後，瘡痍未復，成事尤非易計。自去冬，奉前撫憲邵通飭開辦以來，推誠勸導，舌敝唇焦，約只萬金以外，置爲恆產，其所獲歲息，不敷該書院每年用度三分之一，此外縱登壟斷，無可網羅；欲量爲酌減膏火，則事伊始而先餒士氣，不足以鼓舞人心；欲挪墊彌補將來，則棉力盡而呼將已遍，再不能爲無米之炊；欲知難而退，善舉中停，則畫虎貽譏，事同兒戲；上孤識拔，下負襟期，更無面目以對招徠。考取有造之諸生，晝夜以思，莫名焦灼，圖維輾轉，竊有一端，不得不委曲陳情，走三千里而呼籲於我恩憲大人之前者。伏維門下士，宮少保，蘇軍門，平苗功烈，懋著湘黔，迄今事隔廿年，偏沅列郡，思播四州，婦孺所傳，勛庸如見，其同時建功之席藩司，昨以告終里第，已據郡人士，臚陳戰績，請建專祠。宮少保之駐軍沅州也，地方善

舉如造考棚，起龍津橋，各大工，皆荷慨捐鉅款，書不勝書，穹碑之姓字昭彰，後來者觀摩興起，現以此舉籌款爲難，士民思舊德而望新恩，羣屬意於將軍麾下，聽之有理，敬以指陳。查宮少保鎮黔累歲，曾置田產於鎮遠思州銅仁兩江一帶，約計鎮遠者，歲收大擔租三百碩；思州者三千餘碩；銅仁兩江縣者，合約三百餘碩，除折減外，統可歲收官斛實租五千碩有奇，聞自宮少保提督廣西，相離太遠，雖爲血戰留貽，等諸葛成都之桑樹，而考度支名實，類書生惡歲之硯田，倘獲恩加沅士，捐入校經，則元勳史冊又多一筆波瀾。聖主絲綸，定卜九重褒獎，迨據情而入告，必盛事之爭傳，若夫濟濟多士，得鼓腹以研經，皤皤老臣，素關心於舊治，則又卑府率該士民等，馨香禱告，忭蹈懽欣，而仰望於無涯者也。鸚飛搶地，下官之力量已窮，鼈足擎天，大老之維持是望。所有卑府遵飭創設沅永校經堂經費不敷，欲求勸捐蘇田，將來即由憲臺代奏，飭遵緣由，謹手書稟懇，恭請福安，伏希慈鑒。

附王制軍致蘇軍門勸捐貴州田畝爲沅水校經堂經費書

再啟者：去冬道出楚西，諸邊郡皆執事援黔進軍地，邦人咸念德惠，塗歌巷頌，廿載如新，聽於下風，皆云執事行師，秋毫無犯，凡於民所利賴之事，無不修舉，以故士民悅樂，傳述靡窮。適值朱彝叔太守權篆沅州，踵執事之舉，清勤奉職，百廢俱興，并創建校經書院，捐廉俸，購經史子集三百餘部，進士之秀異者，講習其中，遠聘名宿爲之師，日有程，季有課，務資爲博洽，以宏傑夫文詞，不徒習爲制舉之業，其意誠斷斷也。現經稟請奏咨立案，更擬籌款置產，以歲租爲修餼之資，而地方數百里，無陶朱猗頓窟其中，目下所捐之數，萬難濟事，因思執事東剪西屠，攘剔黔圉，所過皆留遺愛，沅州尤當年久駐之區，所以策其安全者，甚至今茲振興學校，諒亦賢達所樂聞，該書院事在垂成，經費無措，倘得割腴資助，視昔之捐造考棚，起龍津橋，其功德爲更大矣！杜陵廣廈，白傅長裘，竊

願爲執事詠之朱太守來緘附郵奉覽山川悠遠祇晤甚賒手此布達載頌勛
祺

遵札密陳府屬各員考語通稟

敬稟者：案奉憲臺札：飭將所屬丞倅州縣教雜各官，操守、才具、性情，及平日辦事勤惰，聲名優劣，逐一出具切實考語，開摺密陳。嗣後每屆半年呈報一次，上半年限六月中旬，下半年限十二月中旬，到省。又奉憲臺暨_憲憲鈞諭飭令照式密陳各等因；奉此。仰見大人認真察吏，扼澄叙官方之要，風聲所樹，人懷惕勵，氣象一新，敬聆之下，欽抃莫名！伏念卑府忝權邊郡，表率初膺，每欲竭其愚鈍，事事講求實際，而身更患難，年雖壯而精銳折磨，力不從心，輒多留憾！又攝官承乏，久暫無常，已雖不敢存五日京兆之見，人不能無五日京兆之見，措施調劑，裨格時虞，惟有整躬率屬，宣化承流，主敬存誠，盡其在我，凡分所當爲之事，計是非不計禍福，處位一日，竭一日心血，以冀勉副委任之意於萬一。茲將卑府屬知縣三員，教職四員，佐雜十員，摘叙簡明履歷，加具切實考語，開摺密陳，釘齊冰案，知縣關繫最重，分項加考，教職佐雜

責任較輕，總大略加考，中有應行改革者，於考語後另列一行，以清眉目，其間區別見解，行款格式，如有失當之處，仰乞訓示飭遵！

謹將卑府屬知縣三員，教職四員，佐雜十員，摘叙簡明履歷，加具切實考語，開

摺密陳鈞鑒

計開

調補芷江縣知縣陳建常

年六十一歲，浙江建德人，由甲戌進士，即用知縣，光緒十三年十月到任。

操守

該員本係寒士，通籍已四十五歲，身更兵燹，備歷艱難，服官後，三涖綬，三調廳，繩尺自守，校士得人，初署興寧，繼補新寧，一係中簡缺，一

係偏僻簡缺，裁長補短，無絀無盈，自調補今缺，到任二年半，地處衝途，連年雲貴學使主考舉子，馳驛往返，前升憲赴滇，過境，本省學臺按臨，

沅郡，大差絡繹，賠累不貲，該令年已六旬以外，精神雖健，未免有日暮途遠之懼，所望本年巡閱差竣，仰乞憲恩，量調較優之缺，彌補積累，以

全該令晚節，以勵衝途各員，學憲按臨時，該令驟得目疾，左眸似盲，實由光景拮据，因公賠累，日夜焦急所致，情景可憐。

才具

老成練達，處銜煩雜，三字要缺，尚無遺誤。

性情 儉樸率真於訓士衛文更娓娓不倦

辦事 個福無華不尚粉飾從無急功近名之舉如清丈竄與田畝整頓所屬書院修造孤老院查拿會匪之類皆實事求是

從寬間有流弊同城附郭已隨事勸懲尚無難主僕之甚之事幕友丁姓品學俱優足資襄贊門丁楊姓該令會同患難

輕惟公事因識字無多用一賀姓三使頗不安分去而復來如再不敘迹仍當飭令驅逐斷不敢稍事含容

聲名 士林多感戴與論近慈祥以前因賀姓三使句通差役作弊致有庇護差役之名然大致聲名總在中人以上

正任黔陽縣知縣徐澤淮 年五十歲河南信陽州人由丁卯舉人挑取知縣光緒十四年臘月到任

操守 該員前署祁陽縣事係初任地方用人不力頗招物議現補斯缺缺分素稱優等足願身家決無苟且之事

才具 強健謹慎事事小心堪膺繁劇

性情 敦厚而微近遲疑卑府去冬第二次捐購湖桑係借款暫墊迨年底得實缺到任信偵主取償甚亟一時無措該令慨捐二百金為助於

卑府將去之際尤為難得足徵性情之厚也

辦事：孜孜求治，有裨地方，而駕馭家人，因有鑒於前，頗能嚴慎。聽訟一端，審理命盜重件，皆耐煩研鞫，由犯人輸服供招，絕無刑求之事。惟力

求平允，過於審慎，戶婚細故，翻致少一堂，即結之案，幕友惟書啟，東姓一人，敦品，刑名閱卷，均已另延門丁張姓，無毀無舉，該處緝捕差役，於三縣中，向稱為最，亦不

聲名：以前輿論，皆屬上中，昨因籌辦校經堂經費，江浙賑捐，海防新捐，同時並舉，該令欲斟酌變通，三者兼顧，紳士之意，以校經堂為本地根

本至計，專拈一郡民力成事，海防賑捐，取資各省，雖皆應報效，而輕重宜分，因之稍有齟齬。然官紳之意，各有其是，未可偏非，現已由卑府調處，諒有成說，官紳相得如初。

調署麻陽縣知縣劉朝焜：年三十三歲，安徽合肥人，由監生海防先選常寧縣，光緒十五年臘月到調任。

操守：該員於去夏調署今缺，臘月到任，雖逾三月，未及半年，底蘊未能深悉，以該員下鄉驗勘案件，輕騎滅從，絕不擾民，已略見一斑，諒知自愛，且該員之父，身居將閫，分統淮軍多

才具：年力正強，開展勤敏。

性情：生長富豪，無執綉習氣。

辦事：

該員乘呂令治麻十四年，休養生息之後，慈祥流弊，病在疲玩，事事認真整頓，矯其弊而不過於激，有益地方，尙能始終勤慎，可卜合行。

禁止：湖南各州縣，礦產甚多，地方官恐生事端，類多推諉，該縣汝溪巖坡隴地方，向產黑鉛，有貴州人，前定海鎮總兵唐學發，邀同本地紳耆，

呈請集股開採，該令親詣踏勘，委曲詳盡，恩威並濟，煞費苦心，現已議有頭緒，即日據情上聞，將來如能見效，逐漸推行，公私利源，不可思議。

格嘉獎，以勵其餘。

聲名：

到任之初，事事認真整頓，隨到隨行，與和緩而久於其位之前任，相形之下，民情輿論，自更翕然。而禁止帶刀積習，雷厲風行，尤與善良

有益。惟春間卑府第二年捐發湖桑，該令轉發較遲，只活十之一二，並黔兩縣，踏屍二州，皆活八成左右，未免咎有攸歸。幕友陸姓，門丁楊姓，

現尙無所短長。

正任沅州府教授龔德鈞

年六十五歲，善化人，辛亥副榜，由永興教諭籤升今職，光緒十三年十月到任。

考語：

和平溫厚，耳聰目明，堪資訓迪。

正任正江縣訓導曠一藝

年六十一歲，衡山人，壬戌補行，己未副榜，就職，今缺，光緒十一年到任。

考語：持躬樸直，約束頗嚴，耳目皆有微疾，而精力甚健，訓迪裕如。

正任黔陽縣教諭黃金鑾

年五十二歲，湘潭人，由恩貢就教，加海防，先選今缺，光緒十三年冬月到任。

考語：長厚樸訥，嫻於禮樂，士論翕然，該縣教官，以黃本縵為最，在任廿餘年，創建寶山書院，以樸學造士，並捐置田畝，書籍，該縣聲名文物，士

風俗尚，較正麻兩縣，齊整多多，皆黃本縵與前黔陽令張扶翼，龍見田之功居多。書院日久傾圮，田租漸被侵蝕，現在書院，已由紳士興修，田

租由該教官清出歸公，取與不苟，尤為難得。

正任麻陽縣教諭張釗

年六十七歲，華容人，辛酉拔貢，就職後軍功保舉，遇缺先選，今缺，去年五月到任。

考語：溫文爾雅，落落大方，府屬各教職缺分，麻陽最苦，該教諭家尚殷實，不較錙銖，既無踰濫之事，且有振作之心，以後如有實效，再當據情

上陳，府屬文風，向以麻陽為上，近則衰敝已甚，良由地方府苦，學官求去者多，書院歸屯防項，下開支，本來為數無多，不敷教養，愈趨愈下，職

是之故。卑府捐發各屬書籍，皆度藏各書院，使士子取觀，而蘇陽、錦江書院就考樹而兩名之，房屋僅六七間，山長向不到館，生童亦不住齋。迄今無從飭發，不得已而招有志嚮學之士至郡城，明山書院肄業，而相去較遠，生童並計二十餘人，現擬明年將書院章程重加整頓，再將

發儲。

在任候補知縣經歷汪斌

：年四十二歲，廣西富川人，由監生捐補。今缺，軍功保舉，補缺後以知縣用。光緒十三年九月到任。

考語

：日與工，創建沅資造就，卑府於前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任。臘月十四

工、監院。卑府循行屬境，及下鄉籌勸校經堂經費，因不帶家丁書役，飭令該員隨行辦事，皆真率勤奮，間或短長互見，亦推誠相處，絕不欺賤，頗足以供指臂。惟父母俱存，父係波貢生，年皆八十，家有累，而親年俱老，時深喜懼，亦人情天理之常，擬請有屬縣代理，缺出，調劑一次，以示

勸。 勵。

署正江榆樹灣縣丞徐芝齡

：年四十六歲，山東黃縣人，由供事議叙，補衡陽縣丞。本年調署，今缺。四月十八到任，未及三月，

例不出考，人甚長厚。

署理麻陽縣巖門縣丞胡濂：年四十歲，雲南晉甯州人，由監生捐府經歷，分發到省，保舉補缺後，知縣用，超委署理今缺。本

年二月十二日到任，為日不久，未能深悉，前月卑府因公過巖門，接見數次，人尚請練，自是中材，此缺係苗疆，兼管巖門驛小站，及洋藥釐金

分卡，站有領款，卡有薪水，卑府屬佐雜十缺，惟巖門高村稍有自然之利，巖門略優，並江縣管站兩巡檢，尚無領款。

署正江縣便水巡檢呂麟昌：貴州人，該員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尚未據印官詳報，人尚明白，兼管便水驛。

正任正江懷化巡檢曾昌周：年五十歲，江西泰和縣人，由監生新班，遇缺補桂陽縣益將巡檢，丁憂起復，補今缺，光緒六年

到任，十二年初次俸滿，驗看回任。

考語：明白謹慎，在任十年，輿評允洽，從無被人控告之事，兼管懷化驛。

正任黔陽石橋巡檢陳國珍：年三十六歲，四川新都人，由監生分缺，先補今缺，光緒十年六月到任。

考語：年力富強，循分供職，尚無遺誤。

查石橋在縣東一百二十里，陸路與澱浦武岡會司連界，約百里內外，不等，並連
貉洞，民情以距官過遠，積成強悍，凌暴迭見，搶劫常聞，被害者甚，懇維
艱事，多隱忍，單居散姓，更不敢與較，強暴橫行，寢成風俗，巡檢職分較
卑，不足以資鎮壓，似宜改設理事，同通，將原設巡檢裁汰，事關經制，本
不敢率議更張，而體察地方情形，實有不能安於緘默者，然官制有常，
當此庫款支絀之際，增官增費，必干部詰，可否於通省簡缺同通中，酌
量移駐，出自憲裁，伏查長沙府額設同知通判各一員，自漕糧改折以
來，通判職事尙簡，歸併同知管理，尙可兼顧，又衡州府通判專管鹽漕
事務，自漕糧折色，鹽務改革以來，職事亦簡，可否於該二員中，量移一
員，改爲沅州府通判，駐札石橋，實於地方大有裨益，原設石橋巡檢，即
行裁汰，其奏咨一切，與南州設官併案辦理，較爲簡便，不知合例否，茲
事體大，卑府未敢擅議，
管見所及，謹以附陳。

代理麻陽高村巡檢黃培越

年五十一歲，貴州鎮遠府人，由軍功保從九分，發到省，該員本係分派卑府差遣人員，於本年

二月代理此缺，兼管濫泥驛小站，稍有領款，人頗謹慎，正任巡檢
王文棟係二次俸滿，奉調驗看，樸實長厚，年力富強，合併申明。

正任正江縣典史胡耀奎

年三十九歲，浙江會稽人，由監生海防先選，今缺，光緒十四年八月到任。

考語：小心謹慎、從無貽誤、是佐雜中別謹者。

正任黔陽縣典史吳立志

年五十七歲、山東海豐人、由供事叙保補今
缺、同治十二年到任、兩次俸滿、驗看回任。

考語：精明老練、緝捕手段、有時近辣、卻無告發實迹。

正任麻陽縣典史朱壽衛

年四十九歲、貴州貴陽府人、由監生捐納、軍功保
舉、遇缺先補今缺。光緒六年三月到任、十二年俸

滿、驗看、
回任。

考語：精神近弱、尚無劣迹。

奉制憲飭加屬縣密考稟

敬稟者：光緒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奉憲台札，飭將所屬知縣各員，確加攷察，限文到十日內，出具切實考語，密繕清摺，釘封發遞，以便互相印證，并稟南撫部院兩司，管道察核，不得稍有歧異，及以庸泛稊稜之語塞責。自後夏冬二季，照此辦法，通稟一次，限五月十一月底到院，等因。奉此。仰見大人勤求治理，立法公嚴，抉澄叙官方之精蘊，既審詳而興起，復思慮於昕宵，苟能上下，以真意行之，無偏無黨，不勸益勤，中興吏治，極其盛，其在憲台乎！卑府備員表率，權守蠻荒，既恭承明教，敢不赤心從事，仰贊高深，除各該令政績切實疏列，繕具清摺外，復披陳其事如左：伏查卑郡地居邊要，實爲湘省西南門戶，前此貴州苗亂二十餘年，蹂躪沿邊境無虛日，援黔諸軍，皆經始沅郡，至今未盡裁撤，尙有毅安一營，駐壘彈壓，當時防邊禦侮，嘗藉資民力，地方習於戰鬪，以退怯爲羞，肅清後，甚者雖漸消除，然睚眦小忿，動輒割刃行

究以及強牽牛畜，捉人勒贖，搥嫁孀婦等事，寢成惡俗，甚至擄奪畊作，貿易者居常出入，大半佩刀，故命案層見叠出，十九刀傷。黔陽托口地方，爲木商交易之處，經會同縣、洪江市成解而下，簪夫水手，動聚多人，會匪游勇，混雜其中，藏垢納污，濫觴於此。黔陽下游，離城太遠，蠻橫尤異尋常，又郡城西北境，正麻交界數十里，深山密箐，最易藏奸，故各該境內，向多搶劫之案。地方官認真圖治，自應政教兼施，卑府蒞任之初，即手編條教，嚴行禁止，遇有犯者，無不飭縣重辦，雖小必懲，且便衣匹馬，親赴四鄉，勸拿勸導，然積習已深，雖風聲斯樹，去泰甚而難淨根株，伏念欲清其源，必自先端士習始，况前屆府試，有正江士子，鬧考毆官之案，是以卑府下車之政，即以教養爲兩大宗，捐廉創造沅水校經堂，置書籍，厚膏火，考取三縣暨附考之鳳凰二廳高材生，入堂肄業，歲科試後，將三縣前列童生，設育材館課，每人每月給米三斗，柴薪錢三百文，留郡讀書，均延訪宿學主講，復親加訓迪，勤督課程，嚴束踐履，並捐發

各屬書院，經史子集二百餘部，行部所至，必先詣學校，進諸生，切磋講解，務使道藝交修，皆不失爲飭躬礪行之士。又建三忠祠於郡城，祀鄉賢宋公以方，滿公朝薦，邱先生式耒，表其遺墓，禁厥樵蘇，節婦貞媛，臨門旌獎，孝子悌弟，一律褒揚，竊冀散布閭閻，化成於下，以漸銷其犷悍桀驁之氣，而興起其節義廉讓之風。昨學憲按臨，歲科連試，考經義者六十餘人，各學寇首生童，都出校經堂，而育材館生，徒入學者，核計在九成以上。沅郡向無經學，始自卑府，試場內外，亦安靜異常，當蒙學憲特示嘉獎，並云：「場規之整肅，爲考過各棚所創見。」則文風士習，小效已呈。芷江陳令，黔陽徐令，皆與有功焉。陳令於政事，課士尤勤，且親歷各鄉，勘丈學校田畝，加增書院修脯，賓興盤費，爲款甚鉅，鼓勸振興，實有裨益。該縣孤老院，頽圯無存，亦由陳令捐廉再造，業已完工。黔陽龍標書院，因經費不敷，束脩膏火，獎賞大半，由徐令捐廉，去冬開辦，該縣上十里，校經堂經費，十數日間，捐集錢文，田產八九千串，固由紳士踴

躍勦助亦足見該令辦理之得法，又郡境穀米油木外，別無大宗土產，女工尤不講究，卑府兩次捐購湖桑三萬餘株，遞運到郡，分發三縣栽植，并推暨靖隄二州，一面購浙種蠶，試養繅絲，刑興蠶織，並率屬祀先蠶神，列入祀典，郡城既改淫祠爲蠶桑局，復購河干沙地一十三畝，零於南門外三里坪，建蠶桑公所，種桑飼蠶，由卑府捐廉創成，歸校經堂管理，爲持久之計，正黔境內桑秧，官紳同志，創導胥勤，現均茁壯青蔥，人知護惜，麻陽境內，去年僅發濫泥瑣住桑林三約，爲數無多，生機甚暢，今歲上下鄉普發，因劉令領發較遲，蓂芽者僅十之一二，士民以爲恨事，徐令並捐廉二百金，爲民興利，芷江陳令，自十三年十月到任以來，詳報命案二十八起，已招解者二十四起，黔陽徐令，自十四年臘月到任以來，詳報命案二十起，已獲犯招解擬結者九起，盜案四起，已破獲三起，照例嚴辦，所有城步木商生員楊經緯一案，係由辰州府據情移辦，本非由事主稟報，該令當至出事處，明查暗訪，影響毫無，又迭經派

差懸賞，四處緝拿，亦無頭緒，恐原報情形未確實，以竊爲搶，容或有之，否則由辰守同文彙報之黃萬泰一案，當至犯事地方查詢，即有形迹可求，早已破案完結，該令於此等事，不惜小費，不憚煩瑣，如朱盛南、黃萬泰所報盜案之犯楊國升一名，於獲犯過半，案經詳結後，猶以重賞購線拿獲，捕務似未廢弛。麻陽劉令到任未久，詳報命案二起，已詳覆擬結一起，均係截至五月底止。又卑府與陳令徐令迭次拿獲匪棍田漢臣、向登和、尙彭華、龍麻子、何大毛等，皆隨時儘法懲治，以除民害，而靖地方。此數端或相因而起，或連類以觀，皆各該令等政事之確有可考，而堪資比較者也。他如催科之類，本爲行政大端，以各該縣錢糧向來年清年款，易副考成，故未臚列。卑府策非甲科，舉非孝廉，方面初權，迂疏寡效，惟有推誠布公，盡其在我，計是非不計禍福，在位一日，竭一日心血，以之自勉，即以之勉人，各該令等，或悃愾無華，或近來可取，或量調初膺，均尙可與有爲，不至治理無狀。蓋出類拔萃，罕見其儔，按部

就班中材可勉；在卑府等，苟盡整躬率屬之義，則各該令自少踰閑蕩檢之爲，表斜者影曲，大法則小廉，此古今論治不易之理也。以後如有始勤終怠，今是昨非，謹當隨時懲勸，據實上呈，既不敢麻縷絲絮，輕重從同，亦不敢瞻徇周旋，顛預了事。相率於正直蕩平之道，以襄我憲台殷心郵治之隆，而副特札諮諏之雅於萬一。所有卑府遵札查覆緣由，理合具稟，隨密摺釘賚大人俯賜察核，訓示飭遵。

謹將卑府屬知縣三員，摘敘簡明履歷，出具切實考語，手書密摺釘賚鈞核。

計開：

一調補正江縣知縣陳建常，年六十一歲，浙江建德人，由甲戌進士，卽用到省，初署興甯，繼補新甯，調補今缺，該員本係寒士，通籍已四十六歲，身經兵燹，險阻備嘗，老成練達，處衝繁難三字要缺，儉樸率真，從無貽誤。訓士衡文，尤娓娓不倦，三充同考官，門無私謁，號稱得人，辦事實事求是，不尙粉飾，士子多感戴，輿論近茲祥，惟馭下

從寬不無流弊，尙無離經已甚之事。同城附郭業已隨事誠懲，大致聲名總在中人以上。

一正任黔陽縣知縣徐澤淮，年五十歲，河南信陽州人，丁卯舉人，大挑到省，初署祁陽，輪補今缺，該員操守不苟，強健謹慎，事事小心，堪膺煩劇，性情敦厚，而微近遲疑，辦事孜孜求治，審理重案，耐煩研鞫，絕不刑求，惟力求平允，過於審慎，轉致戶婚細故，少一堂即結之案。該縣差役捕盜，最稱得力，枉法亦多，該令頗能約束門丁，奴僕防範尤嚴，因前署祁陽事，初任地方，用人不當，頗累聲名，自補授斯缺，到任以來，遇事檢點，有志向善。

一調署麻陽縣知縣劉朝焜，年三十三歲，安徽合肥縣人，由監生海防，先選常甯縣，調署今缺。該員於去年臘月到調任，雖逾三月，尙只半年，操守未能深悉，以該令下鄉勘案，輕騎減從，絕不擾民，一斑可見。才具年力，開展壯盛，生長富家，尙少執袴習

氣辦事委曲詳盡；地方輿論，值前任呂令先後治麻十五年休養生息之後，慈祥流弊，病在疲玩。該令到任，事事認真，相形之下，氣象頓殊，皆有喜色相告。近日卑府明山校經兩書院，麻籍肄業生二十餘人，院試後，省親銷假，陸續來見者，請業之暇，訪問該令聲名，皆言不及到任時，質者直說，沉潛者委婉其詞，意在言外，非若春初開館之際，人皆曰善，衆口一詞。雖書生之言，未可憑聽，致啟弊端，且無告發之事，然物腐蟲生，恐非無故。惟三月初，卑府行部至巖門站，與該令接見數次，同宿一宵，晤談良久，察看該令貌揚氣靜，舉止和平，考其職事，對答明暢，似非甘心暴棄者。大約用人器使，駕馭未神，或有失於檢察之處，容再訪查後，推誠告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稟制憲請派小輪船拖送桑秧過湖夾單

敬稟者：竊卑府前薰賀稟，曾並頭銜脚色以上塵，嗣貢芻言，條陳祭吏安民之大致；昨勘犬牙之屬境，又馳鯉牘於郵筒。茲譚大人調任承庥，乘春布化，勤宣令德，普被兼圻。卑府以實缺奉文到任，曾屆瓜期，嗣高藩出缺順天，又留署篆。蓋趙守無須迴避，因先引見以請咨，而地方本有未完，藉可親釐其經手。現在籌校經之經費，已辦黔陽捐續種之桑秧，將來浙右數逾三萬人，遣雙丁。茲據途中函報，新正九日始抵漢臯，而遵成法推行，穀雨前頭，必須栽種。惟四千里關河遠涉，前番行近六旬，故五千株秧本分畦，生活僅歸八折，以在途之日久，致蘇醒之綦難，欲入土之如期，須輪舟之拖帶，爲此特修單稟，仰懇憲恩，伏乞俯念瘠區，允如所請，一俟桑秧到漢，卽飭派船拖送，飛渡重湖，則灘河進歷，尙可施人力以過征，來日稍寬，俾獲趁天時而分蒔，行見柔條遍野，皆爲召伯之棠，樂利及民，胥出憲臺之賜。肅稟，恭請福安，伏惟

垂鑒

守沅集

四一

上張中丞稟

敬稟者竊卑府叩送星軺，屢更時令，迢迢旌旆，耿耿襟期。恭惟大人爰賦南征，已巡西路，縈戟壯山川之色，激揚看煙瘴之開。計程已過於衡陽，啟事敬陳其繭素。卑府偏州承乏，兩載於茲，措置無方，梗頑莫化，曩以茲邦前守受辱去官，因而卑府臨民，小心從事，迺失於寬而使無忌憚，致逞其愚而上瀆聰明。當蒙查辦以招供，曾會靖州而稟覆。嗣承面諭，靜候批迴，並令會議於層台，俾定爰書於至當。私衷欽佩，莫可名言。伏念卑府初膺表率，本愧顛蒙，竭盡駑駘，勉求治理。查沅郡前次釀成鬧考，大辟及於士林，而地方本苦瘠貧，從政宜兼教養。因是湖桑連歲，間關而購自遠方，書籍百家入市而求諸省會，名曰捐廉以舉事，實皆稱貸以從公。迺創蠶桑，迺興學校，當始基之初立，俱通稟於上峰，皆按部以就班，盡奉令而承教。自茲以往，夕惕朝乾，問心可質於幽明，處事必衷諸情理。方謂精誠相感，金石能開，豈圖使節過臨，風波

頓起；有芷江附生李東山者，以勒捐上控，進紙四張，筆墨皆出一人，原詞可考，姓氏雖然羅列，遍訪皆虛，假名已故之生員，尤屬無知之蠢類，迹其挾私妄作，本一結而窮，迨夫對質公庭，果分文未出，既一毛不拔，則言勒何從，若三尺難寬，則坐誣已定，第念偏隅士類，大都義理未明，使之任意譸張，還是薰陶未至，此卑府所以反躬引咎，謂曲在彼，而仍在此，倘按之無據，雖刁風當治，而置議宜寬，因求減其等，而從輕發落者，職是故也，惟是憲台面諭，謂經費宜籌，而民瘼當念，倘閭閻不逮，則勸辦且停，訓誨至於再三，惻隱形於詞色，細繹丁寧之旨，直以且住爲佳，仰體恤民艱之意，本出婆心，而維持根本之圖，尙求明察，蓋前此地方大獄，已爲變出非常，在今茲長吏要圖，實應始於禮讓，以詩書變士人之氣質，即推行化鄉里以桀桀，况小試已呈效驗，可訪之於學憲張公，至此中實在情形，可考之於地方輿論，如果中有疑竇，不妨再事研求，加以暗妨明查，自可水落石出，卑府心知底蘊，身任地方，固不敢執拗

以貽譏亦不敢因循以誤事。思之爛熟，敬以縷陳。夫東山控告原非事出無因，台省平章必自審其實在。果爲法立弊生，法當行而弊自官去。若乃因噎廢食，噎之懼而食並不嘗，此甚分明。諒邀體察。若王政爲劣生而遽毀，則官常將何道以適從。治忽兩端，豪釐千里。卑府殊無適莫，愧對生徒。當悉心甄拔之時，艱難鄭重。迨吠影詆諆之下，驅遣須臾。固爲匪夷所思。抑亦此邦不幸。憶去臘瓜期忽屆，事機已潰而復成。乃今番口實橫生，疲馬將馳而又蹶。姑無論一方指摘，最難爲此際周旋。在院試調堂之士，學憲睽違千里，猶可設說以遣回。惟府中考取之人，生徒授受連年，何所置詞而使去。倘今日呼將有法，父母斯土，甘心墊歛以栽培。奈頻年賠費已多，借貸無門。難再捐廉而支柱。身除琴鶴，祇贖妻孥。情更旁皇，徒深跼蹐。苟事行而言聽，固慰苦心。卽人退而政成，亦將抃額。實以確有關繫，爲苗疆就治之機。設或施行，將列郡從風而起。回溯旌旗戾止，木深胞與懷來。驟聽似是之詞，致有停捐之說。然此舉而

改章於今日。譬苦飢而止賑於仁人。縱非雲起青天。亦望春回陽谷。况鄰疆咫尺。爲起家典郡之區。善政習聞。抱前事可師之願。若逕掛冠以去。良非素心。是用倒篋而陳。仰求慈照。總之卑府是非。煙雲過眼。校經興廢。風俗攸關。私維慮始之艱難。本冀登高而提唱。會逢斯事。巧不可階。卽於勞形案牘之中。因寓嘉惠士林之意。好音迭聽。鍊汞成丹。則且疑慮消而精神愈振。煩惱過而欣幸轉深矣。熟思審處。一月有餘。瀝膽披肝。長言不足。惟鑒其愚。而實圖利之幸甚。幸甚。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稟藩臬夾單

敬稟者竊卑府職守邊州幸叨懋蔭時維十月喜育春陽恭維大人宣化承流明刑弼教竹馬記細侯之再至成都歌叔度之來遲薇柏遐瞻依馳彌切卑府迂疏寡效表率多慚問心雖盡於保障折足將占夫覆餗前者中丞巡閱有誣告之東山原案情形已婉陳于覆稟當承面諭謂將會議于憲台接厥心期似有非常之責備會逢其適夫復何言酒候批多日未見明文束手衝途滋刑掣肘使刁風之復熾實夢想所未防悵消息之毫無又欲歸而不得腸迴九轉思就一端再呈鯉稟于中峯仰乞鴻施於恩憲浼求代遞並賜挽回倘獲轉旋地方幸甚設難排解天實爲之卑府艱難備歷進退粗明撫衷既竭其愚蒙自省有詞于君父但懇速爲判讞俾理交盤蓋熱血滿腔振作適成虧累幸小心從事搜求無甚瑕疵若竟有寒去春來之日固共立大中至正之途即使爲急流勇退之人亦不啻厚地高天之惠文章水部本先

世所服膺，音韻吳興，爲後人之矩矱，用敢不揣冒昧，俯丐提撕，臨穎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再稟藩臬

敬再稟者：西路民情樸質，蠻蠢樸質，則雖善良，不明事理；蠻蠢則梗頑作僞，分寸全無。故爲長吏者，一味處之以嚴，雖貪黷亦能濟事。然隆冬肅殺，萬物蕭條，揆諸仁愛天心，豈忍四季常呈此象？士君子讀聖賢書，體天出治，際此承平之日，父母斯民，自當立大中至正之途，漸仁摩義，何肯以彼哉所爲，扼其吭而任吾魚肉？此卑府治沅探源而入，專心於教養兩端，懇懇而爲此迂濶之事也。然飢者易食，渴者易飲，過情聲聞，方切悚皇，迺此次撫院巡閱到境，以有李東山之告，郊迎而首加中斥，旅見則一意吹求；若非大廷廣衆之中，儘可直受之而婉爲中解，奈萬目觀瞻，毫無躲閃，猥加委任，忝長一方，凌辱之言，輿台不若，數日之詆訶，可忍，將來之表率何顏？又愚民無知，以爲是非不妨顛倒，後患尤不可勝言，故當時自審，與其令不行而貽誤地方，何若切言之而或邀察省；無如往來論說，祇益牴牾，寔假情形，且鄰齟齬，憲節起程。

後，聳恿李東山控告，原案無名之刁生劣監，張皇得意，煽惑多端。本月初，有韓姓者，與縣差途遇，口舌羣小，從而媒孽，要挾荒唐，幾致釀成大事。經卑府督同陳令等，鎮之以靜，彌覺無形。眼下雖流言滿耳，正人士咸知誣枉，尙不至舉國若狂。所望東山批稟，戒一懲百，猶可挽回。若長者餘怒未息，猶欲與卑府爲難，卑府一人不足惜。兩年來苦心經理，文武和衷共濟，漸漸向化之苗疆，不獨一旦盡還其舊，且變而加厲，爲不可收拾之區。上下鬧因公之氣，而使地方實受其害，忝膺方面，謂之何哉！此卑府所以纏綿愷惻，喇喇不休，而欲求我憲台共挽者也。本擬親詣省垣，面陳壹是，緣往返二千餘里，缺分著名瘠苦，旣虞曠職，又旅費維艱，不得已而悉心靜氣，縷陳梗概，謹五百里排遞以聞。

稟藩鹽巡憲爲郡屬鹽貴擬請試辦官運官銷復引便民夾單

敬稟者竊照卑府據湘楚上游水急灘多商買罕至地方除稻穀外別無物產闔境不免錢荒咸同間賊據金陵江路梗阻淮漕不至湖南北借食川粵鹽承平後辰常次第規復獨郡屬如故向來川粵鹽亦無大宗商賈專門買賣惟仰給零星挑運價值高昂斤輒八九十錢到不依時甚至百二三十文不等民間糶穀一担貨鹽數斤貧苦小民每多淡食深以爲苦卑府前年蒞任得悉前情閭閻日食之需急爲區畫蓋有不容膜置者也伏查卑府所屬芷江縣每年額銷三百二十八引黔陽縣三百三十七引麻陽縣額銷引數無案可稽究之亦淮鹽引地又嘉慶年間析芷江地六里爲晃州直隸廳每年于額引內撥出六十一引分銷應繳水程二十七張其時仍由芷江代收申繳其大較也今商運淮鹽率由會同縣境之洪江市止該市距卑府水程二百九十里間有販鬻轉輸沙土屨雜惡劣難食價雖略減不甚懸遠每斤僅

敵川粵鹽十一二兩，行銷極滯，販鬻愈希，論者遂謂積重難回，規復不易。粵府亦心知其然，用是遲之又久，再四諮詢，粗得要領，敬爲大人陳之。夫淮銷不暢者，價相若也，躡雜難食也，商運之不到岸也，人情孰肯棄精而取粗，舍賤而買貴，民之困於食川粵鹽久矣，非所甘心也。況鄰私浸灌，弊在國課，民甘罔食，究在長官。謹擬辦法，曰首在整頓鹽色，毋使領運者少有攙利，次則減價敵私，使不緝自絕，要其終曰饋運充足，毋使乏缺，創辦之初，商買畏虧賠累，裹足不前，勢所必至，擬請

督銷局委

員試辦，官運官銷，數次後，酌量銷數，再行定章。惟是湖沅入澗水急灘多，秋冬水涸，尤難源源接濟，再查道光年間，成案衡州府因淮鹽虧控，議准照湖北宜昌府例，改爲官運官銷，由衡通判按季遣役赴漢岸運鹽十萬包，照例減價，即一分二厘，設店分售，減價敵私，濟商運之不繼，並將該通判督銷酌定考核處分將來沅岸章程可否做照辦理，合並附陳，統候采擇。粵府爲復引地，便民食，兩有裨益起見，合無稟請

大人俯賜察核批示祇遵肅稟恭請鈞安

稟藩鹽巡憲王紳燾到沅日期，並鹽舫到岸後地方情形由。

敬稟者：竊照卑府稟郡屬鹽貴，擬請試辦官運官銷，復引便民一案，仰蒙憲台暨各憲批示，並奉憲台鹽憲會同督銷局委分省補用如懸王紳燾酌提尾檔引鹽，於十月初六日起運上駛各在案。茲據該紳謁稱：領常岸尾檔鹽百引，分裝九船，水涸灘多，幸於十一月十三四日，陸續平安到岸；並詢據王紳云：連平色運脚，合計每舫核應賣錢五十四文三毫等語；卑府查運到鹽舫潔白瑩淨，比較市賣淮鹽，成色迥殊。川私每舫現在賣錢九十六文，粵私稱是；若嚴寒雪凍，輒長至百二三十文不等，居民店戶聞淮鹽色好價賤，翕然踴躍，察其景象，暢銷可期。惟查續奉憲台鹽憲札飭，如王紳運鹽到岸，暫緩飭銷，俟會議詳奉批示，再飭遵辦等因；奉此，遵即錄飭王紳妥爲經理起棧，去後，伏查郡屬本淮綱引地，郡城及芷江榆樹灣、黔陽之安江托口、麻陽之高村江口，向來原有淮鹽，或自辰常，或自洪江運來，展轉分銷，鹽劣價貴，因

是食者漸少，固未至盡食川粵鹽也。川私自鎮遠府龍家寨入粵，私自綏寧雙江口入，率皆小本經紀挑販趁墟，向無大宗商賈，專門買賣，非若衡永郴桂長沙一帶路挑子百十成羣，道路充斥也。細民不辨官私，販運往來，意在圖覓微利，瞻恤身家，若淮鹽色好價賤，人爭買食，向來挑販川粵私者，即轉而販淮，業已紛相詢問，舍彼就此，亦無慮細民之失業也。況淮川粵鹽同處市廛，久已並行不悖，卑府所請規復引地，整頓鹵色，儲運鹽舫，係爲裕國課便，民食起見，名正言順，事洽輿情，似不應或生罅隙，但從來事變之乘，非能逆料，是以諮詢體察，不厭再三，竊謂不緝私，不爭埠，聽其自便，事事和平寬假，諒不至別生事端，上煩厪系，惟卑郡遠在湘西，灘多水急，逆流輓運，遇春漲冬乾，舟行動需四十餘日，此次試運鹽舫，爲數無多，一行開秤，立見銷完，若俟頭運銷畢，再行續運，緩不濟急，勢必停銷待引，匱乏堪虞，立法之初，似須通盤籌計，卑府知識淺陋，管窺所及，用以上陳，合將王紳抵沅日期，暨鹽舫到岸

後地方情形，據實稟報大人，速賜核議，飭遵。蓋百姓食貴私鹽數十年，一旦官引到岸，價賤色好，物爲日用所共需，自必趨之若鶩，迺存而不售，愚民不知在上者鄭重萬全之意，滋疑慮而釀事端，則殊令任事者左右爲難也。

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申送兩湖書院肄業生附上張制軍稟

敬稟者：案奉憲台札飭新設兩湖書院調諸生甄別肄業，卑府屬額定五名，並多調數名以備或有不到等因，遵經分別轉行。除優廩生譚鳳章、熊希齡奉調湘水校經堂已先期遣發，當選得廩生李永瀚等六名，每名由府酌給川資銀六兩，造冊掣批，另文中送收考，於二月十五日起程外，竊有不能已於言者。謹爲大人陳之：卑府僻在湘西，苗獠交錯，民俗強悍，椎魯無文。自巡撫移駐長沙，鎮道改札鳳凰廳，衣冠文物，更覺蕭條，兵燹頻仍，載形凋弊。數十年來，膺鄉薦者，上科始中一人，編檢庶常，不入版圖以來，天荒未破。士子剽竊陳言，專攻庸腐墨卷，不獨經義一門，無人執業，即詞章之學，亦罕究心。間有天資穎悟，有志上進者，閭里學校坊市之間，既無卷帙，又乏師承，講習無資，性靈汨沒，人材如此，風俗可知。卑府於十四年冬月二十七日接署斯篆，亟思補救，因捐購經史子集二百四十餘部，分發所屬各書院，逐加整頓，出

示曉諭勸學。又創設沅水校經堂，購經史子集二百八十餘部，延聘通經院長三人，分主講席，優給膏火，獎賞考取所屬暨附考之鳳晃二廳材質開敏生童二十餘名，住堂肄業於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開館，專以實學課士，粗具規模，一切費用均係捐廉支給，缺苦力薄，僅能支拄一時，必須就地籌款，方足以垂久遠。而地方瘠苦，風氣初開，勸導艱難，概可想見。且詆諆折挫，匪夷所思，真覺解人難索。幸上屆歲科連試蒙南學院甄拔提倡，特示褒嘉，士林踴躍，耳目一新。茲奉前因，延頸企踵，喁喁向風。嗣後沅人士觀感之誠，當必日新月異。惟卑府竊有請者：廩生李永瀚等就地取材，亦稱佳士，而較之長沙等處，大郡高材，根柢既殊，優劣斯判，似不足以當選調之目。然束修自好，固不失爲可造之才。蓋文采風流，相形見絀；而山氣厚重，樸訥馴謹。苟授以明體達用之學，未必無負重致遠之人。既逢大匠於當途，自必兼收而並蓄。况歷險灘，越重湖，擔簦負笈，走三千重而遠投橫舍，縱才非出衆，志尙可嘉，可否仰

乞憲恩，俯念邊陲寒峻，嚮學情殷，從寬取錄，俾得與通都時彥同荷陶鈞，則不獨名
大臣以人報國，盛軌宏開，即卑府承流宣化，效指臂於邊隅，益覺有所憑藉矣。所有
奉飭調送兩湖書院肄業諸生，擬請從寬錄取緣由，謹據情代懇，臨穎不勝趨趨惶
悚，欣幸待命之至。

附錄上署撫院龐湖南采辦米三萬碩，按照市價實用實銷，可節省銀一萬六

千餘兩。推暨各省采辦，可省銀二十餘萬兩，以充臺灣軍餉。光緒十年十二月初

七日
呈院

敬稟者：竊各省交倉漕米，自道光五年，咸豐四年同治十年，光緒元年江浙江安江廣等省先後改歸海運以來，卑府家祖孫父子兄弟叔姪歷當此差，卑府亦歷當各省海運員董十有三次於運務情形略知梗概。歲乙亥曾代堂兄其昂擬海河並運論一篇，戊寅冬經董賀繼舉四尚書奏奉諭旨，交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六部九卿暨有漕省分各督撫核議，欽遵在案。江廣海運創始於光緒元年，交招商局承辦承運，承交奏派堂兄其昂總其事。連辦三次，元年分經費頗有盈餘。二三年以產米之區，連年荒歉，米價騰貴，不敷甚鉅。其中湘省采辦二萬碩，只元年分起運一次，派職父候補知縣魁會同招商局赴倉交納，以職父曾當江浙海運紳董資熟手也。

卑府亦從事三年，歷充江廣海運滬津通三局總理。通局總辦均無遺誤，歷蒙保獎在案。運漕竅要始之在南省，挑選米色，終之在津通，防範認真。而防範之難，尤甚於挑選米色。丁丑秋，卑府總辦通局事宜，因剝船積弊太重，酌改外辦章程，稟請直隸爵閣督憲李，加派礮船押運，參用軍法爲賞罰。仰仗中堂威福，堂兄調度得宜，竭三十三晝夜之力，交倉米十一萬碩，一律乾潔，米色之好，爲逕運以來所未有。語見前倉憲桂報完摺，暨直隸江鄂各大憲優獎堂兄卑府等保案中。次年江浙海運亦皆仿照辦理，循行至今。戊寅年招商局承辦承運各省漕糧五十餘萬石，因堂兄其昂其詔分留直晉辦理賑務，蒙李傅相派卑府暫行代辦，一手經理五省，往來七閱月而蕝事幸無貽誤，各省報完成案可稽也。湘省現奉部文采辦海運米三萬碩，銷價不得過庫平銀二兩五錢等因。伏查江廣例交私米，惟江西省名下八萬碩，原議二種六私種米，例銷庫平銀二兩四錢五分。私米例銷庫平銀二兩三錢五分。各省每

碩扣留銀一錢以備米價大貴之年藉資津貼。光緒元二三年均在安徽合肥縣之
三河鎮采買。今屆年歲豐收米價甚賤。漕私又係私米之粗糙者。聞該處漕私市價
每碩本洋一元零。本洋每元合規銀八錢一分零。規銀百兩折庫平銀九十一兩零
三。河斛較漕斛每碩大二斗五升。由三河運滬水脚每碩洋二角。即以餘米抵運脚
恰夠開銷。由滬運津水脚向例每碩漕平銀五錢四分。明年起運今歲冬漕聞已經
江浙議減爲每碩三錢六分。三河滬津三處一切經費約需銀一錢零。由津運通剝
船水脚及交米經費碩需銀三錢零。由滬運津向例有神福。苦蓋。挖泥。耆舵。水手。繚
夫。犒賞六項。碩需銀二分零。現用輪船裝運無此名目可以節省。江蘇早經裁汰以
上統共碩需銀一兩六錢零。惟向來采辦米碩均趁秋末冬初新穀登場市價最賤
之候乘時購買。現在湘省奉文較遲即趕緊采辦已屆歲闌米價稍昂理所應有。倘
連旬雪凍該處有巢河之隔更有陡漲之時。然縱異常翔貴亦碩不過一二角三四

角而止仍在二兩以內是。按今歲米價運脚計之，每碩銷價少不過一兩五六錢，多亦不逾二兩，此係照采辦私米計算；若運糧米，則在蘇常江北一帶采買，聞今歲漕糧糙米價，每海斛一碩英洋一元六角，英洋每元作規銀七錢三分零。海斛較漕斛，每碩大一斗光景。經費水脚種私一律亦不過碩銷銀一兩八錢零，即寬爲籌備，以二兩爲率有盈無絀；然此是按交倉正米實用實銷核算。若報部章程，則正米與耗米扯算，並鎔經費於米價之中，通融勻計，如正米三萬碩，應加商耗米二千四百碩，新增剝船食米二百二十五碩，祇給米價，無津通運脚，交米經費；又剝船食米三百四十五碩，祇給米價及由滬運津水脚，無運通脚價，交米經費，三者合而計之，或私或種，雖正米實銷二兩，而正耗扯算，仍祇碩銷銀一兩八錢零。此按今歲米價運脚通盤核算之情形也。卑府於前月初八衙參之期，旅見署糧道但道，始知有辦漕事。據但道云：湘省昨奉部文采辦海運米三萬碩，李中堂函薦前直隸降調道盛宣

懷包辦盛道亦有信來，並囑湘省無須援照成案，委員交米憲臺之意，即以例定價值，交盛道包辦；且謂盛道另有電報，礦務要差不能親身經理，頭批銀兩，函囑匯交寓居上海之蘇州商人謝姓者代辦；並問銀兩如何匯兌云云。卑府當將今歲米價，既平運脚又減，每碩二兩可辦，大略情形回明；但道並同日回明孫署藩司，均請上達憲聰，計已仰邀鈞聽。卑府伏思漕米關天庾正供，運務爲國家大政，憲臺榮膺疆寄，久任監司，于飛輓情形講求有素，祇以海疆不靖，湘省離海較遠，策應難周，恐多窒礙，故即委諸盛道以收實效，而專責成，非得已而爲之，實從權之政也。至照例價包辦，本率由舊章，且借材異地，原與差遣本省屬員有間，雖明知其確有餘利，而不得不稍存寬大，自不便斤斤較量；否則憲臺公忠體國，慨念時艱，於本衙門應得之款，尙且奏請充公，何肯以出入近二萬金之帑，付之不論不議之列，所貴盛道急好公義，事後核實報銷，盡以餘利繳還湘省，庶幾各盡其道，情義兩全，惟是法

賊猖狂，餉需奇絀，今東洋又見告矣！皇太后，皇上，宵旰憂勤之語，有臣子所不忍聞者，亦憲臺于旅見之時，常常道及者。卑府備員方面，莫濟時艱，俯仰思維，輒自惶媿！每讀書至見義不爲無勇也，公家之利知無不言，更不禁低徊興起，心向往之！茲逢漕運之事，卑府家衣冠三代，均叨涵育於此中，飲水思源，懼涓埃之莫報，一知半解，倘端委之可尋，無不獨任其難，挺身以進。蓋傳家鬚直，雖折檻而不移；即近世宗風，亦按圖而可考。試以漕務一端而論，如咸豐初，紅巾賊踞上海江浙，交米改由瀏河之創議於胞伯芾也，江浙全漕，改由運運之創議於堂兄其昂其詔也，江廣海運，參用軍法之創議於卑府也，良以食其祿者，忠其事，人臣大義，理合如斯。當夫試辦之初，甚致謗書之騰篋，及至告成而後，共占好爵之是糜。蓋悠悠者，難於謀始，可與圖終，自昔已然，於今爲烈，惟大雅之扶輪，始小山之承蓋，恭逢我憲臺勸精圖治，幸隸帡幪，用敢不揣冒昧，纖屑瀝陳，可否稟請憲臺，將卑府此稟鈔給盛道閱看，並

飭照部銷原價，酌減五錢，實領一兩八錢五分包辦，以歸核實，而節度支。倘米價照常，於商耗經費中再求撙節，復能酌減若干，更於公中有益，如此，則以湖南一省三萬碩計之，已可節省銀一萬六千餘兩；若推而暨之各省，采辦不下四五十萬碩，更可節省銀二十餘萬兩，以之充越南臺灣軍餉，於源無可開流無可節，而左支右絀之秋，似尙不無裨益。惟盛道以前會辦漕務，只派人分頭采買，勻潤盈餘，所有滬津通交收米碩，及一切事宜，均由堂兄其昂總辦，其詔會辦，卑府亦奔走左右，無役不從。盛道則經手事多，從未與聞公事，即蹤跡偶至，數日輒行，故連年之公牘列名，而底稿之署行都關，現在擬減較多，倘盛道未知底蘊，恐致賠累，不便承辦，則何妨遴派本省人員承辦，於政體似更相宜。惟省中現無會當此差人員，且以價經議減，效恐難呈，亦或無人接手，則此議發之卑府，自應收之卑府，何可以卑府一言之故，致誤大公，即請責成卑府承辦。倘有遺誤及議價不敷辦理，請照誤漕例加等治罪。先

具甘結於冰案之前，然後從事。若鄭重要公，恐卑府不能勝任，則以前無誤可考，而知以後趨公，益當勤慎，儘可請放蓋懷。第卑府此舉實以餉源竭蹶，時事艱難，費可減裁，事有把握，幾經熟思審處，而灼知其有盈無絀，裨益帑儲，然後敢越俎上言，敬陳管見。設因而近利，縱不敢苟且錙銖，何以白此心於天下？倘盛道將來不願辦理，而果歸卑府承辦，應請另派殷實可靠之員，專司會計；卑府端管運漕公事，並不經手銀錢，以昭坦白，而免人言。倘議價不敷辦理，自當毀家賠補，再就灰釘以爲越職妄言者戒。倘議價竟有盈餘，則涓滴歸公，不敢釐毫肥己，稍盡微臣報國之心。但此事聞憲臺業已奏派盛道，照例價包辦，應否將卑府此稟據實上陳，及分咨有漕省分，大憲商議，抑或先派卑府，會同盛道辦理，事後核實報銷，再行定奪，並先提本省漕項一萬六千，以充軍餉之處，悉候鈞裁，伏乞批示飭遵，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再秋間聞李傅相以餉源支絀，奏請開捐，經戶部議准設局，而自開辦以來，收數不逾

萬兩；又本省遵旨酌裁經費，經憲臺督同司道等擬議數月之久，捐之又捐，聞每年節省亦不過九千餘金；則時事之艱，籌款之不易於此亦一斑可見！區區之意，想憲臺虛懷若谷，定必采及芻蕘，或又謂卑府此舉，雖因公起見，而意多詞費，未免躍治致嫌，殊非大聖人三緘其口，思不出位之義；嗚呼！處今日之時勢，爲臣子者，苟共相安緘默，禍福是計，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天下事尙可爲哉！此法賊之所以猖狂，東洋之所以又見告也。諒亦憲臺所不取也！

稟撫藩善後局前給沅州協火藥請仍免扣價如慮與臨武案參差即求減半

核扣於卑府養廉內劃抵由

敬稟者奉

善後局憲台

憲札開卑府稟遵奉

憲台撫憲

批示酌給沅州協火藥並援案懇請免

扣價值等情奉飭以臨武營前請洋藥擬定扣價今沅州協撥給付洋藥土藥核計

價銀六百十五兩餘應照案在於公費內劃扣等因奉此伏查軍中利器自以洋鎗

爲最方今民氣浮動伏莽滋多又沅郡錯處苗裔民情蠻野加以交衝水陸匪徒出

沒無常煽誘勾結時時可慮若非使兵丁習用洋鎗無以懾匪膽而壯聲威

副將協鎮

當日時艱前署斯缺時於常操外撥用洋鎗三十桿不時演練經卑前府稟奉

善後憲台

局飭發洋藥八百觔免其扣價上年復署斯缺知卑府衙門洋鎗尙有存儲再議撥

用卑府亦以地方爲念懇懇選取一百二十桿僱匠拆修不避勞怨督兵勤習卑府

復時往閱視竊見軍威較壯兵氣較揚即地方紳民亦無不交口稱頌以爲緩急有

賴惟操習洋鎗，必須洋藥，經趙副將求奉憲台批飭卑府酌給當援照善後局憲前

准之案酌給仿洋藥土藥共四千觔。茲奉前因覆查沅州協弁兵共九百餘員，年

額公費僅四百餘金，添製軍裝常操土藥，及一切雜費胥在其中。若事事認真，本難

敷用，加以趙副將潔身愛士，盡力從公，如再扣此六百餘金重款，則以後左枝右梧，

艱難更甚，似不足以昭激勸。憲台明視聰聽，慮遠思深，卑府愚竊以爲各營若均能

認真辦事，加練洋鎗，即逐年即多費數千金，在公中所捐甚微，在地方所益甚大，諒

非憲台所惜。况前項火藥係援黔軍營所剩，事歷二十餘年，多有霉變，再加工料春

製，始堪應用，所費已及扣價之半，而沅州地當衝要，其情形又與臨武營有間，所有

前給沅州協火藥，伏乞憲台垂念該營清苦，地方緊要，仍照前准免價本案免其劃

扣，儻慮與臨武營新案參差，即求減半劃扣，以昭平允。其劃扣之價，即請飭令在卑

府應領養廉項內提抵，此事緣卑府一時冒昧，慙愆操習，若更劃扣多金，則該營公

費無著，必使趙

副將
協鎮

橫被物議。目前土匪竊發，該營撥派弁兵各處協緝，便須動用

公費，若無費不發，士卒必至解體。設有緩急，更復何所依賴？卑府所以刺刺不休者，上以推憲台體卹之仁，下以爲保護閭閻之計，實爲地方起見，非欲見好武營，沽取名譽，理合瀝誠稟懇大人俯賜查核，批示祇遵。臨稟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肅此具稟，恭叩勛安，伏乞慈鑒！

代正江縣陳令稟覆張順命案情形並據情轉稟按察使夾單稟

敬稟者竊照卑府轉稟正江縣陳令查訊彭光金等上控張順等一案接奉憲台批示當即轉行去後茲據陳令稟稱：「遵查此案緣王蟬腰子於光緒十三年余前署令任內殺傷周厚哇身死屢拏未獲上年九月王蟬腰子又竊張學賢牛隻報經分駐榆樹灣縣丞徐芝齡派差查緝經張順將王蟬腰子拏獲周厚哇之屍親周奇富聞知於十月初八日赴縣具呈因即移提解縣非由卑職飭縣丞差役協緝而得也王蟬腰子之妻父彭定興初聞其婿犯竊被獲雖怨張順以情罪綦輕未必即行報復嗣聞命案事發經周奇富控告提縣恐其議抵於是始恨張順之甚遂成嫌隙維時徐縣丞仍派張順押解張順於十月二十八日從間道將王蟬腰子押解到縣即於二十九日轉回榆市當因撫憲亦禁差役乘轎紳士有稟請並禁差役騎馬下鄉之事而張順適於十一月初一日騎馬過市途遇彭定興即景生情藉端尋衅將張

順抓毆，並人馬拉入市後鍾毓書院，口稱張順違禁騎馬，將伊衝傷倒地，以圖洩忿。旋經團保調處，斷令張順出贖馬錢十千，至書院放鞭炮服禮，彭定興欲張順至伊家服禮，張順允出錢服禮，而不甘至定興之家，因是事可了而尙未和息。初三日昧爽，爲市旁彭祠冬祭族衆數百人中，有好事者飲福後，聽彭定興之糾，復至張順家滋鬧，張順早爲準備，亦曾邀人在家。蓋定興與順同居榆市，彭張皆東鄉大姓，素不相能，世爲仇敵，緣隔日議和有成說，張順所邀族衆附近者業已散歸，及是張長青等見彭徒甚衆，礮石投入於門內，放鎗抵禦，以致中傷多人，連斃四命。榆樹灣去郡城八十里，初四早卑職聞信，飭查初五日接准徐縣丞牒文，是夕獲到張長青、張長鳳兄弟，立即隔別提訊，各據供認其父張順充當戎差，因拏獲王蟬腰子，被彭定興挾嫌滋鬧，該犯兄弟護父情殷，挺身禦侮，致斃人命，至初六晚，徐縣丞來縣，面稱牒文係彭姓擁衆入署，謂由騎馬，強請登時繕發，當日事起倉猝，情勢洶湧，不得不

委曲相從實則由彭定興挾張順擊獲王蟬腰子之嫌，藉端報復。卑職初以犯供承語皆一面之詞，未敢遽信。嗣經迭次訪查，該處榆市乃通衢巨鎮，烟戶櫛比，行旅踵接，遍加訪問，稱述僉同。又詢之屍族團紳彭定佳，亦無異辭。續又獲到張順研訊四五次，矢口不移，方敢定讞。查差役不准騎馬，例無明文，撫憲示禁差役乘轎，並未示禁差役騎馬，紳士稟請並禁差役騎馬，批准而尚未出示，張順騎馬於未經示禁之先，本無不合，騎馬而衝傷彭定興實無其事，係彭定興挾嫌尋衅，而定興挾嫌之由，實由於張順之擊獲王蟬腰子，因尋衅而張順之子，放鎗抵禦，致傷四命，兇橫已甚，罪不容誅；張順係在官人役，不赴官控告，而喚子邀人共毆釀命，自應加等治罪，均已按律問擬，並無枉縱。惟供實簡明，枝節太多，恐干部詰，類不能不摘要刪繁，以期簡當。此案情節，張順之騎馬，本無違碍，出入無關。彭定興指張順違禁騎馬，爲衝傷起衅之由，實係誤會虛誣，挾嫌尋衅，則按其實際，挾嫌爲要義，騎馬屬繁文，故騎

馬一層，未經叙入供冊，在卑職愚見，竊以爲準情酌理，實事求是，可定爰書。惟張學賢失牛控告王蟬腰子，犯竊被獲，當以另是一案，未入原招，迄今仔細推求，此處情形本加刪節，語氣未圓，致成疑竇。前次臬批指示，體貼周詳，此番訓誨嚴明，提撕剴切，下懷惶悚，感媿莫名。然前此之所以未改供招者，因刪節各層，似屬案中枝節，非本題關鍵，意在簡明。詎過求潔淨，罅隙所貽，轉鄰疏漏，自應遵照迭次憲批，酌改原詳供冊，再解憲台，勘轉至扶同捏飾，欺罔長官，此案咎非自取，役隸同僚，或岬山騎馬，或禍肇挾嫌，罪名既無出入，承審並不疑難，則無庸捏飾，亦不必扶同，斯理顯而易見。卑職自到省以來，屢荷臬憲垂青優待，居常自揣，方懼任重才輕，治理無狀，致負栽培，然縱不舞貽譏，天良具在，決不敢執迷文過，自外生成。若夫染宦場積習，任幕友所爲，卑職自顧疏庸，戰兢蒞事，移於習俗，自信無之，況同城附郭，託蔭庇而追隨左右者，三載於茲，辱憲台嘉許，每以真率見稱，雖善善從長，過叨獎借，而愚誠自

矢久在憲台洞鑿之中，一切諒邀明察，至張青亮一犯屍屬報縣控府，原呈皆指張順爲正兇，青亮之名列在第八，及至張順父子到案，認供之後，始於控道詞內，又指張青亮爲案中要犯，而張順父子又爲之極力剖白，均供在場，而並未動手。然該犯素不安分，無論曾否加功，業已懸賞至三百千，勒限嚴拏，務在必得，獲日另給。張學賢失竊報案，事屬尋常，至獲賊而枝節橫生，釀成命案，事非出於意中，與張學賢無涉。彭姓控稱張青亮藏匿張學賢家內，學賢與青亮同族，介在嫌疑之際，似屬有因。卑職飭差往查，實無其事。惟張學賢氣喘身腫，病莫能興，一時勢難到案。彭定與挾嫌肇禍，爲厲之階，出事後定與雖躲避，而彭姓之傷者，死者，醫藥喪葬，盡出定與名下，早已傾家蕩產，妻子流離，俟能弋獲，自合創懲，祇以張青亮等一時未能傳集，故控案無從審結。茲將實在情形，縷請轉稟，可否先提張順等，遵批改供審轉，以免兇犯久稽顯戮而死者含冤莫伸，且逾例限，抑或委員下縣，會同覆審，再行詳解，統候

示遵。再徐縣丞人極長厚，平日小心謹慎，繩尺自持。查分防佐貳，本有協緝之責。當張學賢失竊報案，自應飭差協緝，案破賊獲，而賊之別案告發，奉文移提，即派原差解縣均屬事理之常。初無錯誤，及至彭定興挾嫌尋衅，將弭而彭人甯集，陡起波瀾，致張長青等情急放鎗，釀成大案。因之屍親族衆入署要挾，皆係禍機湊合，匪夷所思。揆諸當日情形，雖能者處之亦不免倉皇失措。所有該縣丞失察之愆，牒文之誤，固咎有應得。白喙莫辭，姑念斲生倏忽，非中材以下人力所能回，思慮所能及，可否垂憐末秩，逾格施恩，免其議處。合併懇請據情照轉，候示飭遵。等情據此。卑府伏查陳令承審此案，委係準情酌理，實事求是，並未敢敷衍顛預，草率完結。惟供冊刪削過多，致留疑竇，而一切案中曲折，以不便盡登公牘，故前稟未及申明。茲蒙憲台剴切開導，訓示周詳，現已飭令夾單具稟，縷切敷陳，可否仰乞憲恩，准將正案人犯先行改供招解之處，伏乞批示飭遵。其張青亮一犯，本東鄉著名痞棍，卑府到任

之初曾便衣匹馬，屢次親擊，奈該犯往來出沒於鎮遠天柱之間，行踪飄忽，弋獲爲難。現由陳令倍加賞格，有懷化巡檢差役張宏承認一月之內設法拏來，似可拘到。至彭定興自知罪魁禍首，催傳愈緊，藏匿愈深。現商陳令俟正犯招解過堂，戒心稍懈，再出其不意，密地拘懲。至富紳張學賢於正案本無關繫，既據屍親指控，自應傳案質明。惟現在患病沈重，又該紳曾指控陳令門丁得賄，若操之太迫，轉類挾私，又生枝節，祇好聽其病痊投到。抑卑府竊有請者：此案實際不患控案之不能審結，竊慮正犯之日久翻供。蓋西路民風質樸愚蠢，雖以張順之多年充役律例未諳，即其子張長青兄弟，年少氣盛，桀驁不馴，亦復罔知利害。該犯等習見尋常，命案審擬招解後，或遇年減等，或遇赦逢原，三五年便可出獄，故爽快供招，甘心摹結。迨屢羈省獄，老犯教供，知罪于故殺在不赦之條，人情未有不貪生惡死，殘喘苟延，翻供挨宕。異日過堂之際，倘有此情，尙乞嚴加刑嚇，禁止翻供，庶輾轉供招，省州縣爲難之處。

創懲迅速，雪幽明不解之冤；儆戒所昭，梗頑知畏，而遲延免議，卑府等亦並承恩矣。

遵飭通稟查明拿辦水仙溪匪徒案內出力員紳人等擬請保獎稟

敬稟者竊卑府奉

南藩泉兩司會同藩泉憲會同憲台會同藩泉憲

札開「奉

憲臺

札飭查明確係拿獲會

匪頭目之州縣營汛及防營文武員弁核定等差詳請奏獎本司等查該府督同黔

陽縣拿獲袁長脚文吳半仙彭毛大皮袁雲花娘陳如廊陳大加忝忝袁初花娘丁

口水牯蔣老七楊連邊鬍子彭野味聶宏友十二犯均係會匪首要所有出力員弁

應予保獎行令查明拿獲以上各匪何人最爲出力開列銜名開摺稟候核詳請獎

以三四員爲限不得冒濫」等因奉此伏查水仙溪會匪袁長脚蚊袁毛子陳高架

子吳半仙袁雲花娘等胆敢創立堂名歛錢聚衆歃血訂盟散放飄布並製造軍械

令旗自立僞號且平日抗官拒捕開窩銷贓搶劫抄擄輪姦磕詐弔拷勒贖殺人放

火無惡不作橫行於芷黔辰胤之交久爲民害此次幸藉德威員紳用命先期擒治

消患未萌否則溲浦綏寧匪徒接踵而起彼此勾結響應設或燎原剪除匪易嗣復

續獲匪首陳高架子，匪目陳轉子，田青山三犯，皆係著名兇暴，無惡不爲，又先後弋獲入會爲匪丁黑疤袁，冒崽袁七妹，楊棕兜鬍子，彭才喜袁興發，張連秀，陳布口子丁三哇，陳老喜，陳順麻子，陳六和尚袁胖老慣，沈癩子，陳奎太，楊闌猪匠，陳老滿，袁雲花娘，袁三癩毛等十九名口，俱已訊議監禁。昨三月中旬，又經徐令將匪首袁毛子在貴州拿獲，此案除入會情輕，薄懲發落袁永佩等三十六名不計外，所有案中首要各匪首五名，悉數拿獲，著名匪目，惟陳蓮花，袁魚香保，彭大哇，遠颺未獲，其餘匪目，亦悉數削懲。現在地方靜謐，百姓樂業。恭查上年六月初六日，欽奉上諭：「各省哥老會匪，最爲地方之害，若不先事籌辦，絕其根株，則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著隨時實力查緝，如訪獲會匪首要，准將出力員弁照異常勞績，隨案稟請優獎，等因欽此。」並奉詳定章程，通飭辦理。茲奉前因，洵足鼓舞羣材，振興頽習，所有此案出力員弁，相應據實擬請奏獎。查同知銜黔陽縣知縣徐澤淮，孜孜求治，篤實

強固前同辦理此案捐廉充賞至二千餘串值鄰匪相繼蠢動時擔心尤甚迄今捕務將竣而事尤未了，纍囚滿獄鬚髮加花，擬請以直隸州知州在任候補，並賞加知府銜。在任候選縣丞黔陽縣石橋巡檢陳國珍，多材多藝，聽斷擅長，屢次督同緝捕，焚毀窠巢，又自去歲五月初六獲犯之日起，至七月二十三卑府回郡之日止，隨同獲犯訊供，日夕不遑，始終明慎，貽誤毫無，實爲佐雜中難得之員，擬請免選縣丞，以知縣在任儘先選用。沅州府明山書院院長丁憂在籍，黔陽縣戊子科優貢生黃忠浩，沅州府校經書院院長善化縣候選訓導辛卯科舉人沈克剛相助爲理，率親兵團壯指揮奔走於炎天烈日之中，有胆有識，措置咸宜。黃忠浩沈毅練達，體用兼備。沈克剛明決不苟，經術湛深。平日氣味相投，邀處師儒之位，以備諮詢。當卑府去夏駐安江拿匪喫緊之際，值瀨浦會匪亂作，綏寧會匪亦乘機扇動，該二縣境壤相錯，謠傳一日數至，居民恐懼，人心皇皇，卑府感暑血痢病莫興，安江去縣城九十里，

徐令勢難兼顧。賴黃忠浩、沈克剛維持調護，不動聲色，固結人心。而黃忠浩兩次率親兵團壯短衣仗劍追捕於深林密箐中，日行崎嶇山路百二十餘里，夜半歸來又爲勾當公事通宵達旦，樂易和平，與沈克剛臂助經營，皆屬異常出力。黃忠浩現已服闋，擬請俟補應朝考後，以知縣分發省分歸候補班補用。沈克剛擬請俟選缺後，以知縣在任候選。駐紮黃獅洞長勝水師哨弁儘先守備朱朝隆，勤於巡緝，首先盤獲匪黨丁黑疤，搜得飄布，嗣後復會同兜圍巢穴，老練勇決，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留南補用。已革安江汛外委譚仁相平日緝捕勤能，地方愛戴，前以辦事偶爾疏忽，奉木管鎮訪聞咨革，旋據隨同緝捕無役不從，頗知愧奮，擬請開復原官。在籍紳士癸酉科拔貢生就職教諭楊楚材，見義必爲，通達大體，任勞任怨，知無不言，擬請仍以本班歸部選用。黔陽縣廩貢生告假在籍，廣東巡檢向渥中結實諳練，不辭勞怨，擬請注銷巡檢，仍歸廩貢班訓導，不論雙單月，遇缺即選。黔陽武生廖鳳崗熟悉情

形頗資摘發，擬請以把總歸標補用。黔陽縣廩生段楚三，翦除盡力，果決耐勞。黔陽縣廩生黃午元，敦厚沈毅，偵獲無虛。芷江縣蔣冲團總廩生陳運開，力衛閭閻，兩次擒送匪目。該廩生等，均請以訓導，不論雙單月，歸部選用。此外親兵什長曾印金，首先受黃忠浩指揮，離間黨羽，引衆圍巢，拿獲袁長脚蚊，袁初花娘，袁冒冒巖，袁七妹娘，聶宏友，最爲得力之人。因袁長脚蚊，袁初花娘拒捕，身受頭等刀傷，擬請以把總歸標補用，並賞給五品功牌。五品軍功歐陽騎勇幹過人，拿獲陳高架子，陳疇子兄弟，擬請照原出賞，以千總歸標補用。親兵田宗林，王堅武，楊鳳廷，楊玉林等四名，均係屢獲首要匪犯，實爲得力之人，擬請一體賞給六品功牌。以上統計請獎員弁紳士十二員名，親兵六名。惟前奉憲飭請獎以三四員爲限，查此案出力官紳弁勇，實有此數，卑府身總其事，縟悉情形，固不敢見好冒濫，故違定限，亦未敢偏枯失當，致悞勸懲。再徐令擬保特優，緣緝捕防範，苟收令思奮，則州縣皆治，况辦此等事，勞

心費力而傷財，若顧身家便無實際，如該令之心，任事始終不懈，環顧名場，難能可貴，務乞破格照獎，以勵其餘。又天下哥弟之患，達於四體心腹，以致在官人役，防綠勇兵，類多陽奉陰違，難期實在得力，地方官竭一手足之能，四面受敵，欲求成事，其勢萬難，惟有鼓舞士民之氣，以禦之。長吏與閭閻聯絡，掣肘擁蔽之弊，一掃而空，於是兼聽並觀，推誠相處，雖在中材，亦能濟事。此卑府於是案請獎人數，所以官吏少而士紳較多，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采察。茲遵飭將拿獲以上各匪，最爲得力之人，開摺請獎，爲此稟懇大人，俯賜查核，詳請分別擬獎，實爲恩便。再卑府患難餘生，久權斯篆，年雖壯而精神折挫，每欲竭其愚鈍，事事入木三分，力與心違，輒深惶愧。此次辦理此案，全賴徐令，旨趣相同，黃忠浩、沈克剛，緩急可恃，陳國珍收效指臂，以及在事諸人同心戮力，俾告成功。迄今撫躬追問，自視歆然，萬不敢仰邀獎敘，合并聲明。

附稟一

敬再稟者：沅郡爲湖湘西南屏蔽，扼雲貴要衝，巡撫舊紮於此，本屬湘省第一險要，而僻在邊隅，苗獠舊壤，物產無多，兵燹後尤形瘠苦，民風强悍，士氣衰頹，識見淺狹，遇一切應辦事宜，偶有興作，百姓重視賞財，不顧事理，都有出乎情理之外，籌款萬難。然於地方實有關係者，不得不官爲提倡，即動多掣肘，亦惟有盡其在我，竭愚鈍爲之。卓府於十四年冬署理斯篆，到任後捐廉創設沅水校經堂，購經史子集四百餘部，又捐備一歲獎賞，脩金膏火，考取所屬暨附考之鳳凰二廳高材生入院讀書，課以實學，所有永遠經費，於十五年冬稟准就地籌款。甫經開辦，實缺趙守奉部核准，飭知赴任，事機一潰，迨趙守調署長沙，卓府留任學憲，按臨歲科，連試校經堂肄業生，盡列高等，微見效驗，始再行勸辦。乃是年九月撫憲巡閱過境，爲劣生誣控，事機再阻。嗣蒙省察，次年三月仍奉議准施行。而愚民無知，藉爲口實，在事員紳，旨趣

更難畫一。幸去秋本省鄉試，校經堂師生同科中式，經策俱呈御覽，人心又稍踴躍。乃復以趙守調補首府，遺缺有人，卑府理應去任，人心又散，陽奉陰違，迄今四越寒暑，公私竭蹶，力盡筋疲。惟黔陽一縣官紳協力已捐有成數，正麻二縣鳳冕兩廳，尙須竭力經營，成否殊難逆料。至此次懲創水仙溪會匪，欲收戒一儆百之效，盡力緝捕，爲時將近一年，費用四千餘串，暫與徐令分認。該縣缺分稍優，尙可支拄。卑缺著名極苦，前此捐創蠶桑學校，又捐發屬境六書院書籍，已剜肉補瘡，計窮搜括，再加此項賠累，力實難勝。况西路界連黔蜀，向多伏莽，應繼此而擇尤芟蕪者，尙須力事誅鋤。仰屋興嗟，一籌莫展。去年三月因事駐黔陽寨頭地方，據紳士向渥中、廖玉山、黃午元等先後稟稱：「訪悉匪首袁長脚蚊等，在安江地方買印飄白洋布三疋，做小令旂，紅洋布二疋，匪首陳高架子兄弟，在袁祠演戲請客，分作十五天，結盟之夕，椎牛饗衆，至四隻之多，已擬效麻池寨故智，定期起事。」要脅且及於近鄰富室，懲

治不可再遲。而購線懸賞，募親兵，調營勇，在在需費，倉猝無從借助。因於四月初十回郡，查辦芷江便水會匪放飄事，道出靖州屬之洪江鎮，向該鎮商紳張祖培細述情形。該商紳義形於色，當假現銀七百兩，續借制錢一千串，懲惡剷除，遂得藉以開辦。查該商紳與其父一品封職張益生出身寒素，識見超卓，治家有法，教子弟成名，俱已由儒術甲科服官中外。歷次興辦善舉，獨力創修木籍學校，開濬辰沅灘河，賑三輔饑，起造洪江通鎮火墻數皆逾萬，隱姓字而不居其名，並未邀請獎叙。洪江插處黔陽境內，前以卑府試種湖桑，教民蠶事，該商紳首先捐購黔陽境內墾地，倩浙人種桑飼蠶，著有成效，所獲絲筋華美，甲於通郡。利歸善堂，費出於己，俾清節育嬰兩堂婦女各添生計，不獨好行其德，事事能見其大。又嘗以沅民山氣厚重，樸實耐勞，教之禮讓，可使即戎。設海疆有事，當率已教士民提戈東下。該商紳臭味契合，慷慨激昂，謂：「果有其事，願毀家紓難，裹糧相從。」卑府由是引爲知己，且擬中之昏

姻憲台不世偉人，膽肝所露，諒不至目爲病狂。此次水仙溪獎案，可否將洪江江西商紳三品銜分發廣西知府張祖培，一並獎叙，請俟補缺後，以道員用。再查洪江三面與黔陽錯壤，水陸通衢，百貨雲集，客商最多，爲常德以西第一巨鎮。卑屬闌園空虛，市面蕭索，錢幣往來，全資該鎮挹注。彼處富商大賈，歷年興辦保甲，搜尋伏莽，不乏急公好義之人。若獎借一二，樹之風聲，設有緩急，咄嗟之頃，或可借助他山。免任事者束手無策。卑府處險要之區，枯窘之地，每值應辦事宜，赤手空拳，爲無米之炊。又材質短笨，折挫頻乘，其難易久在憲台慈照之中。所有擬保該商紳情節，既不敢竄名正案，致蹈自欺；又不敢埋沒賢豪，藏人之善。謹瀝情附稟，另具獎摺，稟請恩施。臨穎不勝趨趨惶悚迫切待命之至。

附稟二

敬再稟者：各省哥弟會匪，滋蔓難圖，兵燹後流弊莫此爲甚。恭讀上年六月初六日上諭：「激勵文武員弁，實力緝捕，准照異常勞績保獎。」仰見聖謨睿智，已扼其要。又先後奉憲台通飭嚴拿匪類，并奉憲會同詳請奏定辦理會匪章程，分別三等。於從嚴懲治之中，仍寓執法持平之意，精詳審慎，足遏亂萌。惟文武員弁所藉以緝捕者，文則衙役人等，武則防綠勇兵。而近來衙役營汛，難保無匪黨勾結混跡其中。設有舉動消息，暗通每難弋獲；倘變生肘腋，更莫可究詰。官司將領，未有不欲除暴安良，稱其職守；無如牽制掣肘，壅蔽報復情狀百出。鬪茸者無論已，即中材以上，或狗身家而瞻顧，或生撓沮於艱難。夫能不怵禍福，不恤費用，盡力摘發，弭患未形，固不乏人；亦難多得。由是言之，結習已成，而實效鮮覩。一切防維布置，雖加周密，名實難符。推原其故，官司將領所恃爲耳目輔佐者，其左右役使親近之人。如前之蔽旣難

冀一律得力，又不獲改絃更張；雖任責成，徒擁虛位。坐使潛滋暗長，誘脅愈多，馴致不堪收拾。養癰厝火，實可寒心。竊嘗按之時勢，體驗已事，若官司將領，能與士民親近，寬其關防，優其禮數，別求耳目輔佐於閭閻，則上下通氣，蒙蔽挾制，技無所施；黨羽雖多，士民更衆，一轉移間，我強彼弱，惟所欲爲，事無不克。然無以鼓舞之，羣情散漫，仍難冀一體踴躍。可否由憲台奏請特降諭旨，如有紳士團總人等，能訪拿滋事首要匪徒，確有形迹證據者；或據實密告營縣，或齊團捆送文武衙門，歸地方官審實辦理，亦准照異常勞績與文武員弁一體隨案優獎，但不得挾嫌誣陷，妄拿無辜。如有虛誣照例反坐，如此則官民聯絡，戮力同心。縱州縣營汛不能勝任，其境內忠義才智之士，苟欽奉諭旨，必有興起奮發而爲之助者，亦足以剷除萌蘖，綏靖地方。似於戡匪之道，不無裨益。卑府少逢多故，屢見跳梁，壯仕邊隅，與除伏莽，歷處局中，局外悉心體會，而微得其情，是否有當，伏乞采察訓示施行。

附再上督憲薦黃沈二人稟

敬再稟者：竊維人臣報國，首在以人。既有所知，敢遲汲引。惟是祖宗成法，知府職在表率，除引見謝恩自行具奏外，例不准專摺言事。而惓惓此心，不能自己。蓋蒿日時艱，才難同慨。苟有涓埃之益，雖言行身退，亦所甘心。况樹之的，而就地激揚。斯賢於隗者，聞風興起。溯古太守自辟僚佐，輒神往兩漢以還。遇名大臣，不爲變通，直取譬交臂之失。或又謂浚恒有咎，是淺之爲丈夫。方將儘非常之人，而進之於閣下。欣逢我憲台求才若渴，幸隸旃幃，謹舉所知，仰求察納。伏見卑屬黔陽縣優貢生黃忠浩，沈毅練達，體用兼備。長沙府屬善化縣候選訓導辛卯科舉人沈克剛，明決不苟，經術宏通。前辦水仙溪會匪出力，已遵飭彙保在案。查黃忠浩勤學敦品，性情嚴正。且少更患難，險阻備嘗。曾辦地方軍務團練，保甲勸捐等事。任勞任怨，一絲不苟。歷久而衆望交孚。其治家和平，謹飭少長，無間言。持父喪，廬墓茹素，鄉里化之。比來遂成

風俗年僅三十五歲，主講書院兩年，專崇實學，不尚浮華。雖白頭老宿，翕然尊親，邊隅榛狃之風，爲之一變。又卑府前在長沙，適該貢生肄業湘水校經堂，親見其六日夜走千餘里省母病，表章故邑，令張扶翼入祀名宦，並出重金遠求遺稿編刊，爲同學生了難處事，作用盡出人意表，洵爲楚材後來之秀。沈克剛才識過人，勁氣直達，旣少華士浮囂習氣，又無經生拘執行爲。該職舉人，與卑府已故繼妻沈氏爲從堂兄妹，稔悉其平生行誼，雖篤實純粹，微異於黃忠浩，而率循禮法，開敏過之。卑府才質遲鈍，獨立名場五年，來謁蹶巖疆，苟免隕越，一切用人行政，多取謀定，斷於此二人。今沈克剛以會試入都，黃忠浩應朝考北上，平日和而不同，輒相詰難，去後令人思念，益覺其賢。該紳等與北提刑陳臬司之子三立交遊，過鄂必相往來，倘蒙延攬，幸接龍門，若獲執鞭，必能稱職。設我憲台彙征念切，更薰沐而進諸朝廷，加以任使，竟或踰閑蕩檢，上負君親，下孤拔擢，則不獨該紳等初終改操，自誤誤人，卑府闇昧

寡識，不勝方面之任，應請具結備案。與黃忠浩沈克剛同付灰釘，爲欺罔謬言者戒。嗚呼！中興而後人材差盛，當時邊境未安，隱患方深，來日由是艱難宏濟，屬望於大人君子之門。曉聒不休，用寫其愷惻纏綿之意。又前沅水校經堂院長邵陽縣附生曾濂，旨趣純正，議論讜直，與之同處兩年，端方澹泊，無一事苟且，再加歷練，以老其才，堪勝台諫侍從之任，合併彙陳。

又附上督憲薦趙協台稟

又現署沅州協副將借補永州鎮中營遊擊副將銜候補參將趙玉田年五十四歲湘潭縣人由武童投效歷在內江水師精毅武毅各營打仗出力洵保今職屢受頭等傷免騎射歸標後管帶緝私水師一護提督四署副將現與卑府同城頃准借補永州鎮中營遊擊已奉飭赴新任交卸協篆在即查該署副將魁梧廉潔紀律詳明前署此缺四年裁兵丁攤派添城守營房約束之嚴操防之密地方陰受其福婦孺無不知名此次再權闡寄輕車熟路餘裕可知憶己丑冬庚寅秋雲貴督憲王到任過境南撫憲張巡閱臨邊歷見湘黔水旱防綠各營軍容燦爛人馬整齊無有過於該協者因知有治人無治法文武皆然謂綠營積習不可挽回非確論也設各綠營一律同風防勇儘可裁減如該署副將之安澹泊任勞怨而歷久不渝者於綠營將領中非徒錚佼洵屬不凡是在我憲台有以旌異之俾爲標準以勵其餘應請遴

派親信人員，按卑府所言，密加查訪。如不虛誣，大人經文緯武，應如何破格獎勵之處，自有權衡。伏查湖南通省綠營，以鎮筵鎮標兵丁最爲驍勇，人數特多，蓋該鎮地方礮瘠而強悍，人煙稠密，百姓以當兵爲第一生計，遇有糧缺，人爭趨之，不加督率，而自能練習，故異乎尋常。惟將弱兵驕，由來已久，若使該署副將治之，必能成節制之師，屹爲勁旅。攷該鎮之設，所以控制苗疆，楚境苗民，多贅漢墾，如吳石、廖龍、麻諸大姓，皆有漢人依附，別之以新。且久濡文教，由苗額舉人及軍功入仕者，姓姓有之，不至爲患。其鄰境黔苗，經前次大加懲治，本遺子無多，田地又大半爲漢人耕佔，積弱已甚，千數百人足以彈壓防禦。若挑選二三千人，改作練軍爲遊擊之師，小之則西路之防勇可裁大之則直省之緩急可調。又洞庭湖南洲地方基址日漲，秀民衆多，新近移駐兵丁不足以資駕馭，或即由該鎮標抽撥數營填駐該處，餉不加增，而量移得當，應酌給移營盤費，爲數無多，亦因時調劑之一端。卑府越俎建言，自知非

分然臣子在三之義，一切無方；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前以創辦沅水校經堂事，忽生波折，獲罪於上，奮其螳臂，倔強泥沙中，心力交瘁，迄用無成。今瓜期在即，公私交迫，萬念皆灰，行且歸田矣。謹以耳目所見而有得者，傾倒於執事，惟鑒其愚，而加采察焉。幸甚！幸甚！

申覆學憲查楊起鳳身家文

爲申覆事。案奉憲臺批：「據黔陽縣職員楊前勝以挾嫌捏阻事，詞稱云云等情。」奉批「云云」等因。奉此。查此案前據職員楊前勝以架誣飛害等事赴府呈控。又據生員楊好修等稟稱：「起鳳自咸豐十一年管帶龍標軍勇內率多馬快，時有戲呼起鳳爲馬快頭者；其子定邦來轅應試，不知因何嫌怨，竟有沿當年戲稱謂起鳳爲馬快者；生邑有無差役楊鳳生等不知，惟生族楊起鳳保花翎副將，現任鎮溪守備，三代均邀封典，諸件確據，生等耳目較真，理合據實稟明云云。」又據地方正紳黃作湘、湯楚材、曾傳漳、黃忠輔、黃忠浩等十六人，以起鳳曾否身充馬快，無由確稽，而受誣緣由，伊族里鄰衆紳耳目較真等情，公稟前來。又據武舉楊學程等，以違例冒考，扣除賄添等詞，廩生周伯壬等，以種種舞弊懇飭革除等情互控。疊經批飭黔陽縣分別查明稟覆。在案。迄今未據登覆。卑府查是案此攻彼辨，已及一年，楊起鳳是否

曾充馬快，究無確據；又軍功薦保武職，出身微賤人員，其子弟是否准考，例無明文。而楊起鳳於咸豐十一年，率壯士十二人，殺退石逆大隊，保全黔陽縣城，於糧盡勇散，危急存亡之秋，其功績婦孺皆知，其誣枉族鄰可指；地方正紳公稟，亦鑿鑿在卷，未便以迹涉疑似而憑廩生蔣時瑞一人，臨場攻訐之言，禁其子定邦應試。且卑府身任地方，事關激勸，現在試期已迫，更不便拘於常例，輾轉行查，致誤功臣子弟上進之階，使義士灰心，教忠道闕。况府境處滇黔吭背，爲湘楚屏藩，形勢所據，職守之重，實不下襄陽壽春，尤非尋常郡縣可比。欲求並蓄兼收之效驗，須有非常不次之權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如楊起鳳者，姑無論事無確據，卽令起家與隸，亦當稍有區別，例引議功，縱不能視同三晉之大夫，又何至下等鄒魯之僕妾？若以刁生二語，俯首是從，設有緩急，去省城千餘里，安危所係，何以資驅策而勸將來？於激厲人才，實有關繫。斯則憲臺督學，因施法外之仁，卑府行權，實爲地方起見，胥出於大公至

正可以質天地而對鬼神。非三家村學究所能見及。而誣挾者之可以借端也。卑府
忝膺表率，世受國恩，豈不知祖宗成法成例當循？祇以承乏苗疆，屬當試事，責無旁
貸，職所應言，不得不盡其在我，判決從權。除已將楊定邦錄送收考外，爲此申繳楊
前勝蔣時瑞等詞稟，伏乞憲臺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光緒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日

上王制軍書

署沅州府知府，故人子朱其懿謹具狀。父執仁和公憲台閣下，竊其懿行能無取，家世寒微，以先人之故，得廁門下。自己卯年仰承指示，就今職分發到省。本積累之軀，猝然讀禮，已覺力盡筋疲；迨起復回省，遭逢不偶，累歲閒居，變故相仍，艱難備歷。計十年之所處，實萬念以俱灰。屬再撫熊湘，首加委任，使飢寒久困名場所齒冷之人，忽而表率一方，膺邊郡專城之寄。固難擬豐城鏘劍，遇太尉以知名；要亦殊管庫軍前，待故人之弱息。受恩輕重，夫豈懵然？若夫使一家飽煖，免三黨嘯號，繼室久虛，而朱弦再續；奩貲有出，而歸妹占爻；飲水思淵，登木知木；固出天理人情之至，猶其顯焉者也。到任後，奉年滿行，知看語曰：「性情軒爽，辦事敏練。」按尋常之加考，軒爽無聞；欲敏練而未能，品題滋媿。撫恩私之稠養，愈圖報以殷忱；記訓別於臨歧，更兼人兮爲戒。竊維我國家中興而後，患不在內地，而在邊隅；而欲九塞之磐安，仍在

中原之富庶。比年來民囂財匱。病入隱微。則爲今天下治安計。教養其首務也。况沅郡地瘠民貧。甫經闢考。體因地擇人之義。尤當以蠶桑學校爲先。故發軔之初。即以此爲下車之政。惟是王道無近功。湖桑乍植。書院創興。皆非歲月所能見效。私揣三年報政。庶可畧見一斑。乃忽而一朵慈雲。飛臨滇海。在朝廷軫念西南防務。自應簡任老成。韓范臨邊。本屬聖明盛事。而爲知己用者。失所憑依。雖曉村中丞。與三六兩兄。交聯刎頸。而其謔則聘問僅通。未常識面。不知能否俾竟設施。故自六月十二在試院得超遷之信。一則以喜。一則以愁。喜者喜聖天子知人善任。以寬大繼岑公之疏節。闢目。替代得人。行見望令公而却步。拜下契丹。更教勝數萬之甲兵。膽寒西夏。愁者愁我公精力有遜往年。瘴雨蠻煙。崇山峻嶺。跋涉維艱。辛勤尤甚。而湘中故舊。孤立而無援。如其謔者。進退無所據。中心悵惘。尤覺莫可名言。然而私則遠所恃。公則爵位依然也。固不敢中情畏蒞。先腐其心。亦不敢遇事因循。殫易其操。茲將

平日所擬優游展布者，均作一小收束，通稟上峯，皆切實披陳，無一字虛捏。恐稟到長沙，已經交卸，另錄呈訓；以後仍當不動聲色，按部就班，在位一日盡一日之心血，以冀上不失國家設官之義，中不孤憲台拔擢之恩，下不負父兄期望裁成之至意，而稍展其生平夙夜所求，如是而已。至歷來積累，儘力漸償，一切人情，銘心待報。今年四十有四，雖精銳折磨於貧病，而年華尙處於壯強，倘能略步康莊，似尙不難酬答。前者添丁有慶，世弟誕生，母妻姊妹，皆有針黹爲賀，因擬考試後，進省一行，趁祝壽之便，面爲披戴，嗣得晉秩信，急於收束職事，不克分身，禮數遲中，交深歉仄。一俟旋旌過境，再當寫厥微忱。昨得省信，謂月杪可以交卸湘節，啟程在月半前後，酬應較繁，近來福體，不知能否支柱，其謫大病後，連年調理，終未復元，去秋起專以洋牛奶沖紅茶爲飲，接日三次，每次兩匙，頗見效驗，蓋久瀉傷脾，牛奶專補脾土，無情欲之感，勝人乳多多，大人何不試服之？隨員幕友，此次共去幾人，其謫自維孱弱，

不敢率爾請行。然設有緩急，赴湯蹈火，所不敢辭。豐年玉歲，寒松因時效用。士君子以風節著聞，原非得已。然生今之世，安得諱言？想亦長者所見及，而鑒其愚蒙。此席缺小而事簡，於拙笨似覺相宜。現在士心斯得，倘獲久於其任，可得民心，苟永享昇平，馨香所祝，設南北邊疆有事，禍結兵連，則當率知方之士，即戎之民，裹糧誓衆，轉戰而前，報三百年養士之恩，爲數千里賞音之助，填海移山，盡其在我。夫野人獻曝，謂足禦寒，無影而吠，豈不風狂？徒以感深知遇，將有遠行，義激情鍾，不能自己，非交淺以言深，想心印而莞爾。六弟其惠，今年二十四歲，才質似近開展，亦尙謹飭，以病瘳久，壬午後未嘗應試。現在瘳已愈，側聞拜雲南之命，甚想隨侍同行，不敢遽求通顯，但擴見聞，母氏劬勞，愛憐少子，且聞本朝名翰林多出幕府之語，更怛怛心動，朝夕以禱，又欲公成就之也。四哥宰江山，正月到任，久無信至，知念附陳，戴鏡手書，欬斜滋甚，寸心千里，不盡欲言。十月丁卯，其懿謹具狀。

上王制軍書

三品銜升用道署湖南沅州府知府朱其懿謹再拜言憲臺父執尚書公尊右去冬送公至大魚塘拜別旌旗掩映中淚留於目口不能言回郡後又送小弱弟隨行念胞妹之在難嗟予季之遠遊堂上慈親情深兒女閨中良娣惜別夫君又得交代在即信事多未了政輟垂成一時悵惘失措百端交集合家作數日惡旣而思之兩代候補三十年齟齬躋躓分作溝中瘠矣值再撫熊湖首加振拔世俗所涕唾之人忽超流輩權守邊州知己之報自立之義當務其遠者大者遂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在位一日當兩日冀稍有成就以副提撕之雅持達之知慰先志而效涓埃庶幾近似是以索居半載循例寒暄缺然左右而寸衷惕勵肝膽之所蘊實未嘗敢須臾懈也自春徂夏有自滇黔至京師過境者則新政時聞也起居日健也民之望公如望歲也將領之跋扈同僚之方正而異趣者畏威懷德而使人之意消也若夫竹報頻

通知愛憐之備至；小紡事了，出法外之成全。是又如五風十雨之及物，施之者，宅心仁愛，有加無已；受之者，不識不知，罕譬而喻；不可以形容紀數，而恩罔極也。春間讀到任摺稿，如韓魏奏疏，以理勝，以情動，有若布帛菽粟之味，老臣謀國，不亦宜乎！六弟侍長者，俾亦趨亦步，取法太賢，實爲難得之遭逢。某生平求之而未得者也。惟學力太薄，恐知其表而不知其裏，家報中已指示之矣。此弟天分不甚低，旨趣亦尙可取，以欲慰慈母心，應試太早，往來海上，血氣未定，染夷場習氣，看事太容易，用錢如泥沙，在四哥寓，讀書兩年，時患瘡症，有名無實。乙酉秋，返湘寓，值謄貧病交迫，同處困頓之境者三四年，學業固無暇及，而稍識人情世故，物力之艱；在沅州一年，事少缺簡，獲益無多。今得從公去列子弟之班，處政事總匯之所，只要留心學習，大可增長識力，是非常際遇。先君之靈，實式憑之。昨來書欲納粟，就一職，爲將來喫飯地，其中甚熱。懿初意恐其分心學業，力止之；繼惟家無儋石，而不名一業，設不能取出身，

只好以官爲家。今之處仕途者，此類居多。高堂之壽，以長兄垂老，懿多病而家累重也。屬望尤殷。弟湘浙現在光景，萬不能有贏餘，爲納粟費。且不欲其得便宜保舉，成名太易。更不欲以此再累公。蓋渠渠幕府，故舊成羣，人皆作無厭之求，難乎爲繼。大約藉廁門下之日，小心謹慎，擇人而交，借他山之助以成事，而取償報答於將來。若湘浙或移善地，能早爲歸款，更所願也。公則提攜之，而教誨之，是所望也。聞湯觀察以公翼而長之，愛屋及烏，頗爲關切。倘有機會，尙乞春風駘蕩，煦育無形。小舫事給由自取，理無可說。情有難忘。宏施格外之恩，實出屬望之外。以後即終身棄置，已屬儻來。惟霽舫姻伯在日，常言到湖南十五六年，升官補缺，皆公一手栽培，每溯舊恩，感深欲泣。待其懿則非常禮數，盟誓以要，一若預知有今日者。而白頭姻母，走四千里，隻身相投，流離顛沛之中，循規蹈矩，可敬可憐。提及小舫事，雖言之切齒，而止此一子，萬難爲情。小舫元配爲二胞妹，在室之日，曾割股療親，繼配爲三胞妹，其懿絕。

糧病亟時，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七十餘日，因成脾厥病，迄今未愈。言念天親之孝友，義應福禍之與偕，所以涕泗陳情，惟公憐憫，否則行年卅五，甘苦備嘗，雖不明不敏，世故未諳，亦何至如此厚顏，而作再三之瀆也。此間職事，學校蠶桑，爲兩大事，學校則文風士習，小效已呈；昨學使按臨，又爲極力提倡，如能經費裕如，即可持久；惟蘇田必須到手，求竭力勸諭，另稟附呈。蠶桑今年又捐廉購湖桑二萬四千五百餘株，發屬栽種，並推暨靖晃二州，剪植飼繅之法，得大略而尙未盡善；擬明年再行捐發十萬株，以期普遍，而觀厥成。開灘之舉，認出經費之張紳次子祖祁，捷南宮，善心更篤，今冬定可興工。規復淮引一層，昨得督銷局王道信，諄囑舉行，現在正議擬辦法；若歸沅守領運，事專講求實際，大利公私。典當擬設北街胡姓屋內，冬間約可開張。年歲以去冬無雪，初頗愁旱，現在雨暘時若，已卜有秋。新中丞張公，年雖邁而精神矍鑠，輿論平正篤實，比邵公似勝一籌。昨令加屬員密考，已據實登覆，縷陳梗

概有費鑿觀以後情形當隨時稟慰其懿謹狀。

上張學使書

國子監生沅州府知府朱其諤。謹再拜言。學使侯官公閣下。大雅扶輪。小山承蓋。公持使節。我守邊疆。一昨按臨。獲襄試事。風流宏獎。士氣載揚。竊以邊鄙草茅。晦盲否塞。昔焉承乏。風會斯開。今降輜軒。復加提唱。恢張鐵網。蘭芷升庭。更披沙以揀金。使頑廉而懦立。青衿鼓舞。吾道昌明。昔文翁化蜀。遣士京師。曲江臨邊。交廣知學。我爲其易。公總其成。以古方今。勞逸斯判。嗚呼。制藝帖括。強努之末。極其流弊。僂於焚坑。言雖過激。夫豈無因。是以下車伊始。爰有經營。黃堂之側。闢精舍焉。白金之幣。聘師儒焉。遴其雋者。以校經焉。資討論則徵載籍。尙踐履則嚴教督焉。然而漢宋紛爭。肇端門戶。匡張合傳。同訾孔馬。服儒衣冠。誦先王語。得志斯淫。失意斯濫。至亡國敗家。殺身而後已。此聲音訓詁。穿鑿附會。洪流橫決。甚於懷襄。與剽竊空疏者。同譏於世也。其諤本居門外。卻注肯中。竭其愚蒙。冀裨毫髮。惴惴焉如鉛刀之批。卻導窾。如驚

馬之負重致遠，一割而剗，再駕而蹶，甚且慮傷厥手，而覆其轍焉。曩以瓜代有期，人心一散，如左所陳，幾變而厲。幸大匠過臨，斯文有主，相需之亟，相遇之誠，不徒事愜襟期，更復喜出望外，公之賜其懿之幸，沅人士之福，而冥冥者，或亦有以鑒其愚而誘其衷也。今者官師士子，朝氣渾淪，豈惟授受源流，希蹤閩學，抑且偏沅文獻，風動鄰邦。蓋自五月以來，滇黔士之公車報罷，望風慕義而來者，踵相接也。若夫辰靖生徒，館諸外舍，早有定章，以經費未充，尙未著之於令。明公備四時之氣，造有用之才，他日者楚材蔚起，如曾如胡，如左如彭，如江王，如羅劉，必出門下。倘有一二沅產，錯列其間，則迂闊之爲，藉違咎戾，昭來許而答涓埃，守臣心事，庶幾略見一斑，亦附驥尾而致夫千里也。聞初七夕，宿桐灣汎，此日量才，正持玉尺，奄搜瓊異，願聞其尤。所需局版書，仰蒙飭刷，當可施行，僻壤寒儒，共沾汪濊。至在事者之齟齬，宜寬既往，無足推求，祛其弊而不過於激，庶章程可久，永惠士林，免卻後來周折，其如何刷訂。

紙質所宜，需費多寡。沅水校經院長內兄沈讓溪克剛現來長沙，寓古家巷，試事畢，聽候飭人招致，已屬遵行。讓溪家頗有藏書，檢知劄刷事，與湘潭胡氏昆仲、孫孝廉文炳遊，如欲稽考古本書，及刻版已燬之籍，可備顧問，人亦明決不苟。選校官在即，本公屬也。勞勩終年，行宜暫憩涼生三戶，珍衛興居。六月癸未，其懿再拜。

附回書

叔彝郡伯執事：夏秋之間，兩奉惠書，考事方殷，未遑裁會。試畢清釐積習，益之酬應，紛如日不暇給，茲按臨下雋，舟中無事，略陳悃臆。蓋中國之弱，不弱於寡，不弱於貧，而其弊在於無人才。人才之衰，不衰於清談理學，訓詁考據，而其弊在於不清談，不理學，不訓詁考據，而惟時文、試律、小楷之工。窮年累月，老且死而不悔，幸而撥巍科，計資歷格，以取高官，膺重寄，情面敷衍，身名俱泰，而天下事已墮壞於冥冥之中矣。夫秀才者，將相公卿之所由發軔也。崑山顧氏嘗謂：

「人生與此數千不通古今之秀才共治天下，以致將不成將，官不成官，士不成士，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雖若近激，誠有慨乎其言之也。學臣職在主持風會，即不能盡更成法，亦當略與變通。鄙人時過不學，而職守所在，惟期盡心。故剗月露風雲之習，約之於經史之塗，緝對偶聲病之能，參之以論策之體。務使僮者得以自暴其才，空疏者知返而求其本，區區之忱，如是而已。伏見執事以長駕遠馭之才，膺專郡列城之寄，值士氣浮囂之後，承吏治衰荼之餘，曾幾何時，而邊圉金湯，苗疆鄒魯，則良有司之規模宏遠，而詩書之澤人者深矣。使天下牧守，盡如公等，民氣日醇，人才輩出，中國自強之策，其在斯乎！以視學使者，終年奔走，曾不得暇與諸生講解討論，以收轉移提倡之效，眞自笑用力多而收效少也。校經堂課額加廣十四名，齋舍不敷，名爲論道講藝之區，實無取友親師之益，欲謀建置，又苦手無斧柯，沅水情形如何，執事心精力果當

以必成爲期。沈讓溪廣文接晤數次，粹然儒者，云事極費唇舌，鮑佞廣爲蜚語，大抵謂前此既無文據，又欲在外印刷，估人朋比爲奸等語，聞者頗惑之。世亂讒勝殊堪髮指。執事有心人也，諸事能發抒盡意否。髹器已一一拜領，不負遠道相惠之意。天寒伏維政躬珍重，爲時自玉。楚南督學使者張亨嘉頓首。

上張學使書

日前拜手教立論正大，力挽狂瀾，不啻讀亭林全集。然亭林隱而公顯，同此懷抱，出處迥殊。他日敷歷中外，人心風俗，氣象一新，極我國家中興之盛，勒金石而播笙詩，不徒垂空文以自見。海內人才止有比數，願操左券，願宏遠謨。古者君臣吁咈，寮案可知。用敢援上下交儆之義，以相砥礪。大儒世出，謹納細流。其懿太學後生，迂疏謏陋，忝竊方面。如鵠在梁，兩年來雖竭盡愚蒙，治理無狀，使節過臨，過叨獎借。餼生福蒞，懼去愁來。此次大中丞奉詔閱兵，高牙大纛，激濁揚清，適有芷江附生李東山，誑告勸捐事，驟聽一面之辭，郊迎而首加中斥，旅見而愈肆牴牾。謂其懿不諳政體，不恤民瘼，當委靖州查辦，審虛結覆，更惹雷霆，勒令停止。校經堂籌款，其懿以進退爭，怒益甚。夫停捐即撤毀也，歷名場三十年，足迹遍天下，白衣蒼狗，變幻備經，毀學校，右宵小，而出於長者，實爲創聞。明知事有冤抑，例准直揭部科聖天子賢宰相，賞

罰至公是非具在，苟自反而縮，未必臣罪當誅。祇以家承忠厚，跡鄰犯上，祖訓綦嚴。且官司爭客氣，而使地方實受其害，保障瘠土，父母之謂何？只好帖耳遐荒，束身待罪，以冀萬一之悟用，是低下心，姑聽後命。韓子曰：「矢來無向，爲鐵室以備之。」禍福之來，原難逆覩，旣竭我心矣，直受之而不報，亦南方之強也。郵籤細數，計輜軒所蒞，已抵武陵。若此新聞，想早如雷貫耳，且歎且憐，嗟嗟！曾子殺人，僞學同禁，二者躬逢之，夫復何言。沈院長回，運到飭刷官板書，士林懼怵，從此苗裔錯壤，大道昌明，并聞因此改章，通省皆可照刷，其爲嘉惠，洵乎溥哉！比來地方刁風驟長，職事一切掣肘，束手候批，險詠自適，謹摘尤請教，奉懷詩一章，并呈訓和，又稟稿三紙，知關痛癢，一并寄閱，亟欲公之觀覽也。由五百里驛遞以聞，去德滋遠，憂患忽嬰，天氣新寒，無任眷戀。十月二十四日，沅州府知府朱其鏗謹狀。

上張學使書

前具公牘報送兩湖書院肄業生計已達冰案。嗣據各學呈報知卑屬奉調八人楊世炳黃忠基危耀奎滕樹猷已先期遣發。易生夢書著勳一以省親赴甘肅一就書院館。惟廖黃二生實行皆已照給盤費飭赴學官衙門領咨前往於上月二十六日由郡起程。黃生忠績初次木在遣中以母病留。廖生正寅去年爲餅師今歲二月招到堂授春秋未浹辰而以詞章奉調該生父曾爲東湖令武昌木舊遊地此次書升與選踴躍非常材質於八生中最侷儻洵可造也。拱北樓餞士詩七首續餞士詩兩章另錄呈教。諸作類皆粗率惡劣本不堪斤削惟直道當時事想著便說如牧童牛背笛信口橫吹無腔有意掄才餘暇郢斧加焉或亦大雅所不廢也。隳括之側多惡木良醫之門多病人此又一說也更有請者此問文教一端折挫頻仍艱難可想幸憲臺與南皮公互相提倡屢受當頭之棒載逢續命之湯正氣復伸人思嚮學爲長

吏者因勢利導，恨不舉境內舉髭斯士，邀品題於執事，盡送武昌，如南省百名，不能滿額，可否容沅州多送幾人，伏乞裁奪。轡軒所蒞，計抵郴陽桃李盛開，得人爲慶。

再正封函，問易生著勳，辭托口書社館，來郡請文赴鄂。該生家極貧，全恃硯田餬口，

今歲去校經堂，而就托口小書院，束脩所入，比校經堂多得二十餘千。校經堂每年十課，每課曆

火六前奉憲咨調送兩湖書院，知兩湖膏火，月僅三兩，不敷事蓄之資，故擬繳咨留

社。繼思躬逢盛舉，失之交臂，豈不自外生成。遂毅然辭館赴鄂，洵爲有志之士，殊堪

嘉尚。該生於宋五子書，頗有會悟，干祿文字非其所長，他日著作之才，當列楊子玉

之次。近又得李生樹賢，哀生智琴，下屆可望進學補廩，以後可望出人頭地，此別後

所得者。兩湖院書膏火，在創始者，赤手經營，已殫心力，而爲數較少，不足以鼓舞士

林，此次全以南皮文望，傾動士心，又值大比之年，故應者尙衆。日後他人繼武，萬難

望遠地之人，嚮風慕義，既事難持久，卽澤不流長，且籌款事關兩省，北易而南難須

擇鄂湘一律之題相機下手。鄙見竊有一端，似可設法。兩湖采辦漕糧，如歸本省委員承辦，可以酌提盈餘銀兩，爲該書院膏火。年年起運，卽歲歲有資可恃，爲永遠經費。此事創始於先兄雲甫。

浙江道員諱其昂

其中底蘊，其懿從事多年，略知梗概。乙亥秋

曾爲家兄撰海河並運論一篇。戊寅冬經董賀繼畢四尙書會銜入告，奉旨交中外臣工核議。鄂督署有案可稽。甲申冬又曾稟請提是年采辦漕糧贏餘銀兩，充台灣軍餉。當時以承辦之人爲李傅相所薦，碍未批准。現在兩湖漕歸外省，與漕務絕不相蒙之人承辦，政體本有未宜；以後若歸本省委員承辦承交，仍歸招商局承運，既名正言順，窒礙豪無，而事有把握，誰曰不宜。此爲維持招商局起見，是當時本義。若論現在國計，應調海疆各兵輪試運，則兵船參養經費，既可添一大宗津貼；又使兵船練習風濤沙綫，誠一舉而三美備。今春曾作海運歌一首寫意，赴鄂生徒鈔有初稿。江浙大宗漕糧仍歸招商局協運，於該局亦無傷也。一隅之見，是否有當，擬請

通訊時約略提之以備采擇。至辦漕法制原稟尙稱詳盡。赴鄂各生有鈔錄其謄公牘文字者。此稿亦在其中。如擬施行。可就近弔閱。惟原稟酌提太多。見在時移勢異。不能提如是之多。國家無事之秋。立法固宜寬大也。海運事宜。湘鄂候補人員。少熟。悉當過此差者。然以原稟推之。已十得七八要領。不外是矣。固人人能爲之也。

上張學使書

前昨兩奉環章手批獎借，媿不敢當，皇悚無似。沈訓導七月初九動身回省，計已遵批考遺。此人明決不苟，學問閱歷皆已成才，假而得售，其志在外用，眼下添一好州縣，他日多一任事人，固非章句之流也。各省學政例於八月初一揭曉，今日已初六，京電計已到省，繼公者不知何人，不敢望媿美，但齋規曹隨，守而勿失，即楚材之幸，國家之福，亦承流宣化於邊徼者，所私心默祝者也。其懿三月初八赴黔陽中四里，勸籌校經書院經費。四月初旬因芷江便水地方有匪徒開堂放標事，回郡六日，即於是月十八事竣之夕，赴黔陽下十里，該處山深箐密，四面離城治遠者，百七十八里，近者百二十里，向爲藏垢納污逋逃之藪。此次趁辦捐便，擇尤懲創，應殺二十餘人，功未半而爲病魔所困，後幅文字未能處處入木三分。現已於前月二十四日回郡，勸捐辦匪均有未完，擬十月初再去。蔣時瑞木極荒唐，不獨此次舉動之紕繆，去

歲科試卷查係入場後與其弟對卷互頂故致錯誤纍纍。本人文理雖不見佳尙不至於此極。此人當團總時曾私設公堂。又嘗賣假照。皆控告有案。此次省控回家。公然刻刷貢卷。四處抽豐。父母俱存。而卷刻永感。謂註冊選教可免丁憂。其他劣迹。公門有案者。不可枚舉。咨復巡道照會。嚴厲之氣流露行間。惜其謔稟覆文字。適值病重時由幕友捉筆。不過尋常登覆公牘。未能上下相應。然三尺童子。皆知其謬。得公之文。而謔心更覺渙然。不待辨而自明矣。湖南會匪。向來充斥辰沅一帶。名目尤多。近來地方官爲例本所拘。共以無事爲福。非泄沓也。有以使之然也。迨不可收拾而食誤國者之肉。庸有濟乎。若其謔者不獲乎上。而欲盡心於下。真可謂老不解事。然南皮政令不約而同。則不可謂上無其人。與人之誦日見信從。亦不可謂下無應者。自應硬起脊梁。做去動禍福而屈威武。義之所不敢出也。冬月黔陽事竣。擬進省送公藉傾悃款。且商校經書院章程。抱病初起。手顫眼花。不能作楷。惟原宥不盡。

再本科卑郡屬應鄉試諸生聞約二百人左右而可望中者不過數人。至命中之手黃忠浩鄧序乾尙未起復。李永瀚亦丁外艱。此外搜羅別薛實覺渺無其人。正江自乙未黔陽自甲子麻陽自壬戌以來均未中人。此次若再脫科雖無關學問而有礙興觀。地方官敎率無狀有負破格提倡之盛心竊自皇遽然作無聊之轉計而仍仰望於公者。比來優貢一科難能可貴。沅屬考優生僅譚鳳章一人。該生開敏果決。輿地之學必可成家。史學詞章亦皆有門徑。而揆諸取優資格起服未久考績無多。恐難入彀。惟食舊德而乞新恩。又欲希冀於萬一。倘能入選藉可解嘲。以後文教即憑此爲鼓舞羣材之地。而公去如不去矣。事鄰干謁。却私而公。惟垂諒苦心而留意焉。皇天厚土想亦鑒此衷也。

上張學使書

沅州守朱其懿謹再拜言學使侯官公閣下待罪蠻荒幸逢執事今任滿還京星輶去矣欲如前書之言送君南浦而瓜期將屆長沙千里往返需時繇是不能踐約耿耿於懷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四顧蒼茫膽肝誰向昔焉提倡共采芝蘭今附交遊願堅金石逢時多故墮地爲人旣服簪纓請各努力以後歲時通問轉徙靡常彼此何妨闊略倘國家有事願結同心此今日臣子之要義苟當世賢哲共勵此心天下事尙可爲也韻語一章言叙離索注疏十部藉壓歸舟十月己未其懿再拜。

使節還京國沅湘水渺然中朝多故舊幾輩擢英賢作郡漸頭白乘輅及壯年言旌告我后說士九重天。

再去歲刷來書籍因當時無得力人照料頃將奉贈者手加校勘錯誤滋多須添補更正重爲裝釘本數較多又耽時日而行旌將發恐到省已遲因定令熊生希齡帶

京宛得寄省累墜。校經堂經費，春間其懿下鄉時，正江一屬，委令君辦。迄今未辦。僅南鄉由紳士寫過七團。麻陽因令尹不能取信於民，捐本無幾，繳數止兩百金。該兩縣均須親去勸辦。大約明年府試之前，方可了局。如春間卸事，事更費力。幸熊生高擢院長中式，觀感一新。雖折挫頻仍，我公提倡苦心，或不至辜負。第捐數未定，一切礙滯，故不及趁公手出奏。好在子虞有舊，必能步後塵也。見面求先爲致意，容再通訊。譚生不能進優貢場，是真命也。

上張學使書

樊鈞學使憲台大人執事。初六夕上書，並綴送行詩，由驛排遞，計十三四可到。連日得省信，知再菴調首府，此席補遺缺府嚴君；又聞再菴奉特旨補授，嚴君不日抵省，行即到任。此間已大有去任官景象。如此看來，蠶桑學校，俱未告成，欲解任留沅竣事而去，恐難如願。此二事關係太重，然成敗有定，既竭我心焉。俯仰可以自問矣。所不能已於言而又作非常之妄想者，平日竊自慨沉淪郡國，不獲推賢讓能，進之闕下，每欲仿古太守徵辟僚佐意，一試爲之，苦無其會。茲值會匪案機，有可乘擬薦黃沈二君，籲公爲助，因成啟事節略二稿，求轉致南皮公閣下。其懿之傾倒南皮，非自爲長官始，精誠所積，其或感通。即按本事論之，黃沈二君，縣令巡檢，實應量予獎叙，以勵其餘。今天下哥弟之患，達於支體心腹，非如是不足以神賞罰之權，鼓舞豪傑，大抵實事求是，類非碌碌者所能辦。當局鉅公，欲剷除翦滅，而不聳動英俊才智之

士以助之。事無由濟。徒令作僞騷擾。上下相蒙。多一流弊耳。倉卒具狀。不盡欲言。惟大賢鑒察。十一月庚子。其謬再拜。

再上張學使書

再制府南皮公，頗似文正當年，其奇才絕學，奄邁古人，然廣博過而見效難，所短即伏於所長，文章行誼，大抵皆然。范公晚年，滋多遺憾，殷鑒不遠，似宜留意。其懿以申送兩湖書院肄業生，聞荷制軍許可，未爲屬吏，又辱相知之雅，用獻其愚。鄙人政令，都與南皮脂合，但旨趣雖同，識字太少，分位既異，事功更微，遂不覺有霄壤之別。所可異者，懿於四月十八日，行部安江，懲辦水仙溪會匪，旁觀僉以爲喜事，未十日而奉南皮嚴飭治匪之檄，嗣得首犯正法，而後報，百姓踴躍忭蹈，督批踴之，議者猶竊竊謂爲徼倖。又未十日而淑浦會匪殺人放火，焚署劫獄之事，起令君匿，以免郡兵至強，而後見，驚悸成疾，至今未愈。沅淑境壤相錯，情景迥殊，於是羣疑始釋，惟賞罰未行，中材莫厲，滔滔皆是何以除海內之患也。此事雖小，關繫甚大，且朝旨屢頒，而臣工莫應，在上乘宰官，原非榮辱所能傾動，什百庸衆，鮮不爲之缺望解體。迨癰決噬

臍不幾違明詔，誤國是哉？況發蹤指示，奔走馳驅，或係僚幕，或係士紳，或丁壯奮勇，俱屬著有微勞，理合一體獎叙。此又任事者藉以輔佐驅策，延攬人才，亦向例所不廢。夫豈不知爲守土官應辦之事，咎寬失察，已是憲恩，而無如泄沓因循，竟同分外。實已成風，朝廷見及於是，故有前此特旨。況辦此等事，擔心費力，而傷財本非易易。牧令血心任事，固不乏人，然居恆平餘所入，尙嫌不滿其囊橐，枉道取盈，眞爲地方破鈔。事事入木三分，碩果晨星，難能可貴。偶有一二起而爲之，或勉強從事，就我範圍，自當善善從長，量加激勸。庶中人以下相與鼓舞興起，羣焉趨之，於大局實有裨益。第麻縷絲絮，輕重從同，概加獎借，又失賞罪之眞，是賞在上者耳目有以別之。誠如是，則山堂掃蕩，旦夕可期。杜牧罪言，幸而見納，雖加屏斥，亦無惜焉。明公此去，必過武昌，與制軍晤面，務乞傾筐倒篋，代爲陳說。儻垂諒察，地方幸甚，亦未始非市駿骨式怒蛙之意也。至道府職在表率，苟牧令思奮，則州縣皆治。但冀與聞斯事，上聽

下從發號施令，無虞掙格於願，已僨緊好爵，而弋榮寵義之所不敢出也。矧如其懿者，升階花樣，加級虛銜，早得之十年以前，更無所用其希冀，緣爲所屬計而已。嘗從事介嫌疑之際，故巾叙及之。沅州僻在西陲，去長沙千餘里，去武昌更遠，上台觀聽，道路綿邈，傳聞異辭，恐不能盡悉底蘊。明公則輜軒所蒞，自覩情形，采風問俗之餘，海水明山，瞭如指掌，必能言之親切，有濟事情，是用縷陳悃款，謹再敢以聞。附呈事實節略，清摺一扣，并希察入。

拏辦水仙溪匪徒事略

查水仙溪會匪，初報只六十餘人，實則先後拏獲各犯首脅併計已七十餘名。昨又由府親兵緝獲著名逃匪三名，不日由縣錄供通報。據拏案各犯供出姓名行次，鑿鑿可據者，已一百八十六名。細加考核，此起匪黨，去年老會一百二十八人，今年新會又有一百十八人，平日陸續聽糾入會，尚不在其列。此次會茶之前，印飄布製令旗，紅白洋布，每樣買至二三板，裹脅漸及近鄰富室，可見人數之多。該匪等恃其巢穴險固，遠兇頑強，悍抗官拒捕，凡強牽抄擄，弔拷勒贖，強姦嗑詐，殺人放火，橫行於芷黔東境暨辰綏交界之地者。比來地方受害不可勝數，雖供據陳高架子吳半仙袁長脚蚊兄弟起意，擬效麻池寨故事，以夏初得雨歲不成災而止。叛逆形迹，尙未昭著，而如前情弊，已足爲亂於地方。若遲辦五十日，與總匪合而爲一撲滅，便難。幸先事除翦較爲容易，然當開手時，以防綠勇兵分布汎地，不便全數調遣，差役慮都

通氣因自募親兵。若子手二十九名。購其黨類。爲以毒攻毒之計。故能獲至此數。無一人誣枉。迨東境緞匪亂作。南境綏寧亦有事。人心皇皇。防維鉤捕。愈形吃緊。時其懿感暑血疾病。莫能興。全仗明山書院院長。黔陽戊子科優貢生黃忠浩。校經書院院長。善化候選訓導本科舉人沈克剛。相助爲理。率親兵指揮奔走於炎天烈日中。有膽有識。措置咸宜。黃忠浩沈毅淵博。體用兼備。沈克剛明決不苟。經術湛深。平日氣味相投。誼兼師友。木爲共治之鄉賢。而黃忠浩兩次率親兵團壯短衣仗劍。追捕於深林密箐中。日行崎嶇山路百千餘里。夜半歸來。又爲旬當公事。調護湯藥。通宵達旦。藥易和平。且少更多事。練達方嚴。年僅三十四歲。家庭鄉黨。無不起敬。主講書院兩年。雖白頭老宿。翕然尊親。此其踐履尤超流輩。實爲畿疆時彥已成之材。此次與沈克剛臂助經營。胥屬著有微勞。並應給予獎勵。倘制軍俯如所請。尙有黔陽縣徐澤淮孜孜求治。篤實周詳。現因辦理此案。捐廉充賞。至二千餘串。值鄰匪相繼蠢

動之秋，擔心尤甚。迄今五六月矣，事猶未了，疊囚滿獄，鬚髮加花。又石橋巡檢陳國珍，多材多藝，聽斷擅長，自五月初六獲犯之日起，至七月二十三其懿回郡之日止，隨同熟審，日坐堂皇，屢次督同緝捕，焚毀窩巢，始終明慎，貽誤毫無，實爲佐雜中難得之員。均應一體獎叙，以昭激勸，而勵來茲。倘荷允行，當補呈公牘。另有駐黃獅洞長勝水師哨弁守備朱朝桂，勤於查緝，首先破案，盤獲匪黨丁黑疤，搜得飄布，嗣復會同兜圍巢穴，老練勇決。又安江汎外委譚仁相，以違節制失機，經鎮鎮訪聞撤革，旋準效力贖罪，隨同緝捕，無役不從，頗知愧奮。該二弁應請一併量與恩施。其尤爲得力之親兵四名，擬請賞給六品八品功牌，該親兵等花名清冊另查呈核。然此以忝權方面，小有舉動，論功行賞，不沒微勞，猶爲一方計也。若名大臣以人報國，留意人材，薦諸我后，使效用於國家，則如黃忠浩、沈克剛者，倘他日踰閑蕩檢，名節有虧，自願具結存案，將其懿同付灰釘，爲罔上謬言者戒。蓋區區之意，與其貽蔽賢竊

位之譏，竊甘受讖聞才疏之誚；平日讀書懷古，尙論千秋，自待亦殊不薄。今者方州小試，任用賢能，夙昔襟期，怍怍在念。旣事機湊合而幸逢知己，一隙可乘，自應盡其在我，以殫疏遠守臣之心力。事之成否，皆有命在非人力所能主宰；但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耳。抑其懿更有請者：明公學道愛人，以天下爲己任，前此輜軒戾止，猥蒙提唱，邊荒盲昧，俗易風移，嗣至靖棚考試，特懸牌示辱，以鄙人政教，激勵州官，聞風媿奮之餘，仰見大君子承流宣化，委曲振作之苦心，益昭忠藎，然而榮持使節，儀同三品，例准建言，凡地方利病人才賢否，珊瑚宏開之外，向得采輯上陳，以廣聖天子之察納。今雖任滿還京，不便再行具奏，而人都覆命，尙可面達宸聰，進其讜論，即不然而告諸岳牧，亦可裨當軸鑑衡。瓜期已迫，滋恐負人，輾轉連宵，伸於知己，因有是瑣瑣之請，幸勿以破格垂青力加提挈，要求無厭，棄而置之。臨穎無任感悚仰望之至。

註：所謂巖子手者，黔陽洞溪木回一帶風俗，歲於龍舟競渡時，聚少年兩岸，磔

石投人相與爲戲，戲無不中，世遂名爲岩子手云。

上前木道但觀察書

屬吏朱其懿謹再拜言觀察蒲圻公鈞坐職事竭蹶久無手疏至門下去冬晤松鎮軍言奉憲台常德行次書爲沅州近事道盛德至善感入肝脾而目光如電閃見未來受知於危疑震撼之交卽寓策勵於青眼優加之際以視揣摩風氣爲文字本無恩怨而誤國是於不覺者尤令衣冠齒冷豪傑動心况襍抱初離異常痛癢能不思舊澤而戴新恩激昂奮發乎以後惟有腳踏實地益厲鶩駘將蠶桑學校次第告成以勉副我憲台當年提倡今茲調護之盛心而略寫盡職酬知之意於萬一惟是迂疏遲鈍力絀於心地方應辦之事挂一漏萬日夜疚懷卽如規復淮引之已將呈效忽爾中止尤覺有孤民望寤寐難安蓋此事以三縣一廳引地戶口百餘萬計之食川較食淮春秋扯筭每斤賞三十文卽每年出入三十餘萬千於瘠郡閭閻疾苦實爲一大宗而淮課重於川課國計亦有裨益旣名正言順事洽輿情故於去秋通稟

迺三奉鹽局憲會銜公牘批准，派人提引，設局試辦。於鹽舫平安到岸，民情異常歡洽。

川販皆改爲淮販，一切相安無事。時忽生波折，至於不可收拾，真是出諸意外。難索解人，說者謂沅復引則有礙於辰岸復引，而辦官運則有礙於商運，辦官運而少淹消，則更有礙於辰岸之稟報。淹事情中變，職是故也。詎不知創議之初，以沅郡向無典當，欲藉開岸機會，招商開當遲之久而應者無人，於是始議試行官運。然即申明試辦數次，見效之後，仍歸商運。有案可稽，任其難而爲之倡，便民裕課，並無攘利之心。設有提及此事者，仰懇憲台代爲申說，以圖設法挽回。總之其懿孜孜業業，竊不自諒其愚者，祇以忝權瘠郡，勉竭愚蒙，欲於地方稍有裨益，實無一毫私意於其間。天地日月，實照臨之。憲台兩巡辰永，澤偏苗裔，官民深三至之思，婦孺卜重來之兆。又其懿下車初政，皆會稟命而行，洞知原委，用敢不揣冒昧，瑣屑尊嚴，無任皇遽引領之至。創辦沅水校經堂情形，黔陽最爲踴躍，麻木瘠區，芷江雖首善，而成事綦

難。昨奉議准籌款，現正上緊，分別辦理。惟以前口舌是非定而刁民寬議，邪氣潛滋，暗長。且敢狎玩之漸，恐不能不明刑弼教。良非素心，是皆由其懿不學無術，欲以德禮導齊而無其具。鵝梁貢乘朝夕戰兢，尙望訓誨。時加俾遠咎戾。張姓搶案，聞已弋獲。黔盜多名，沅屬託庇安靜。芷江鳳凰優行生譚鳳章，熊希齡公課屢置高等，今年奉調湘水校經堂，飭令趨叩門牆。日來計已上牘起居，載蒙陶冶。春風貽蕩，台候咸宜。白雲在天，思慕無已。累月以來，錄錄少睡，兩日起翳流淚。草率具狀，惶悚萬千。屬吏朱其懿謹狀。

復督銷局王觀察書

蕪農大公祖方伯大人閣下。敬肅者。奉批移。並承鈞諭。仰荷推誠獎勗。溫語拊循。相知之雅。感入肝脾。伏維籌策宣勤。與居晏福。嚮蒙過聽。採擇芻蕘。即日遴員提引。立予施行。具見大君子一言一行。入木三分。雖小試鹽鹺。亦見措施宏毅。欽佩莫名。月之十日。穗舉大令抵郡。後四日。鹽艘全數到埠。途次平安。大慰人意。察看鹽色。比較市中價值。決可暢銷。迺近奉臺檄。應俟後命。忽起波磔。殊非出自意中。用再據實陳請。統候核議。鈔呈稟稿一合。併求鑒察。

致武昌府李書

香垣仁兄觀察首臺大人閣下錄錄久無親筆信，春和景明，承政通人和，一切如意。其謏迂疏寡效，竭蹶無狀，去秋中丞公閱兵，先到西路，臨境時以劣生誣控，勒捐校經堂經費事，驟聽一面之詞，大相牴牾，又無紙不收，以致刁風復熾，嗣巡南路回，相形之下，始漸省悟，今似息怒矣。然是非定而刁民不辦，善何以勸，惡何以懲？且動輒以例繩人，蓋於造律本原，本未了了，人卻長厚，但不免剛愎用事，兵事尤非所嫻，南撫一席，本不易爲，以後改絃易轍，或有濟也。其謏於去冬不合時，本決意求去，現既挽回，欲將學校蠶桑二事，一手告成，仍盡力爲之，園法蕭規曹隨，守而勿失。規復淮引事，以郡屬丁口百萬計之，食川比食淮，每斤約貴三十文，每年相去三十萬千，癖郡閭閻疾苦，實以此事爲一大宗，課稅川輕淮重，於國課亦有裨益，旣名正言順，又事洽輿情，故於去秋通稟，乃鹽道始則派紳提鹽，專札委辦，繼則全不認賬，無理取

闢而鹽院意見竟與鹽道不約而同，真是物必有偶，成事之難，可勝浩歎。昨見南皮公批閣下拆橋稟，南皮爲國興利，閣下爲民請命，各有其是，俱屬不凡，大擴聞見。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頗似范文正當年；然文正晚年，事多拂意，執事旣志同道合，自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事之不合，昔賢固有之，不足介意。頃奉南皮通飭，新設兩湖書院，沅州檄調五人，並准多調數名，其懿以李生永瀚等六人應命，大半皆出昔時門下。該生等未嘗遠遊到鄂，人地生疏，其技藝恐亦不足與新治高材同日而語，提攜襍抱，一切仰仗舊父母顧復，千萬拜託鄙狀，進季生等細問之，可知其詳，手此奉懇，祇請勛安不盡。

復張雨珊書

雨珊世先生執事。五月初二，拜手告，敬悉。壹是試事初竣，倦甚，歇息旬日，嗣室人病，嗣合家病，迄今服藥者尙十數人，而內子病大累墜，蓋時症愈，而木原大壞也。此間事，因再公掛牌，雖未到任，人心爲之一散，幸學使者按臨，學校頗見效驗，歲科兩試，經古制藝兩場，各學冠首生童，皆出門下。進士孝廉公所取前列十進四五，十進五六，國子監生所取，竟進九成以上，合覆終場，文題爲君子學道則愛人，詩題問俗方知太守賢，門外漢媿不敢當，肄業湘水校經堂之危生道乾，經義四場，老考第五，則似沅水校經堂初開門徑諸生，確有可造之才。試場之整肅安靜，據使者云：考過各棚，此爲創見，迂闊苦心，皇天不負，誠哉君言之中肯也。現在人思嚮學，風氣大開，自當咬定牙齒做去。蠶桑事今年續購浙桑二萬四千餘株，發屬栽種，並推暨靖晃二州，將來洪江最先見效，以經費足，而董其事者，湖州人也。此間今春，以浙種蠶飼土

桑葉做成繭子，光潔潤澤，用浙車繰出絲來，較土絲不啻天壤。明年以湖桑葉飼浙種蠶，出絲更應良美，大約比衡州者更好些。由於土性相宜，六弟媳曾養過衡蠶者也。今冬定議，再買十萬株推廣。二五年後，遍地皆桑，其利不可思議。惟開當之舉，成而復散，而論地方情形，決不可少。總須設法開設校經堂經費收齊，定以一萬發當生息，必不得已，只好向省城領公款，暫藉之開路。到成功後，存款就多。蓋現在民間取慣重利，有錢者皆望典當之不成，若能勉強開成，重利不能放，自然招上門來。到郵時，公款即可拔還。淮引如能規復，爲益地方，不可限量。固所願也。另紙奉復。俟內人病稍減，即須下鄉籌校經堂經費。新撫勸精圖治，固湖南之福。惟例木子抱得太緊，則鄙人所爲無一合例。合例事有實際者，實屬寥寥。即站籠一項，聞將厲禁。此事於內地或者相宜，僻遠州縣實不相宜。蓋離省較遠之地，稟牘往還，曠日持久。土匪惡棍，黨羽滿肘腋，若須請命，望礙不可勝言。去冬黔陽爲正江拿到光棍何大毛，正

江以甘差迎提，黔陽以甘差護送，出城氣象不對，仍回黔署，是夕劫獄，令典上房屋上匪人皆滿，幸黔陽快班向來出名，皆短兵相接，居然劫去，搶回登時站斃。次日短衣花兜肚人，城內外滿街走，人心惶惶，適懿以覆審盜犯至縣，官紳失色相告，當時將盜犯斬決四人，令毅安營護勇擺隊護衛，人心始安。匪黨頓散，其實斬者劫者是兩起一時，權宜藉以鎮壓人心耳。記得三師伯是癸丑君，有年誼投契否，何不一言此事。碌碌者儘可遵照，所不便者，實心任事之人。去冬，懿單騎巡行，訪拿到會匪四名頭子田漢臣，即係取供後發縣覆審，受其害者供出十九家，例應傳受害者質審，懿並未傳審。當時站斃地方稱快北鄉，頓安靜。十九家者，若照例傳質，一方雞犬不甯矣，亦未稟報邀功。蓋地近川黔，雖無利害，如湘潭益陽龍陽朱亭等處者，山堂香水實繁有徒，命盜奸拐都出其中。若按部就班，照例懲辦，劫獄既可慮，株連亦不勝，誅斬絕了當，雷厲風行已辦者昭炯戒，不問者安反側，似覺權而得中，豈不知明

正典刑，光明正大，無如一生枝節，害未除而反獲愆尤，則不如顛預不問，博慈祥之名之爲得也。因地制宜，不易之理。台省所視爲不可者，想係以前所見情形當禁，若論今日湘省邊隅，不覺其可。我朝制度周密精詳，而吏治日見其弊者，竊以爲病即在是。漢治之近古，初僅法三章，繼亦網漏吞舟之魚，所以蒸蒸日上，今日爲臣子者，既不敢更張成法，又不能獨出心裁，惟有執中處置變而不離其宗，使活動一分事，有一分實際，庶幾什一千百，稍稍治安。且明刑所以弼教，是教爲裏，而政爲表也。但教非法令滋章，要在以身作則，放言高議，不合時宜，聊與吾師之子言之，猶是風雨名山，一堂問答結習也。六弟隨龔丈去寫摺子，四哥久無信，大約仍宰江山，三妹流離顛沛，苦不可言，小舫事可了而尙未了安，去春弄瓦，今春痘瘍，其太君走四千里，隻身相投，事事循規蹈矩，可敬可憐。中秋仍須回無錫，周葉封得風病，忠臣之後，一髮千鈞，乃翁忠骨尙寄楚雄破廟中，如此下場，天不可問，理不可解，埜秋房考俱無

分咄咄怪事，聽侯仲友，俱得壹意讀書，真是好福氣。回首我輩當年，何能得此寄語，努力此頌近祉，並敬潭弗。

再沅州本淮鹽引地，恢復淮網時，想會議及，大約以灘河險惡，商人裹足，或曰當時苗疆不靖，故未開岸，然亦間有自辰常洪江販來者，買價三兩一錢，賣不過六十幾文，層遞摻雜，醃肉則醃，醃蛋則心黑味劣，醃菜蔬而酸澀，向來淮鹽一斤之力，可抵川鹽十二三兩，攪雜愈多，鹹味愈減，故黔陽以上，運程漸遠，費漸加，民甯食川而不食淮，前數年，市肆尚有賣淮鹽者，近來榆市以上，少有矣。然川產當天寒雪凍時，路挑手逾越險阻，行路維艱，每斤輒漲至百二三十文，前册去正，懿初到任時，連旬雨雪，上等鍋巴鹽，每斤漲至百三十六文，而穀價石易錢四百五六十文，至五百文極矣。穀太賤，鹽太貴，吾民交病，曾有巡場絕句云：「緩轡郊垌歷幾邨，相逢盡是趁墟人，細詢米價便宜甚，穀賤傷農困小民。川鹽如漆貴于金，石穀才對四五斤，欲爲閭

閩便生計，減淮有論待重中。蓋以前提調督銷局時，嘗議減價敵私，恢復各引地，臺長潭公意以辰州專岸，票報淹消，澧州減價敵私，有名無實，立法皆未盡善，雅不願開拓，故鄙人到任稟，雖曾提及，究未議行。今湘鄉觀察來，素聞有手段，諄示云：所見略同，大愜鄙願，此爲識時務不可失也。攷湘岸老額，歲銷廿二萬引，乾隆四十八九等年，溢銷至四十六七萬引，厥後兩次整頓，見效惟鈞，中興改章以來，年不過銷十萬左右，文襄還鄉之歲，算銷至十二萬引，實則以西平觀察迎謁時，誤報在前，退而省其實不足，迺以次年春網銷數補之，然則何古今之不相及，是貴有治人也。今也試辦，要義有二：一在整頓鹽色，非餘東呂泗兩場鹽，不令來，毋使攙雜。一在轉運得人，擇樸實耐勞，熟灘河形勢者，領運疏銷，其人也，非結實解事毫無習氣之官紳，不能勝任。蓋發軔之始，旣不以法令緝私，除一示曉諭外，名則行官鹽，實則以商賈貿易術行之，不結實精明，何能見效。俟試運一二次，事有把握，再設局開岸，添

票入告。以上辦法，我言之，我能行之，即請責成沅守辦理，倘有乖錯，惟守是問。澧州減價敵私，記得每斤四十文，即請照章認繳，繳價限期擬暫定四月，以領鹽之日爲始，如商人肯派人同來，則隨收隨繳，不必拘定日子。淹消之說，歷險灘十餘道，不能保其必無，然決不至如辰岸之票，票報淹，按尋常過境重載失事者，固亦有之。惟沅城黃同興羅舊廖高飛二家，貿易辰常各處，數十年從無貽誤，攷其故，則運脚比市價加二，裝載照船身八折，舟求堅固，水手船戶，必精必良，懿運漕通倉，亦以此法行之，故南漕無顆粒漂失，米色之佳，爲海運以來所未有。事載丁丑七月京報中。此係試辦之初，笨人見解，實事求是，將來設局開岸之後，爲久遠計，自應鹽歸商運，然爲數一多，鹽色轉運兩端，必不能如此精潔，却總不宜過於低雜，此層當著爲令與鹽商定約，庶不至日久滯銷。沅那郡額銷數目，底卷散失，無可攷據，惟黔陽縣志載歲完鹽課二百三十引，芷江載歲完鹽課二百三十一引，實則當時並無水販，至漢口

領運，皆從洪江市零星販買而來。按三縣今日人丁六七十萬計之，而絜鉅於官私並銷之湘鄉湘潭等一大縣，每年二三十票，似可銷得，若商能永遠整頓鹽色，並可透銷鄰沅各黔境，此有疆界，却不可形諸公牘。晁州鄰玉屏之龍溪口，黔陽鄰青江天柱之托口，每集二三人，即此二處透銷之路，已屬可觀。至川粵私來路，皆係零星肩販，現錢交易，無牙行經手，將來淮鹽暢銷，賒賵期限，在所必有，而蒂欠倒騙，風土人情，與下遊迥別，只要用人得力，可無慮是。即偶有一二大塊文章，絕無僅有，爲數無多，川粵兩私道里來路，另單開呈，拙見如可施行，奉復後即具文遣在任候補知縣經歷汪斌，儘先遊擊熊兆祥，赴省局領憑轉至岳州，或常德揀領超，檔鹽一票，運屬境，隨地售消，相機試辦，如當軸老謀，無須小試，趁鄙人在此，即行開局開岸，則地方官亦當竭力照料，彈壓疏消，決不作壁上觀。蓋太守之意，但望百姓免食貴鹽，商賈悅而願藏吾市，別無一毫私意於其間，統俟熟商速復，並致意觀察公閣下，朱

其懿頓首。

又致張雨珊書

前日排遞一函廿三四計可到省，所議事以利論，厚於他處，因灘河險阻，人皆視爲畏途，故擬官爲領運一二次，任其難，考其實，以樹之準，然後再招商運，惟作爲輪銷口岸，恐又以灘河之故，而不盡願來，能招一大手筆，有見識而年壯盛者，來做專岸，則不但本題有好文字，地勢扼要，題外文更頭頭是道，攬其全而抉其蘊，可以步武陶朱，地方亦因之活動富庶，以前張黃營，專岸開辰而不及沅，想因同治中苗疆未靖，逼近鄰氛，故置之也。今則時移勢異，試陳其梗概：按沅州當雲貴水陸要衝，爲入楚第一口岸，總督巡撫駐札時，熱鬧可想見，澧水自黃平發源東趨數百里而至明山之陽，巖壑開朗，紆迴幾曲，環抱郡城，若君來掌羅盤講風水，必不惡；兵燹後各樣行店，無帖無資，僅係小木營生，列攤成市，大腹買過而不留，若有有力者登壘，斷爲之開創之利十倍後來，而土產穀米雜糧桐茶花生油秀油菜油黃白蜡麻漆梗柚

杞梓油杉南土皆可運赴下游，爲鹽船回空壓載，腳價輕而獲利更重。又鄰近十數廳州縣，除黔陽外無典當質當，小押當閩借貸，取息出乎情理之外，三四分起利是最輕者，絕無僅有；邊鄙民生，呆拙蠻蠢，較諸內地，真是可憐！貧民借貸，錢則大加一至二三四不等，穀則斗還斗五者爲常，監犯私押，每月大加三，三月期滿，民間有私押者三分至大加一不等，非熟識者，無門可告，若能開設典當，質當既獲利，又便民，士大夫爲之，亦爲得體，某去秋曾擬招親友來如營天津紫竹林故事，半年之間，開闢成市，嗣以此席補人，繼且卸事，遂作罷論。今有行鹽事，鹽商之力能爲之，是一絕好機會，大可連類推行，但專岸則日久事壹而全神貫注，如太守之孳孳爲地方計，而無歧思旁騫也，請與觀察公轉致於諸商紳，務必推波助瀾，於事有濟，爲益無涯，再邊界知府，比內地隆重多多，呼應較爲靈捷，鄙意將來設局，即委知府督銷，只由局派委紳小委員司事，無須專派總辦，知府既有岸費津貼，無須另開薪水，鹽課

商本定章勻繳銷完一票解一票之課前後任接手專案交代倘有虧空照本省州縣交代例無督銷總局咨明藩署交代清楚文書不准謁見差委奏咨立案或稟鹽院督撫立案如此辦法縱有虧空知府職分較崇廉恥斯重比章月帆輩較有撻拿此爲督銷局永遠計非今日龔公自爲計作俑今茲受罵後任然老例地方官緝銷處分甚嚴亦是復承平之舊非盡見好老世兄也

復會辦沉局委紳王大令書

穗稟仁兄大人閣下久耳清芬將同朝夕頃披手告備荷注存卽承李郭同舟清平協吉企行旌於沿路已遞剝於雄溪不日西來計程東望弟邊州權篆非分濫叨欲與利而未遑願同心之結契指占星聚盼切君來楊都戎到郡藉諭鹽舫起運迅速平安布置周詳莫名欽佩查此次試運鹽舫爲數無多本不敷分售惟事係創始試辦之初雖官私相較優劣迥別價目懸殊日久必呈效驗開場銷數能否暢旺尙無把握而灘乾水涸續運漸艱總應早爲定議擬俟台駕至卽請飛運二批俾免停消待引局房已租定天王廟瀕河扼要豈是便宜現在估工起倉由楊都戎一手經理料價廉而工程小所費無多都戎老成諳練諸凡草創洵爲得力之人惟鹽舫須分段售消黔陽爲郡屬一大口岸而處郡城下游擬請閣下過黔時酌提二四十引起棧存儲俟擬定章程再行設局開戩此間襄辦擬薦明山院長黃澤生忠清品學兼

優一郡之望，年未四十，而通達沈毅，舉措不苟，在邊徼縉紳中，尤爲傑出。渠本籍隸黔陽，該處公事，一呼百諾，現已因此事先期回縣，察看大略，敝處一切情形，執事抵黔時，可往拜細譚。該處官紳，均可一拜。應拜何人，請澤生開一單子。弟莅斯土，皆與此君共

治。茲有恢復淮綱，定議時所有擬用擬薦之人，雖詳具原議覆函，不知省局已否函告尊處。而此君之賢，把臂便可見一斑也。凡政令初行，物議人言，在所不免。是貴不爲搖動，靜以鎮之。此事當初，以爲弟雖權篆，實缺到任無期，爲日尙長，故決然擔當，允純公而爲此。昨中丞公閱邊到境，因案齟齬，雖皆無成見，日久自明，而旁觀之浮議，淺見之揣摩，目下情形，因是或且稍碍。又聞九師出缺，純公公事，亦恐不能如以前順手，幸共立於大中至正之途，彼此事事腳踏實地，同經折挫，並耐風波，苟利國利民，雖摩頂至踵，亦所不辭，況乎不至此，而悠悠之言，無足爲典要哉！

再致新任嚴太尊書

敬再啟者：弟前以創設沅水校經堂事，開罪大中丞，當時揣測，必有非常責備，早已置此身於度外；嗣因拏辦會匪事，初有違言，繼聞許可，方謂事已轉圜，感深知己，窮日夜之力經營職事，以冀毋負相知之雅；乃竟有大謬不然者，明知弟因公虧累，驟令臨考交卸，是憲意必欲與某某爲難也。人生遇合，通塞有數，夫復何言！惟此缺本異常瘠苦，欲作地方公事，全資卷費挹注，所以前屆卷費贏餘，儘數充公，通稟有案，現在公私交迫，不收考萬難過去，當欲帶印進省直陳情事，聽大中丞之所爲，旋得省友信言，聞諸汪小樸，云：「閣下爲人似劉小圃。」小圃長者，君子也，必不爲己甚，因作轉計，而商之於執事，若稍緩入境，改期五月初九接印，俾弟得收歲科文考，留武試以待君，則弟事可勉強敷衍，而縉綬之期，仍不出四月節氣，於閣下來日方長，遲旬日到官，亦無妨礙，倘蒙惠允，所願全者甚大，非僅弟一人承情，用特推誠相懇。

設未便准行則君本奉特旨簡放人員不補合例之永辰優席而偏遺不合例之著名苦缺來者已失熊魚去者猶欲強分雞助自問亦覺不情祇以實逼處此不得不委曲求全亦庶幾爲下不倍之道惟通籌示復爲感至舊令尹之政不論可否通融必傾腹相告決不以私謁之從違而秘宣其民隱况痾瘵遺憾有待於後賢之補救者屬望更切而奢乎嗚呼世事多嶮巇廉吏不可爲方正難容而江河日下前車之鑒可慨也夫

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致錢子宣書

故人子朱其懿，謹再拜宣公父執尊。右長沙伏處，厚我窮途，守郡無狀，好音斯闕。便水少府來言，長者思念之切，期望之深，感悚眷戀，迸至交集。因錄舊作爲屏幅，寬寄左右。冀縣諸坐末，舉目相見，如侍杖履，而道家常，猶是當日飲食教誨。朝夕追隨景象也。嗚呼！親愛之意，耿耿於中。子弟成行，依依在列，不蹈有過之地，永結無疆之驩。庶幾慰藉，敬以寫藏。夙昔籌蠲，水設電澧州。此中顛末，微得端倪。見在南風不競，東作匪時，止宜朋從遨遊，消磨歲月。嗟嗟！獨彌大臣之斃，偏蒙不韙之名，記騎驢而過我，憶捫蝨以何人？豈謂熱腸，翻資吏議，且共歷風波，獨摧豪傑，吁哉書咄，夫復何言！蓮舫云：大弟納粟爲官，是爲磨練計耶？何基址之卑也。其懿十年不字，一擲忽盧。到官後條陳七事，屏室家之樂，絕朋友之歡，晝夜竭其愚鈍，冀效毫毛。迄今巖罨旨味，禮讓粗聞，學校生徒，氣誼相尙，植柔桑於牆下，蠶織肇興，親伐鼓於樓頭，萑苻手

靖撫兩漢循良之盛，媿平生經術之疏，以行絮言，求十得五。惟淮網旣復，忽阻上峯，
柴戟遙臨，適貽話柄，徘徊獨立，吟詠自娛，毀譽之來，馬牛皆應。第遺憾溫生之聘，玉
鏡他投，而劇憐任昉之孤，葛輟同著，識因緣之有定。幸井臼兮能操，感情義於西華，
實照臨夫天日，儻俯首畢世，青眼空垂，設立足有方，赤心具在。噫嘻！長者駿馬失途，
老驥嘶櫪，黃鶴舉矣，青天廓然。回頭人事之折磨，拜手玉成於患難。此竊向知我者
哭，不能索餘子之笑也。夫靡初鮮終，詩人所戒，疏節闊目，生有自來，却勿以尺一之
未通，而謂有世俗之故態。圍帶頓寬，聞公瘦損，我頭漸白，攬鏡旁皇，新寒承起居樂
易，家室平安，不盡欲白。

致薛叔平書

叔平老弟英鑒：疏嬾相埒，彼此久無消息。『慣遲作答愛書來』，是驤公故態，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磅薄之氣，化而爲人，不誕生幾個勤快人，偏偏又添一疲頑無狀如老朽者，曰叔蘋居士，咄咄怪事。其謔十年屏斥，不齒於人，嗜癩逐臭，厥維執事。然而君言句句道著痛癢處，洵知我者。形迹雖疏，一舉動皆覺有叔平在我左右，不能忘也。便水少府來言，君近狀甚詳細，上台器重，差委絡繹，自是好消息。第天生君才，盛年坐蝕，甚不合算。縮綬之說，杳無影響，是歷資未到耶。抑係有鑒於尊公事而不爲也。鄙意瓜如未熟，自應聽其自然，蒂落斯取。因噎而廢食，大不可也。竊嘗見江浙各省名場時彥，鄙以就優差，辭地方責，爲得計。謂省事而便於身家，此其旨趣，非是。於君尤屬非宜。才學年齒，均不應作如是想。尙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庶幾相知之意。其謔三年蠻郡，竭其鶩鈍，冀補毫毛，才力俱絀，動輒得咎，但愚誠所積，平心自揣，往

往獲助於天，而不理於人，然輿人之誦，是非具在，長官政令，若合符節，俱有其人，畢竟不冤枉，所恨自家無真實本領，在位三年之久，上未能市易飲羊，次不獲舍來儀鳳，雖斤斤教養，風氣僅開，仍使地有遺利，民陷匪彝，反躬自問，實覺素餐非據，顯著昭彰，每於天良發見時，實而按之，首低顏汗，固未敢亂發牢騷，亦無可怨張怪李，惟有以勤補拙，旦夕孜孜，在任一日，盡一日心血，禍福利鈍，置之度外，後任嚴太守，與再公同郡，其人性情，聞甚長厚，望爲探悉，飛示緣此間略有興作，折挫頻仍，事俱未了，同異之間，大有關係，以便相機交代，此行爲身家計，無益而有損，老六老七，亟欲爲尋一館地，以資津貼，聞振字營于鎮軍處，文案書啟兩席，每年四百金，得之不無小補，擬求養源觀察一薦，而君爲之助，老六不日由衡回省，望帶領一見，如此席業已有人，不知湘水校經堂商籍肄業生，尙有空額否，如可入彀，不謀食而謀道，眼前雖不得力，後路有益，實取徑之正也。老六近兩年學業頗有長進，惜根柢太薄，成就

尙早體氣太弱性情太要好又爲少子體父母意素愛憐之習氣未能盡無如能留
省望遇事照料糾正此頌近安不盡。

致麻陽縣呂書

慎伯老伯大人尊右：前接差至山塘，滿擬可以晤教，嗣知爲庶丈辭去，未獲把臂，爲悵。比承近履冬隆，如頌爲慰。前聞世兄，先至省者，皆抱病；邇來長者已得信否？庶丈曾言及此。六舍弟其惠隨至滇中，俾資歷練，寫摺其名也。庶丈精神比去年大健，此是好氣象。日來天氣大有雪意，恐須在黔省過年。劉大令尙未見到，尊處有信否？敢者姪創建沅水校經堂，久遠經費，須從地方籌款。中丞通飭，尊處想已奉到，或助資置產，或割畝輸租，或就地方向有公款抽提，不拘一格，應聽自行詳議，擇善施行，大致以不滋擾，少流弊爲要義。貴治公正紳士，姪所知者無幾，茲繕寄諭帖九分，告示八道，印簿六本，敬請查照會印轉發，底稿二分，一存冰案，一判印，擲交原差賚回備案。并乞即日傳集諸紳，提倡勗勉，迅速籌定，儻人數不敷委用，即由尊處遴選加派。姪即日赴黔，芷江亦即日開辦，擬明年開印後，親詣花縣，面商一切。

再校經堂籌款事，前府考時曾集三縣在郡送考紳士會議數次，皆甚踴躍。現在開辦，尙望提綱挈領，鼎力爲之。明知交卸在即，以我公久於其任，紳民信從，仰仗將開場鑼鼓，打得熱熱鬧鬧，後任便易於集事，亦即增去思之一事也。

致黔陽縣徐書

簪圍老兄大人閣下：廿三早，遽送饗帥，未及與君別，甚悵惘也。比承近履孔嘉，爲頌。爲慰。弟與禮齋送至大魚塘，廿六夕回郡。校經堂久遠經費，須從地方籌款，或助資置產，或割畝輸租，或就向有公款釐捐抽提，不拘一格，應聽自行集議，擇善施行。大致以不滋擾，少流弊，爲要義。貴治公正紳士，就弟所知者，派委諭帖十五張，告示十二道，印簿六本，即請會銜轉發。底稿二分：一存沐案；一判印後，即擲原差賚回；並希傳集諸紳，提倡勸勉，迅速籌定。儻人數不敷委用，即由尊處遴選加派，弟擬將署中積牘，料理清楚，不日赴花縣面商辦法，大約初十左右，必可到縣也。

致黔陽令徐書

簪園仁兄大人如晤：前日下午奉兩環章，藉悉壹是。水仙溪案，本擬黑辦，因人數較多，情形重大，故欲通稟。初次憲復書中之意，誠爲爽快活動，所慮者上峯循例，或再有蜚言媒孽，遂成是非。弟固成敗利鈍，向置度外，若累及閣下，殊抱不安。今初復之意，所見略同，黑辦未始不可，且長脚蚊子昨已經親兵會印金等拿獲，是此案首犯已獲過半。長脚蚊子，毛子雲花娘，初花娘油香保弟，起初兜拿諭示，均以此五人爲指拿之人，事後又添出袁冒冒，亦爲開窩人，即以供詞按之。吳半仙唐瓜子客添此二人總計瓜子客。陰解黨羽暗通消息，均是此人，應初二夕本拿住，初三早晨放去。應

在自首之例，亦已過半。此係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現在稟亦可，不稟亦可，再行熟商可也。茲將毛子供送上，乞照收。弟懿頓首。

五月二
十五日

致黔陽令除書

簪園仁兄大人如晤。二十九日奉手告，並會稟稿，敬悉壹是。稟稿甚妥洽，惟長脚蚊子已于二十八日由弟判決，先行正法梟示，則情形自當說重，即就原稿將情形加重，并改爲弟與君二人稟，免得往返畫諾之煩。此係鄙意如此，向不解例牌子，只曉得實心任事，準情理做去。然上行之件，不得不略就範圍，則應改之處必多，望與老夫子黃澤生共商改妥。總求一是，萬勿將就，膽真後，即由尊處送敝署蓋印，如可專用縣印，不蓋府印更快，便用五百里釘封排遞可也。如須指前日子，似應填五月日子，則專人走小路去爲是。此頌近安，不縷，弟懿頓首。六月初二日早。

附供四紙，明日當將已獲之犯全數解來，現尙有一犯供未問。

致黔陽令徐書

簪園仁兄大人如晤：昨早覆書並稟稿，昨晚計可到。續獲各犯茲解上七名，希收審。易老四張連秀情形似較輕，然決非好人，則確而又確，望再加研訊。尙有袁冒冒患一名，留此識認，續獲之犯，現解來之彭野木由石門獲送，團丁二十名，賞錢二十四千，捉獲之勇，賞十四千，大加忝忝蔣家冲送來賞錢二十千，楊宗刁胡子楊連邊胡子差拿到每人賞十千，易老四本團提交差，張連秀亦捉得，便宜此二犯，無須賞，即

頌刻安，弟懿頓首。

六月初四日昧

附連邊胡子供一紙，又七妹娘復供一紙，此即雷家坪開窩婦人，即君前告弟有二媳二女者是也。其實只有一媳一女，其夫爲該犯婦嫡夫弟姦夫，雲花娘趕出別居，一十六年故人謂之寡婦，其實木夫曾到案，一苦腦子也已開釋，前獲之彭才喜係差勇同捉，如賞錢需差勇均分，此犯角色不大，不償儘可使得，弟

連月患腹瀉，昨今兩日大劇，而起協台有專足書來促弟回郡一行，懷化土匪猖獗，正江西鄉亦有搶案，及傷二十餘人之命案，現約澤生來代爲招呼，于辦匪辦捐均大有益，弟聞其家有喪事，如在城望促之來，倘澤生不能來，而賤恙一時不能愈，恐須勞駕數天，不知可以撥冗否？

復黔陽縣徐

適奉教言，已悉。壹是貴縣汎兵無多，本不足恃，但托口一帶，簪夫游勇，數十成羣，猝然移防，恐宵小生心，乘機搶劫，倘有事故，更足以驚駭人心。現已致書關松岑，請其另派哨官一員，率健勇五六十名，攜帶洋鎗子藥，迅赴縣城駐紮，以資鎮壓。想可照行。外間人言不足盡信，若探訪的實，即擇水仙溪要犯罪在臬示者數名，先行正法。若輩自無所施其技矣。倘上峯詰責，第一身任之，決不令閣下受過。我輩處此等事，必以鎮靜出之。稍有驚惶，則民氣一渙，必至不可收拾。然以閣下之定力，固不患此也。

復黔陽縣徐

惠書暨稟稿併悉。會稟慮事周密，不厭精詳，欽佩。欽佩鄙意尙擬竄易數語，另錄一通奉籤案。其中有無妨礙，仍乞賢嘉酌定繕發，總以不拘牽形迹，說牢實話爲要義。此案先經閣下訪聞，本非失察，若有諱飾之詰，可歸弟處稟明，我輩做事步步腳踏實地，毀譽之來何損何益，固無妨也。十四五等日，先後拿獲吳半仙、袁雲花、袁興發三名，當飭石橋司提訊口供，均直認不諱。昨并袁冒巖、陳老喜等，通共五名，點交差役吳坤押解赴縣。其中惟陳老喜一名，屢次狡供，經袁鄧氏指出，狡辯如故，後被袁興發認識，始俯首無辭。緣該犯身受重傷，未便研訊，故未落供耳。沙溪李姓囑其田主段紳，委曲開導，寄口信手諭，而不派差勇，三次往返，終不敢出首。昨將長脚蚊先行正法，招來行次具稟，其人本誠樸，又贅婿而單居，故畏葸如此，諒不再告。原詞寄閣歸案與否，胥聽君便。袁毛子、陳高架子數犯，尙無確信，弟意在必獲，所謂去

惡務盡也。聘侯病已全愈，兩處捐款，務飭力催石橋司陳巡檢管犯訊供，明白穩練，熟悉情形，頗資臂助。比來弟嘔痢不止，病莫能興，尤倚之如左右手。尊處每年例饗紳耆，理宜襄事，聞於廿八日舉行，可否命聘侯代勞，即希見覆。

致黔陽令徐

前聞府親兵有在縣茲事者，僅予薄責，核其所犯，微幸多矣。用此輩意在以毒攻毒，原無一人安分，當招集收錄之時，須三令五申，多方訓戒，而獷野之性，能稍稍改行者，十不二三，既悍然犯法，惟有凜然執法以治之，絕不寬假，俾曉然於三尺之無私。庶既犯者有所戒，而或有以儆其餘也。以後切勿瞻徇。夏間正江丞李蘭伯因親兵施放洋鎗，子落衙署，當下嚴加詰斥，一面函告幕友，弟服其有作用，出之於佐貳人員，尤爲難得，曾委例差以獎其才，苟寅僚大家如此，則耳目衆，而顧忌多，若輩因之歛迹，繩之適所以保全之也。陳高架子陳疇子蕭宏友三犯經歐陽朝蔣六毛等，費三月工夫，居然次第弋獲，重賞之下，信有勇夫。茲將三犯并供詞發縣驗收，覆審後，即作爲尊處拿獲，單銜通稟上峯，以冀委弟覆審，免得省中委員節省費用。此案首脅併計獲犯已近八十名，可以就此結題。惟自夏秋以來，滿獄纍囚，鄰氣四動，重煩

執事殊抱不安。而前次落黔見執事腰圍銳減，鬚髮加花，心猶耿耿然，決不敢埋沒賢豪藏人之善。前學使張公回京過鄂，已將君與在事者勞勩，覲縷萬言，懇其轉達南皮，聲請論功行賞，不日當有公牘來沅，行取事實。府親兵與縣差拿王天貴，拒捕格殺於碧湧寨托口一帶，蔣巴秋兄弟亦經親兵等拿獲。貴治下游東北境固已大治。上游西南境托口鐵山廟一帶匪痞，似亦略足以資震懾。官雖勞，而境內粗安，固所願也。正麻兩邑亦應擇尤懲治，而禮齊慈祥潤生將去任，均不能爲所欲爲。僅由府親兵拿得正匪張益壽、麻匪田帕子置之法，略示勸懲。正江東鄉與麻陽交界之落溝山油麻冲蕭姓匪徒，恃其貧遠險固，而作惡幾與水仙溪相等。昨派親兵防勇捉拿以去人較少，竟敢公然拒捕，官紳且爲說情，尤覺解人難索，而可爲怪異者也。

十有七年十
二月初八日

致關松岑書

逕啟者：本日據黔陽縣徐令稟稱：「探得溆浦縣本月十八日有會匪滋事，焚燒衙署，劫去罪囚，并殺死丁役數人，田千總帶兵彈壓，亦被砍傷等因。該縣與溆浦連界，鄰邑有此風聲，平日猶須防範，況刻下正值破獲水仙溪匪案，其徒黨紛紛四散，即弋獲羈禁者，已有廿餘名之多。縣城僅營兵數十，此外一無足恃。查托口地方，貴營現紮一哨，擬請就近移駐縣城，庶幾宵小氣燄，稟請弟處轉商麾下，尅日酌量派撥壯勇，星馳下縣。」等因前來。弟思托口一帶向稱不靖，若猝然移防，恐該處痞黨生心，乘風搶劫更多一番周折，不若轉請貴營另派哨官一員，率勁旅五六十名，兼帶洋鎗子藥，迅赴黔陽縣城駐紮，則聲威愈壯，爲此敬請查照施行。

再啟者：溆浦土匪滋事，此間久有所聞，傳言不一，未甚諦當。本日據徐令稟報，云有四五百人之多，則其勢亦不小。查安江市距溆浦縣城僅百餘里之遙，儻該匪竄逸

入境，必須協力兜拿，貴營駐安勇丁僅止三十餘名，殊形單薄，務祈麾下添撥兵丁六十餘名，以足百名之數，并携帶洋鎗子藥，迅速來安，藉資鎮壓。如果該匪不散，而裹脅日衆，則弟當帶貴營勇丁輔以團練出境，防堵迎截，爲此商請查照施行。

致三院長暨幕中諸賢

昨六舍弟來道諸公意謂水仙溪首惡既獲，身受重傷，不患逃逸，俟奉批懲辦，順理成章，切不可先行正法，設或憲批不爾，臣旣斷者不能復續，何以處之？當不自尋煩惱，頹曉道理，本擬恪遵旣而澈夜靜思，待罪邊州，以愚戇故不獲乎上，猶欲勉強辦事，自應慎之又慎，格外小心，惟此舉擬議半年之久，纔動手，實燎原之是慮，非得已而爲之。然旣挺身出頭爲民除害，渠魁斯獲，受其魚肉者，衆目觀瞻，歡忻鼓舞，謂官長之除暴安良也。又慮徒黨之變生肘腋也，日夜引領，望正典刑，以平其怨恨，又不知其幾千萬也。倘高峯批真挑剔，因而掣肘，豈不有孤民望反負初心，且案情重大，人數衆多，果如公等言，後幅文字操縱兩難，進退維谷，况首先拿獲拒捕之初花娘已登時站斃，與成例不符，此事流傳省會，亦足以爲口實，持我短長，不審惟是假而鄙人病莫能興，告終行館，忌者媒孽，而附會之，徒貽話柄，命雖送而無益，地方更不

值得索性不計禍福，斗膽做去，先行梟示，中國法而快人心，俯仰無愧。縱然有變，首犯已誅，不過徹任耳，參劾耳。而地方保全，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功名本身外物，何足計較？故已於廿八日將長脚蚊綁赴市曹處決，梟示犯事地方，以昭炯戒。是日適逢場期，士民婦孺，皆曰可殺，而踴躍歡呼者，聲振陵谷，似於天理國法人情，權而得中，無少偏倚。緣承指教而不獲適從，謹覆陳梗概，再此次事情病狀，暫求勿告姜太夫人，免得長者擔慮。六月初四

上張制軍啟

伏以中興外患，勞宵旰於西鄰；我后知人，擢耆英於南國。讀經營八荒之奏議，傾倒
在十年以前；傳總制兩湖之好音，統轄壹百僚之列。彈冠相慶，小品陳情。恭維某官，
河溯舊家，咸同上第。立德功言而未艾，名世挺生；通天地人，以爲儒。疆臣傑出，節鉞
移從百粵，邁陶荊州。當日忠勤，詔書頒自九重，仰聖天子深宮調度。蓋鐵路爲中朝
創舉，惟明公才副其言；而武昌居天下上游，非時望職難報稱。洋務每居人後，此行
卻著肯中。荆襄旣固藩籬，首尾胥歸控馭。契合昭融，策行如矢。勳宏艱鉅，頌不忘規。
某吳會孤根，巖疆權守。卅年湖海，未嘗受知於衆人；五畝蠶桑，竊欲試行乎王政。攷
是郡銀場監守，爲文清講學之區；於今春精舍創行，率士子校經其內。惟缺分著名
瘠苦，本爲無米之炊；而真除遵例循資，行且及瓜而代。所慮中途之易轍，尙期大雅
之扶輪；敢竭鄙誠，他無私謁。

上張學使啟預

伏以中興勛閥三湘甲天下人文；我后聖神特旨命大賢衡鑒。因覘朝政，豈僅私榮。恭維某官鍾毓西湖，巡行南國。以燕許當年手筆，壓清華同輩聲名。由是受知於焉。拜詔多士，讀詰經諸集，競探家學淵源。邦人詢使者平生，樂道明公行誼。拔地之梗，栴起舞斯文之氣象。一新我喜故人，豈惟祿厚所期來日，益仰名高。其懿待罪邊州，素餐連歲，送人作郡，舊夢留痕。政事文章，不少解頤之處。蠶桑學校，諸多未了之緣。久疏海內知交，自慙躑躅回顧。天邊卿月，洵快胸襟。昨承祝事之牌，用賀到官之喜。肅薰小品，敬請開安。附呈脚色。

到任謝撫部院王啟

竊其懿仰承堂構，重託駢幃。猥蒙憲德生成，乾惕彌增於夙夜。况復訓詞真切，臨行重荷乎提擗，感激之深，家庭共戴。恭惟大人甘棠舊治，大纛重麾，因時制宜，運壯猶於鎮靜；振淹拔滯，見新政之光明。用老成以調停，解官紳之水火。君王神聖，耆舊登庸，有識軒輊，無知悅服。其懿鶴琴就道，庚癸免呼。廿七到官，平安無恙。懷由也兼人之戒，固不敢操切以圖功；鬱壯而行道之懷，亦不敢因循以曠職。蓋受知特達，所期稱職以酬知；而先志未伸，尤欲致身而繼志。憶職父蓋棺之日，目未嘗瞑；沐明公首用之恩，心猶匪石。除將到任日期，另牘申報外，所有銘感下忱，合肅寸稟，叩謝鴻施。

到任謝布政使司孫啟

竊其懿素辱垂青慙無建白自蒙詳委切圖報稱於懷來迨及稟辭更荷訓言之懇
擊視同子弟感入肝脾已緝銅符用中竿牘恭惟大人愛留四省德邵八閩湘中刊
載道之碑戴天滿口海內誦登科之策擲地成聲兼二事以宣猷拜大君之寵命瞻
言臺省曷罄揄揚其懿頻年伏櫪都送人作郡之詩廿七到官庶惠我無疆之句秉
學道愛人之訓兢兢恪矢於五中宏集思廣益之謨事事和衷於三屬除將到任日
期另文中報外所有感激下忱合肅寸稟叩謝憲恩

到任謝督糧道呂啟

竊其懿忝附末光，快覩先輓之猛著；自蒙檄委，勉圖振轡於方來。指沅水以過征，相隨琴鶴；望台階而致謝，用達書魚。恭惟大人吉叶三遷，勛崇六察。溪州接壤，邇名賢駁歷之區；湘水澄波，匯全省輸將之盛。二千石早推領袖，九重天行畀絲綸；卽膺列柏之升華，特貢鋪棊之簡牘。其懿一肩行李，倉猝登程，廿七到官，平安無恙。朱絃再續，讀公家博議之書，墨綬甫膺，是儕輩鄙夷之地。第慰情而聊勝，胥加睽之宏施。

謝陳觀察啟

沅州府知府朱其諤謹奉啟觀察陽湖公閣下。伏以太邱高誼，欽祖德於舊家；鄉國相逢，識名公於海上。夙昔口銜丹詔，側聞奉使東藩；今茲帝有溫言，再命應官南國。跂德星而忭蹈，辱惠簡之殷忱。祇緣行部呻吟，沈疴累月；絲是手牋，惻歎親筆稽時。頃以有事於憲臺，仰荷非常之寬典；三軍挾纊，異體同溫；五馬騰歡，先難後獲。蓋前事奉令承教，本成案是遵；而按部就班，忽繇章有礙。忝權方面，滋愧兵丁；是用敷陳，請蠲廉俸。冀固軍心於邊圉，聊循職分於保障。豈圖臺省之遲疑，迺荷軒旋之大力。繫鈴解鈴，久已絕諸望外；失馬得馬，更非料自意中。是豈出於天然，知有爲之地者，私加循省，感入肝脾。其諤攝官承乏於今三年，學校蠶桑，未成一事。比者，秋闈揭曉，門下生僅中一人，雖擢高科，非由本屬，以云鼓舞，未足興觀。幸與院長同年，藉作巖疆佳話。楚塞秋深，御棉已久；龍門在望，思德滋深。十月己未，其諤頓首頓首。

到任後條教六條

爲列歎嚴禁事。照得治道去其太甚。法令尤戒滋章。是宜擇要以圖。庶可不煩而理。本府忝權斯郡。表率一方。舉凡移風易俗。興利除弊。止暴安良。責無旁貸。下車以來。按部行春。采風問俗。喜敦龐之猶在。惜禮讓之未行。夙夜孜孜。勤求治理。念士子爲四民之首。文教已敷。興蠶桑開利民之源。湖秧將至。禁花鼓而防閑淫蕩。訪節孝而闡發幽光。與夫保甲積穀書院義倉。均在次第清釐。誓必言顧乎行。縱才絀於心。未必從欲而治。而盡其在我。敢渝平旦之盟。天地鬼神。此衷可鑒。茲復悉心體察。詢民所苦。尙有爲閭閻害者六事。凡厥情形。芷黔爲甚。麻邑稍輕。亟應剴切示禁。條列於後。本府壹意治安。實事求是。言不妄發。令出惟行。自示之後。雖平日不爲已甚。惟此類有犯。必懲切毋視爲具文。以身試法。凡爾莠民。其各慎遵條教。改過自新。則仍本府之良民也。爾等行爲雖錯。天良則同。本府諄諄告誡。旣不忍不教而誅。爾等夢

平生自不可怙終畢世。去污遷善，勉之望之。除隨時親歷城鄉訪查外，合行列款嚴禁。

計開：

一、嚴禁逼嫁孀婦，以全名節也。查逼嫁孀婦，律有專條。沅屬每有嫁孀親族，及疏遠族痞，鄰近棍徒，或覬覦家產，或貪圖財禮，將夫故之婦，強行逼嫁，網嫁，致令守節不終，廉恥道喪。夫邊隅僻陋，名節本輕，偶有貞節孀嫠，又爲若輩所誤，始則心眞質弱，欲拒未能，繼則木已成舟，苟延將就，遂令離鸞之隊，致稀完璧之人，惡習相沿，莫此爲甚。攷郡城無節孝祠，非若菴堂寺觀之羅列也。郡境少節孝坊，非若岳常長寶之相望也。推原其故，不惟教化未行，亦由匪徒逼嫁，人心風俗，關係匪輕。自應首列專條，嚴行禁止。除日前芷江縣民張學浩控告彭慶揚彭成成等，網嫁兄嫂一案，飭縣審實，加等治罪外，以後如有此等衷心昧良之事，一經訪聞告發，定即親提嚴辦。

並將不查來歷，明知故昧，混行承娶之人，一併斷離治罪。其主婚家長，嫁娶同科。

一、嚴禁帶刀，以免逞兇釀命也。查無故帶刀，必非良善之輩。沅屬有等不法痞徒，動輒攜帶蛇尾手刀，遊行墟市。遇事生風，藉端嚇詐。每每釀成命案。本府到任以來，披閱所屬命案，刀傷殞命，十居其九。現在三屬未結命案，尙有四十餘起之多。是匪徒帶刀爲害信而有徵。亟應嚴禁。以後如有前項痞徒，仍敢佩刀行走，飭縣責成團保場頭，隨時緝送就近地方衙門嚴辦。或因事發覺到案，亦必儘法懲治。

一、嚴禁強抄強牽，以儆兇頑也。查因事強抄強牽，例載罪名甚重。沅屬向有強橫之徒，或平空訛詐，或藉事生風，或恃族大丁多，或捏陰私隱事，招邀儔類，抄搶錢財服物，強牽牛馬豬羊諸畜。在單居弱戶，忍氣吞聲，不敢過問。即或控告到官，若輩交通丁役，朦弊層層。案久擱而賊更驕張；家既破而賊仍烏有。事主害中加害，痞徒勢更猖狂。本府痼疾在抱，聞之切齒，言之痛心。以後該管地方官，隨時加意訪察。如有

此等事件立即查拏。務獲儘法重懲。追贓給領。毋稍輕縱。一經控告到轅。定即提案嚴辦。此等案件。本府到任以來。呼籲頻聞。前此盡批行縣。萬勿以一傳塞責。唐突詳銷。是更屬望於爲民父母之賢令尹也。

一、嚴禁捕快差役。叅賊殃民以清盜源。以安良善也。查快役原爲緝捕而設。乃賊盜恃快役爲護符。快役以賊盜爲爪牙。互相勾引庇護。藉案開花。擇肥而噬。更有挂名差役。及私收白役。在鄉滋事。其欺壓良懦。刁唆詞訟。強牽牛畜。藉事生風。以及縱放牛馬。作踐生芽。種種不法。難以枚舉。均屬大爲民害。沅屬各衙門差役。訪悉有此情弊。控案已非一次。業經批飭重懲。應由該管官隨時察訪防範。如果快役得力。有案必獲。即行從優獎勵。倘有叅賊殃民。教供誣扳。以及差徒白役。在外滋擾詐害者。一經訪聞控案。立即從重處死。毋爲朦弊徇縱。是爲切要。

一、嚴禁私宰。以重農功也。查定例。一宰殺耕牛。及盜宰牛隻。分別計贓計隻科罪。

沅屬多有痞徒，私宰耕牛，開剝漁利，更有賤價銷贓，彌縫贓迹。現已面商沅州協，轉飭各汛，一體協拏。各該管地方官，應即督飭團保場頭，認真查拏。有犯務在必獲，照例嚴辦。倘有蠹役汛兵得規包庇，查出定行分別革懲。其失察汛官，一併咨請撤任查辦。

一、嚴禁窩賭，以正人心也。查賭博爲耗財之藪，盜賊之源。有等著名賭棍，無業痞徒，羣相招集，彼此煽誘。良家子弟無知小民，誤墮術中，不但廢時失業，蕩費家財；抑且品行日就卑污，心術日趨貪詐。迨至傾家破產之後，流而爲匪，貽害閭閻，連類推求，胥爲風俗人心之蠹。况比來穀賤傷農，地方更行瘠苦，而賭風未靖，亟應嚴拏重辦。除郡城內外業飭查街委員，嚴密查拏外，應由各該縣督飭團保設法查禁。有犯立拘，開場賭博設局誘賭，及窩留抽頭在場同賭之犯，分別照例治罪。房屋一併入官。如有團保兵役受賄故縱，併予提究，均不寬容。

飭三縣分貼條教札

爲札發事：照得本府到任以來，訪得沅屬有爲地方害者六端，亟應嚴禁，以除積習，而靖閭閻。現已撰成剴切簡明條教，合行札發。札到該縣，即將發來告示，在於通衢市鎮，徧貼曉諭，咸使周知。並著落保正、留心保護，毋任風雨剝落。所有示禁各款，本府實事求是，令出惟行，並非履新例牘。該縣廉靜明決，求治稔有同心，久於共任，熟悉地方情形，務即按款照依，一體查拏嚴禁，毋稍延徇。倘有控告到轅，批案行縣，萬勿以一傳塞責，鶴突詳銷，是爲至要！仍將貼過地名及遵辦緣由具報查考切切特札。

歲試後釐正文體示

爲釐正文體事。照得古者教人，文行並重。未有不釐正文體，而能養成士氣者也。本朝以制藝取士，二百餘年，作者代興。本府幼丁喪亂，壯歷艱難，於此道未能窮極精微。然生長江東，久遊京闕，習見文學之士，擢高科，獲盛譽，其文類皆有經精史腴，非僥倖也。去冬蒞任茲邦，亦嘗以往者所見，望爾多士。甫下車，即詣書院，與諸士子講論文學。春間建堂署側，集諸生校經其中。入夏，巡行屬縣，延紳耆及諸士子於行次，問俗之餘，即諭以讀書作文之法。自維荒落，不足以啟發多士，然旣竭我力矣。此次舉行歲試，親校試卷，率皆頽題敷衍。即佳者，亦不過稍有理致，求其斐然成章，文質相宣者，百無一二。其尤可厭者，呆填混寫，以致文氣不通。油腔滑調，接二連三，令閱者懨懨欲睡。試爲約略言之，如開講用「一禮之所某某也」，「一道之所某某也」，「某某焉誤矣」，「某某焉亦妄矣」，「使謂某某焉疏矣」，「使謂某某焉則又疏」，「否

則不求意思惟以三句填實題面否則不顧義理專以借挑題字爲工中用「概舉焉」「約計焉」收用「雖不見其某某也，要無妨」「卽某而進論矣」「某某其某某乎」「夫乃歎正不得謂一轉念焉，而某某者」「一還按焉，而某某也」等語講下不問何題專用尋常截搭款式盡點題字否則用「得毋以某某乎」「其將以某某也」「吾因之有感矣」「然則某某也不爲之進按乎」提比則用「其某某也與哉」「某某也」「謂某與某異」「謂某與某殊」煞句「能不即某而深思」「能不即某而重念」「何不以其而特爲指之」「何不以其而先爲念之」或用「隱而微」「約而精」「嚴而密」等語頓點處動輒云「我儀圖之蓋某某云雖然猶有說」其尤不通者則「屈而指之」四字竟不知作何解說中後「此某之一境也可爲擬議之」「此某之一端也可爲參觀之」「幸也」「惜也」「鄭重思之」「殷勤念之」「分而觀之」「合而觀之」「能不皇然深念也哉」「能不舉然高望也哉」如此之類不問何題一律

填寫其好堆砌者，專築「螻之屈」，「龍之潛」，「茅之拔」，「匏之繫」，「被春風」，「沾化雨」，「三千士」，「七十人」，「慶風雲」，「敷霖雨」，「作舟楫」，「頌鹽梅」，「新田詠苜」，「朝陽歌梧」，「虎拜龍光」，「虎門象魏」，「草廬楓陛」，「丹展蒼生」，「離明乾惕」，「蠶食鯨吞」，「丹鳳呈祥」，「元鳥獻瑞」，「辟雍鼙鼓」，「泮水鸞旂」，「丹鳳授蓂階之籙」，「蝸牛鍾虞陞之休」等語，陳陳相因，千首一色。其尤甚者，每用五字句，文不類文，詩不類詩，尤爲鄙俗。其好作子母搓椰句者，動云「積衰之下，難望起衰」，「思古之餘，尤期復古」，「自信亦堪共信」，「會心別具賞心」，「大君獨徵其大效」，「脩紀衍緒乎脩和」，「祚之延無復機之轉」，「數之積自可約之明」，此等文字，無論切題與否，彼此雷同，令人生厭。又有文理不盡紕繆，而「之」，「焉」，「矣」，「哉」，「耶」，「也」，「其」，「乃」等字亂用，則尤不可解者也。詩賦則平仄不諧，押韻不穩，無論何題一律頌聖。詩起句動云「盛世多佳景」，收束處動云「某公傳雅事」，絕不思索，一味混扯。至於字

迹歪斜潦草，場中尙屬可原。俗體別字，尤難寓目。種種陋習，指不勝屈。推原其故，蓋由地處偏隅，所見既狹，所志亦不能高。讀書則惟拘守高頭講章，置白文大註於不論。典故則取材資深集，行文語類，文料觸機。式樣則揣摩坊刻庸濫考卷。父教其子，師教其弟，繼繼承承，皆用此法爲秘訣。蓋其所望者，附增廩貢而已。一試不獲，則曰揣摩之未工，再試不售，不歸咎於有司，必歸咎於命運。年復一年，恐其頭童而齒豁矣。一入迷途，終身不返。始猶自誤，行且誤人。事可哀矜，孰甚於此！夫科名一途，遲速有定。本府亦不能持其權。然農非耒耜，胡以力田；樵非斧斤，胡以伐木；士非學問，胡以能文。文之不成，而欲其擢高科，獲盛譽，有是理乎？竊念爾等妍媸，皆我士子，非不欲一例進之於庭，親爲指點；而材力有限，智慮難周，置之不問，則安常習慣，何能望文風文運之轉移？爲此剴切示諭，仰三屬士子知悉。自此之後，多士務宜痛洗從前陋習，欲作文宜先讀書，讀書以溫習五經爲第一要義。稍有見解，則取欽定七經讀

之是書業經本府捐置各書院。其中三禮最精，必須加意探討。其次讀史。廿四史卷帙繁重，急切何能徧閱。先取通鑑輯覽讀之，亦可知古今得失大略。其次讀詩。古文唐宋名人全集，寒士何能徧購。可取唐宋文純、唐宋詩純讀之。日涵月泳，神與古會。下筆自有可觀。時文一道，能讀欽定及俞選百二十名家最善。即資質稍鈍，驟難得解，則目耕齋八銘塾鈔時文正宗諸選本，亦尙可讀。若鐵網珊瑚、利試文格、小題文苑之類，則望爾多士棄之也。至於講章固高材所不取，即必須此類，惟匯參撮言尙不離經。若備旨靈捷解、四書題鏡、味根錄之類，汨人性靈，莫此爲甚。試帖一宗，格律氣韻均不可少，此固爲詩者言也。即勉強成章，亦須押韻穩妥，黏切題意，層次分明。抬頭不誤，方謂無疵。爾等學詩，必須取七家詩及近科館閣試帖勤閱之。勤讀勤做，自有進益。至於學賦，熟讀文選爲第一法。前人作賦，必有古色古香，皆從文選得來也。經文亦然。近時選本，惟律賦搜程賦學正鵠及近刻吳願程鮑四家賦鈔尙好。賦

學正鶴批評過緊宜善讀之。其餘如插花窗茂林賦鈔之類不足取也。字體不正者，須常閱字學舉隅，此書僅一本，購之極易。以上數端皆爲初學言之，其讀書已有門徑者，張制軍翰軒語載之甚詳，則亦不待本府之曉曉也。總之讀書以經爲本，以史證經，以世故人情證之於經史。古今互相爲證，而又取古人名篇，各就其資性所近而宗法之，或取其雄偉，或取其秀逸，或取其樸厚，或取其靈雋，或取其藻麗，或取其清疎於此而得其片羽一鱗，便爾脫除俗氣，吐屬自別。行見文學彬彬，頡頏上國守土者亦與有榮施焉。本府策非甲科舉非孝廉，覩然人上，本滋慝焉。祇以承乏此邦，屬當試事，責無旁貸，職所當言，不得不盡其在我，推誠相告，多士其聽之。諒之。特示。

歲試後勸諭士子父兄買書延師示

爲勸諭三屬士子父兄置買書籍延擇名師事照得士之有書籍猶農之有耒耜也漢韋賢父子繼相時人爲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本朝諸儒先如朱竹垞檢討紀曉嵐尙書皆家多藏書故能淵雅博洽爲世儒宗今江浙舊家皆有此風甚有藏書至數十萬卷者其作爲文章油然經籍之光蓋有由也本府去冬來守茲邦素知三屬地處偏隅見聞未廣特措資捐置書籍藏各書院俾諸士子隨時誦習以期枕經藉史超軼凡庸乃此次舉行歲試親校試卷類多空疏敷衍蓋爲日尙淺於學未深猶可說也至偶遇一卷稍有書卷氣者方加欣賞續閱他卷已見雷同不一而足推原其故皆緣平日書本束之高閣臨時無以成章乃取大題文府小題文府萬斛珠璣多寶船等類搯入場屋倚爲生活聞往年實有以此術騙取前列者相習成風幾於戶有其書千手一轍本府愛才如命倘有出自心裁即僅二

三句能道得經史奧窔無不擊節稱賞拔之前茅。惟竊盜舊文以欺本府者是本府待人以誠而諸士子待本府以僞此可爲深惡痛憾者也。本府爲爾等熟思人既不學即竊取高第亦復何顏而一意以僥倖爲至計終身惟恃此等秘本不復更覽群書學業旣難長進心術亦因之而壞故三縣文風文運日趨日下皆由於此。本府目擊士子深染陋習若不明白言之恐終墮迷途靡所底止爲此示諭三縣士子之父兄知悉本府忝守是邦於文教一端旣竭我力矣爾等爲父兄者自必愛其子弟期以遠大與其費錢以購有害無益之陳文何如多購有用之書俾子弟朝夕諷誦以成學業且近來書籍較之咸同時其價倍廉經史如十三經注疏不過費錢八串廿四史不過百十餘串皇清經解不過二十餘串資治通鑑不過十餘串古經解彙函小學彙函不過五六串掌故則三通兩漢會要唐會要五代會要宋朝事實大清會典等書經濟則皇朝經世文編大清律例三防備覽海防新論及林文忠曾文正胡

文忠集等書；輿地則武昌刻皇朝一統輿圖；讀史方輿紀要；李氏五種等書；詞章則昭明文選；文苑英華；漢魏白三家集；嚴可均輯古文；古文淵鑿；唐宋文純；唐宋詩純；駢體文鈔等書；統不過二百串。此第撮其大要。合經史一切，不過三百餘串，而諸大部書，盡歸笥篋，任欲爲何門學問，已可略備攷證。若子弟能得力於此，處稱名儒，出爲名臣，即以利論，較之求田問舍，所贏豈止百倍。夫殷實之家，謹身節用，日長炎炎，無非欲守祖宗業，爲子孫計，恢先緒而裕後昆，而人情添置產業，莫不欲其業良而利厚，視吾家所寡有者圖之，則爲今日之沅士大夫計，孰有愈於多置書籍，使子弟讀之，處爲名儒，出爲名臣，業良利厚之遠且大乎？其有實係寒士，無力購備，儘可赴書院讀書。或有志爲學，而距城較遠，有事不能來城者，若十三經注疏，欽定七經段注，說文玉篇廣韻四史通鑑輯覽，昭明文選，駢體文鈔，書宋謝文純，胡刻輿圖，皇朝經世文編，大清律例，必不可少，亦不過費錢三十餘串，倘約同學數人，或十餘人，共購

此書互相討論，費錢不多，而終身獲益無窮，不愈於守兔園之冊乎？凡此非本府放言高論，實以士當尙志。古人云：「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本府不忍使諸士子終身囿於卑小，故不禁剴切言之。又三縣積弊，延師不論學問深淺，惟以年長脩少爲善。不知師以道重，何論長少？青萍結綠，聲價十倍，理所宜然。圖省數千之費，而蔽延俗師。本欲成其子弟，實以誤其子弟。和盤打算，惜金爲得計乎？擇師爲得計乎？本府細閱各卷，多有質地聰明，而被俗師教壞，文字囿於氣習，庸陋惡劣，望之生厭。因之躑躅終身，此師承之誤，可指而可憫者也。爾諸士子父兄，試信從本府之言，於買書擇師二事，不惜成本，姑試爲之。一年半載，即有成效，可觀。遲之十年，將見叢爾一隅，抗衡鄒魯，爾時當有思本府之言者矣！

七月十六日書勗校經堂諸生

比來菜蔬一切仍由姜太夫人主司中餽扶病烹調貳簋成而兩足腫從旁竊視心有未安諸生食之當何如發憤用功進德修業且此日受之黃堂丙舍者他日施之綠野壬林庶有司養士宜開盛軌于今茲而食報遐荒副設斯堂之本意矣諸生其各以此諭銘諸心版錄置坐隅毋倦毋忽

勸諭郡屬士子肄業明山書院示

爲剴切勸學，諭士子肄業明山書院事。照得易俗移風，先端士習，人師難得，希世遭逢，本府忝權郡篆，兩載於茲，於文教一端，自問實不遺餘力，邦人士亦天良同具，翕然從風，人思嚮學，確有轉機，良深欣慰。惟是德薄能淺，不足以啟迪多士，時用歉然。幸山長黃體用俱備，循循善誘，以前效驗業已上聞臺省，下播閭閻，足與校經堂並宏作育。且今日明山之高足，卽下屆校經之新生，所慮席不暇暖，爲日無多，現已訂定蟬聯，可期長久，是用寫其悃欵，敬告士民。凡學問之道，三年有成，士子趁此肄業書院，必有造就，爲家國光。除該書院特案示期甄別外，爲此諭再行剴切勸學，仰閭屬紳耆士民人等知悉。爾等或治平有志，砥礪前修，或子弟成行，襟期名世，於此擔簞而請業，決不空手於寶山，縱非千載一時，亦屬百年難遇，從前書院，以名實不符，廢弛漸甚，官師漠視，徒侶戲游，不獨學業無成，甚且身名決裂，以致學校之地，蕪垢

納污馴謹之家聞風相戒。今則師資賢哲，書籍輒全，條教修明，齋房宏敞，月課加而荒疏無慮，膏火增而寒賤尤宜。一弛一張，共聞共見。粵稽已往，實爲設郡以來創舉。而後進之彥，所宜乘時奮發者也。抑豈無哲兄名父，專館延師，家學相承，薪傳秘授，戶庭不出，圭璧已成。而無如郡居偏僻，本難文質相宣，戶鮮圖書，尤苦漸摩無自，卽獲探其端緒，終覺囿於見聞。我能是而自足，固爲末學之病根。遼東豕之所奇，恐到河中而不貴；以及芝麻鑑熟，筠管天窺，雖一得之長，非大方所尙。若此者，總角童蒙，允宜家塾，英年俊秀，須入黨庠，故獨學而無友，垂戒禮經；出谷以鶯遷，載詳詩教。此又賢父兄所當體認者也。夫山川鍾毓，何地無才，再造中興，尤多楚寶，而沅郡人材，衰微已甚，地方風俗亦因之而靡，強欺弱而衆暴寡，禮讓未行，登金馬而上玉堂，科名不振。卽數通德鳴珂之里，亦屬晨星，碩果之存，少年之刀劍恣睢，章甫之規模狹隘，忝爲長吏，實竊恥之。每與山長躊躇，輒復同深感喟，質諸志士，想亦所見略同。是

以忘其譴陋，欲挽頽波，所冀上作下應，相與有成，邊徼化爲鄒魯，則苦心所蘊，庶幾
其有豸，而後望深焉。本府策非科甲，舉非方正，龍門再蹶，蛾術無成，徒以職守茲邦，
責無旁貸，盡其在我，罄厥愚忱，儘操刀以割，肯綮未批，而滯事之誠，帝天可鑒，父老
子弟，聽之諒之，特示。

李東山控案議結後諭正江紳民捐集校經書院經費示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沅水校經堂永遠經費，稟奉前撫憲邵批准，通飭各縣，邀集地方公正紳耆勸辦在案。今又奉撫憲張批行藩憲何會同善後局憲札開：該府創設沅水校經堂，洵爲作興文教美舉。現已著有規模，自應籌集款項，存爲長年經費。以期垂久。飭令沅州府朱守督同芷江縣陳令，邀集公正紳耆妥籌勸辦。如有捐助銀錢至千數百數者，分別呈請獎勵。想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果能勸導得宜，亦不難集成鉅款。仰即轉飭遵照等因。奉此。查校經堂之舉，原爲培養人材，轉移風化起見。開創之始，亦知籌款非易，而爲地方計，欲變巖疆僻陋之區，爲文物聲名之地，非先造明體達用之士，安能致化民成俗之功。是以特開生面，獨任其難。甫經到任，先行創建書院，廣羅圖史，優給膏火，遴聘師儒，調高材生入堂肄業，並供應一年飯食。所需費用，均係本府捐廉支給，經始年餘，值學憲按臨考試，當荷懸牌嘉獎，成效粗呈，共

聞共見；惟是頻年賠墊，爲費不貲，支柱一時，難期久遠；因稟准就地籌捐，永遠經費。乃上年收數無多，轉致無知謗語，殊出情理之外；迹其挾私妄作，蔑法藐官，本應立予重懲，以示儆戒；姑念向無劣迹，誤聽刁唆，而楊溪一團，以力圖踊躍，集腋成裘，致鄰瑣屑，亦間有未盡合宜之處，用是寬其既往，予以自新；至訟棍刁唆，實堪痛恨，訪聞得實，定當從重創懲，斷不任其逍遙法外；貽害地方，茲奉各大憲議准，飭令勸籌永遠經費事，在必成且轉瞬，又將啟館，立等捐集款項，置買田產，取息以供支用，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該縣紳商士庶人等知悉，已捐者立即繳捐，未捐者迅速輸助；如有賢士大夫，深明大義，樂捐鉅款，如黔陽諸紳者，自應遵例詳請分別給獎；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該縣屬不乏明理士紳，須知此舉有益地方，關係實非淺鮮，互相勸勉，早觀厥成；其無力之家，概免籌議，至殷實各戶，務須共體此意，慷慨樂輸，毋再觀望推延，事終不免而反致有傷體面，倘有造言阻撓，陽奉陰違，定即嚴拏通稟，治

以挾制官長之罪，如經手員紳，或有勸辦不公，及收用不實之處，准士民指名控告，或來轅面稟，立予根究，決不徇回護。本府一片血誠，立誓替地方做事，蒞任已越兩年，士庶諒可共信，而爲校經堂事，賠錢嘔氣，尤爾等所共知，務望同心同德，激發天良，共成美舉。他日人材蔚起，榦國棟家，俗美風清，邊隅鄒魯，皆爾地方子孫之福。非本府所能攜帶而去者也。再李東山原稟謂每糧一石，捐錢十千，致憲批有近畝捐之說，夫畝捐者，按畝攤派也，久爲厲禁，婦孺皆知，但勸捐自應量捐戶之家產，而沅人產業，十九田疇，是以歷次辦捐，皆集官紳，公同籌議，約計各捐戶，歲入租穀若干之外，並核其家實虛實，食指多寡，有無別業，而量爲勸助，並非敢按畝以攤捐，且杜徇私之情弊，故名雖相近，而實則迥殊。早經晰稟在案，現在如別有勸捐良法，無論員紳士民，准即陳明酌核，擇善而從，本府原無成見，祇求不擾民，而於事有濟合，併明白曉諭，特示。光緒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示。

行部安江示期旌獎節婦孝女貞女示

爲創行貞節宴，以勵風俗事。照得柏舟矢志，巾幗完人。綽楔褒榮，朝廷鉅典。欲移風而易俗，宜闡微以顯幽。爰告閭閻，式遵條教。本府偏沅作郡，三載於茲。忠孝爲基，平生之志。茲因職事，小住安江。擢秀掄才，旣校經而課士。風行雷厲，復除暴以安良。職所當爲，盡其在我。夷攷闈門節義，寥若晨星。實由官長褒揚，渺同河漢。旣勸懲未逮，則興起何資。然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豈無香草。苟擇其尤而獎之，斯賢於隗者至矣。充類至盡，闈閭同焉。是用揭揚，迺頒文告。夫氣節實三綱所繫命，而艱貞尤弱息所難能。故真節婦比大忠臣，此我國家所以有旌揚之典也。而過門守節，割股療親，與在室養親之孝女貞女，我國家推恩錫類，善善從良，亦胥在旌表之例。惟沅郡僻居偏鄙，交錯苗獠，強梁戢而禮讓未行。質樸甚，而婚姻太簡。人倫之始，陌路同輕。雖在詩書閭閻之家，亦偶失節再醮之婦。更謬者同室好仇之侶，亦算在弗

櫛恒產之中。妻少艾而身價高。妻色衰而身資減。甚至蕞礎骨月未寒。室家方深。衰痛。夫婦偶然反目。和諧本自可期。謾浪而終風。浪怨。食貧而荼苦。原甘。乃無良親族。已思分財禮之錢。疎遠匪人共冀得媒中之費。多方煽惑。百計摧殘。捆嫁不由分說。習慣視爲固然。問俗頻頻。斯情鑿鑿。此習俗蒸爲風氣。所以遙於鄒魯。而亟應挽救者也。前者。本府下車初政。即飭屬舉報節孝。班春行部。訪有節婦貞媛。亦無不臨門旌獎。當與蠶桑學校。實力舉行。並擬俟請旌案奉准後。做鄉飲賓。例創爲貞節宴。以榮顯之。闡潛德而發幽光。冀於風化稍有裨益。第深閨散處。跋涉維艱。鴛遠。難期盡至。茲以籌辦校經書院經費。暨拿辦水仙溪會匪事。親駐安江。尙須時日。查安江爲黔邑下遊。適中之地。正江東南各里。處處毗連。近者咫尺。遠亦不過數十里。裙釵往返。便於郡城。謹率同本府繼室林氏。蠲吉於六月二十三日。舉行貞節宴。凡已經請旌。例得請旌。與未及年限之節婦貞女。孝女。俱准一體與宴。其往來舟資。夫

價以及安江憩息飲食之所概由本府捐廉預備無須花費分文除飭地方正紳各舉所知，竄缺母濫，先送事實查核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鄰近安江正黔各處紳士軍民節婦貞女孝女知悉。爾紳士軍民之家，如有節婦貞女孝女，趕將事實於三日內開單呈送，以便覆查。後先期諭飭爾節婦貞女孝女，務必共體本府激勸尊崇之意，屆期仰老成親族一人送來與宴，並面領旌獎之件，以揚懿行，而勵艱貞。於風俗人心實有關繫焉。嗚呼！觀感爲期，熊軾之精誠寸結，馨香不朽，蘭闈之姓氏千秋。特示。

嚴禁寨頭安江婦女入廟燒香爲觀音血盆會手示

爲手書嚴禁事。照得婦女人廟燒香，本干例禁，在淑媛賢母本不至誤入歧途；而聞
閣一隅之見，偶惑異端，半不可破。每有爲父母翁姑本身夫主祈年懺悔，往往低頭
木偶，謂可邀福蓋愆。事則謬，而心誠可鑒。禮雖背而情尙無他。然拜經誦懺，祇應在
家持戒，不宜拋頭露面，入廟燒香，致滋物議。本府前駐華山寺時，據士紳稱述，洪江
婦女，喜營佛事，惡習相沿，漸染至寨頭安江一帶，不特皈依象教，佞佛爲愚，抑且霧
閣雲窗，事多恍惚，流弊不可勝言。亟應手書嚴禁，以正風俗，而肅閨門。爲此示仰該
處婦女，暨家長人等知悉。爾婦女誠能於翁姑父母夫主之前，盡孝致敬，作善自可
降祥，本無須吃齋念佛。所謂事奉在家佛，勝做出家人。諺語云：頗饒道理，即堅持
成見，或問心有媿，而欲乞靈於空門，亦只合繡佛長齋，和南閩內，毋得於二六九月
十九等日，成羣結伴，做會燒香，循觀音血盆之名，目儘典釵鬻釧以經營。甚至放焰

觀燈，卜晝卜夜，善男信女，同食同居。問超度於來生，前塵尙杳，涉嫌疑於此日，口舌已騰；且薰蕕同處，黑白斯淆。譬一官劣，而竟體皆蠹；隻子誤，而全盤減色；則信因果而反增煩惱，求解脫而轉惹是非，甚無謂也。世家大族，玷墜門風，尤可惜也。其在青年，閨闈半老，媼媿縱欲修行，尤合清齋帷箔，不出戶庭。爾士民家長人等，自應父訓其女，翁教其媳，夫主禁其妻妾，兄弟戒其姐妹；子諫母而怡柔聲色，叔勸嫂而整肅衣冠，各治其家，最爲切要。至若齋婆引誘良家，妖僧誑騙財物，是皆左道以惑吾民，必將殺之而徇於國。餘先飭公正紳耆，委曲傳諭，開導阻止，並屆期派差查拏，外用特手書嚴禁，切切凜遵。再各屬自兵燹以來，物力艱難，善舉諸多廢墜；爾衆信女等，若能以此次觀音血盆等會之費，移作恤媿保節等會，以後仍按二六九月作會之期，集資存放生息，積少成多，造福不可限量；且取諸閨閣者，仍作閨閣善舉，化浪費爲仁漿，以有餘補不足，於捨施之義，尤覺調劑得宜；是在衆信女之聽從，各家長之

勸導。此又一說也。本府不憚煩瑣。苦口教誡。切不可視爲具文。特示。十七年八月。

派員紳率領親兵巡查各屬需場手示

爲剗切嚴禁事：照得郡屬向有會匪痞棍，窩結黨羽，橫行各墟場，騷擾鄉里，凡帶刀
磕詐，強牽抄擄，中拷勒索，開場誘賭，宰殺贖牛，無惡不作，甚至放火搶劫，強姦殺人，
受害者類有身家，恐其釘恨，忍不與較。單門獨戶，異鄉孤客，勢力單微，更不敢與較。
卽偶有能控告者，罪人斯得，十無二三。推原其故，匪痞都與差役通氣，甚或滋事歹
人，卽是卵首徒弟，及各衙門革役，踢票措截，表裏爲奸。往往有事主創鉅痛深，費盡
錢米，川盡心力，奔走祈請於團保鄰族親友，干証代書歇戶之門，拋廢農功，執業守
候，經年累月，以求伸理冤枉。乃層層朦蔽，輾轉宕延，卒使告狀者，家已破而未見官
長之面，何論案情，並且有因控告而遭賊怨報，牆子惹殺身之禍，而作奸犯科，死有
餘辜者，反得逍遙法外，愈肆猖狂。如此情形，良懦何以聊生，吏治尙可問耶。此本府
所以疚心靦面，切齒咬牙，恨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爲吾民出氣也。願三年來本府

行部所至訪拏匪痞，或就地正法，或立予杖斃站斃，懲治不爲不嚴，奈惡習成風，根株莫淨，自應設法嚴禁，極力翦除，以中國法而遏亂萌。除本府便衣匹馬親自訪拏，暨遴委勤幹員紳督率親兵練勇赴各場緝捕稽查，並商請防綠各營派弁分班輪值絡繹梭巡外，爲此示仰合屬團紳鄉約場頭人等知悉，爾等務各同心協力，保衛地方，遇有前項匪徒，隨即齊團緝送縣官，暨本府衙門審實後，立予盡法懲治，以靖地方，決不使爾等爲難，切莫因循坐視，旬串分肥，查場兵勇到場不准強賒硬買，需索場規，如違，併究不貸，爾匪棍等若能改過自新，歛迹歸正，卽屬本府良民，不追既往，倘怙惡不悛，必盡置諸法，後悔無及，嗚呼，爾等皆強壯少年，何事不可餬口而甘心爲父母官長鄉黨親族不齒，而欲殺之人，何所爲而出此？本府言盡於是，仰各凜遵，切切特示。十七年九月。

院試時懸拱北樓硃諭

提調府朱手示：照得拱北樓宜亭一帶，本爲校經堂生徒優游偃息之所，查郡城園林勝境，風氣初開，無第二處，現值學使接臨，芷黔麻三屬暨附考之鳳凰、晃州二廳，士子雲集，均准一體游覽，爲多士計，與其徵逐街巷，湫雜憧擾，無如於此間登臨憩息，得少佳趣，且可澄智慮而養文機，洵爲名教樂地。本府於退食之暇，進來游之士，叩其學業，攬其人才，兼詢地方風俗，閭閻疾苦，俾官長與士子融洽，如家人父子，壅隔無虞，其樂無極。姜太夫人督園丁灌漑，時常戾止，士子無庸迴避，但須見自家尊長一般，致敬盡禮，園中花木，多半借自寅僚士紳之家，不可攀折樓頭茶具，取飲後，仍放原處，務必大家愛惜，本府心儀禮讓，語出至誠，其各恪遵，毋忽。特示。光緒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卸任後曉諭已捐校經書院經費各捐戶手示

卸署沅州府正堂朱爲瀝誠布告明白手諭已捐校經書院經費各紳富以釋羣疑而息浮議事照得本前署府捐廉創建校經書院以實學課士所有永遠經費稟奉前撫部院邵通飭就地籌款事機不順折挫頻乘開辦以來四更寒暑賠錢嘔氣委曲求全心力交瘁迄未能一手告成茲以去位之故愈滋浮議雖功虧一篑事在垂成而開罪上峯之語由官傳播確鑿可憑由是人言藉藉臆度附會訛以傳訛僉謂不獲乎上事必難成幾至衆口一詞若合符節以致已捐各戶轉相疑慮紛紛詰問不勝其煩現值考試之際各屬士紳雲集耳目所繫即成敗攸關而此事之成敗有碍於一方大局者實非尋常利害可比非傾臆縷陳何以靖浮言而安衆志尤恐別生枝節貽誤地方合亟手書曉諭仰合屬已捐各戶暨紳民人等知悉夫本前府之創設校經書院原以兵燹後地方文風不振鄉會榜久未中人開考事釀成奏案大

辟及於士林，士氣衰微已甚，黨庠如此，風俗可知。故下車初政，教養兼施，即以捐廉創辦蠶桑學校，爲兩大端，乃才不勝任，力絀於心，事多拂意，然我心則已盡矣。到任以來，竭其愚鈍，儘晝夜經營職事，始終矻矻，未嘗一日苟安，此皆共聞共見，士民所周知也。而校經堂生徒，前此歲科連試，春秋兩榜，見效惟鈞，亦士民所共聞共見也。祇以該書院籌款事，開辦之初，適准補府趙奉飭赴任，又芷江官紳意見參差，撫部院張巡閱到境，復有芷生李東山之告，驟聽膚愬，飭令停捐，迨委員查辦審虛結覆，議准奉批再行開辦，惟黔陽一縣官紳協力捐至二萬有奇，嗣因准補府趙調補首府，遺缺補人事機又阻，此人心搖動折，挫紛乘之所由來也。然圖終慮始，難易攸殊，任事之所以貴於堅忍也。誠之所至，金石爲開，此又任事者之根本。而本前府閱歷三十年，屢更事故，所藉以自立，免於隕越者也。承乏茲邦，已經五載，前乎此者，旣不以身家計其利害，後乎此者，豈肯以去留易其操持？蓋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諒

可取信地方。爾已捐各戶皆爲急公好義之人。倘事中止而耗費於無名，反不若觀望慳吝之爲得計。則明大義而踴躍輸將者，適成痴漢。以後地方公事，誰復爭先？設有緩急，從政者何從措手？雖自維愚魯，忝佩郡符，縱不能裨益毫毛，萬不忍遺地方以後無窮之害。今與已捐各紳富約：如將來書院竟不能成，不但本前府創捐墊用各款五千餘串，甘付東流，所有爾等已捐各款，亦當由本前府照數發還，決不絲毫短少。若罔踐言，准爾等援照開礦新章，按誑騙財物例，赴各大憲衙門計贓控告。惟本前府交代事畢，理應回省，若復逗留，又干未便。擬令繼室林夫人留住郡城，以繫士民之望。竟名爲質，豈政體所宜言？且住爲佳，庶壽張之免幻。在夫人身爲命婦，並受國恩，蒞郡以來，母儀五載。當此事處萬難，理合同其休戚。駐翟弗以爲民望，非徒大義，亦即雞鳴佐治之意也。設本前府智窮力竭，卒不能將此事告成，無面目復來沅郡。雖爲理所必無，或爲事所竟有，固負各紳富從善如流，相與有成之雅。其爲害

尚非普徧郡境，僻在偏隅，缺分著名瘠苦官此者，力有未逮，提唱維艱，偶逢笨伯，不度德量力而爲之，偏又事多磨折，敗於垂成，使變齊至魯之機，見而復失，此真地方不幸，可爲太息痛哭者也！至若苦心孤詣，無益事情，緣木求魚，徒貽話柄，俯仰汗顏，乎士子迂疏，累及於室家，此本前府甘心爲此百折不回，決無懊悔，然事果至於斯極，縱不能力持大局，終底於成，又不能歷按僉壬，一伸國法，自當反袂蒙面，蹈東海以謝地方，亦足爲尸位覆餗失民信而貽害於地方者戒也。嗚乎！久蒞邊荒，祇冀殫心教育，詎多拂逆，不堪回首，闔閭反躬而智短才疏，自慙無狀，請質於皇天后土，或

鑒此衷，特示。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飭三縣士紳勸捐校經堂經費論

興主江縣陳建常監陽縣徐澤淮
麻陽縣呂懋恒會銜

爲諭飭事。照得本府創建沅水校經堂，購置書籍，業經考取三縣高材生送堂肄業，嗣又酌增名額，續行調送各在案。其本年一切用費，概由本府捐廉籌發，爲數已鉅。至於永遠經費，須由地方籌欸，併經稟奉撫部院邵批飭，會集地方紳富籌議辦理。等因奉此。除會銜出示曉諭，暨發給印簿外，合併諭飭，爲此諭仰該紳等，即便遵照，剋日會集城鄉士紳，通盤籌劃，剴切勸諭，認真辦理，併即隨捐隨收，集有成數，捐田置產，仍公舉安人管理，歲收租穀濟用。如有捐銀千兩，上則田四十畝以上者，即當專案，詳請議叙，以示優異。本府縣爲作育人材，就地籌辦起見，該士紳等，讀書明理，各有子弟，定當相與有成，以期毋負委任，切遵特諭。

諭三縣紳民捐集校經堂經費示

與芷江縣陳建常黔陽縣徐澤淮
麻陽縣呂懋恒會銜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府捐建沅水校經堂，購置書籍，考取各縣高材生，送堂肄業，嗣又酌增名額，札調續送各在案。惟事係創始，本年一切經費，概由本府捐廉籌發，爲數已鉅，力難爲繼；且久遠規模，應由地方籌辦。茲經稟奉撫部院邵批示，會集紳富，妥爲籌議，等因奉此。除遵諭士紳，暨發給印簿外，合併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屬紳富士民人等知悉：郡屬山明水秀，靈氣所鍾，豈無秀傑瑰璋之士，篤生其地，祇以僻處邊徼，不免孤陋寡聞，有志士子，或苦授受之無資，或乏典籍之寢饋，甚或饑驅食迫，無恆產因無恆心，閱抑無成，可勝慨哉！夫人才出於庠序，學術首貴通經，本縣府因地制宜，隨材施教，奮興崛起，期望尤殷。該紳富等，同具見聞，各有子弟，務當勉盡心力，相與有成，籌及通盤，期諸久遠；或解囊以輸助，滴滴歸源；或割畝而捐租，多多益善。其有捐銀千兩，上則田四十畝者，定予專案詳請議叙，以示褒獎，勉之特示。

密拿水仙溪積匪袁長脚蚊子等手諭

沅州府正堂朱諭：訪聞水仙溪積匪袁長脚蚊子、袁油香寶、袁帽子、袁雲花娘、袁初花娘負險妄爲，強牽抄擄，強姦殺人，無惡不作，亟應拿辦，以靖地方。爲此諭仰該親兵會印金等，前往水仙溪，先行密告隣近良民，相機拿解本府行轅，儘法懲治，以申國法，而快人心。查水仙溪袁姓聚族而居，烟戶共有數十餘家，平日長脚蚊子等，糾衆滋事，同居族人，逼處一村，不免有恃強驅使之事，是非出於本意，不得已而相從。與油香保、袁帽子、雲花娘、初花娘等，同惡相濟者有別，自應寬其既往，概與自新。茲本府所懲辦者，止長脚蚊子、暨袁帽子、油香保、雲花娘、初花娘等五人，其餘同邨之人，概不追問，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該族人等，須知本府法外之恩，各守本分，毋得信其煽惑，侍衆拒捕，以致調兵勦洗，玉石俱焚，自召滅門之禍。切切凜遵，該處隣近地團，一體協同拿解，沿途護送來轅。除知會駐紮黃獅洞炮船，並毅安前營防

勇協拿外合給此諭與該親兵曾印金收執。此係密拿要案，該親兵等小心從事，并不准藉端嚇取隣近良民財物。四月二十四日手諭。

限水仙溪居民三日內將長脚蚊子等五匪尋獲網送諭

府正堂朱諭水仙溪居民知悉：長脚蚊子等五匪現在逃匿，限爾等三日之內尋獲網送；過限不送，一并治罪。限內捉到，且有獎賞。爾等平日不敢具報，是怕匪徒釘念本府早已原恕，現在官爲除害，保全爾等身家，仍袖手旁觀，不管閒事，爾等尙有天良乎？本府不能原諒你門也。爾等大家商量辦理，切莫不知好歹，自取罪累。特諭。

五月初四日

再限袁氏家族拿解長脚蚊子等五匪來轅并嚴斥袁必嵩行賄示

府正堂朱示：袁長脚蚊子等五匪前限該家族於三日內拿解來轅，迄今限期已滿，未獲一名，殊爲疲玩。該家族等既不能呈報于前，又不能如限拿獲于後，本應一體嚴究。姑念乍經拿辦該匪等，此拿彼竄，一日數遷，急切未能弋獲，期限稍促，尙有詞可措。茲再展限三日，拿解來轅，除派毅安營勇駐該祠坐索外，爲此示仰該族人知悉。現在展限三日，如此三日之內，再不能拿獲，是本府一再寬限施法外之恩。該家族等不識保全之意，陽奉陰違，玩泄徇縱，惟有一體照例嚴坐，不知好歹，自取咎戾。凜之慎之！再前經本府親兵拿獲之袁冒冒崑業已供認結盟拜會，強姦抄擄，殺人放火，強牽牛馬盜竊多贓；若本府照例按供追究，恐爾袁姓族人完善者無多也。而袁必嵩膽敢以行賄試嘗司官，尤屬狡獪紕繆，合并明白嚴斥，切特示。五月初七日發貼袁家祠堂。

派監生向世琢率親兵緝拿水仙溪在逃各犯手諭

府正堂朱諭照得本府查拿水仙溪賊巢業將窩巢抄毀並拿獲袁冒慰袁初花娘供認抄擄強姦殺人放火不諱亟應將訪拿在逃並冒冒慰初花娘指供首從各犯六十九名按名緝拿除籤差黔陽兩班快役外合行派人監拿以免誤害良民爲此諭仰該監生率同本府親兵陳良忠向得勝曾得元王得紅等監同差役按名緝拿案情重大人犯衆多切防誤拿良善及差役舞弊賄縱切切特諭

五月十二日
手諭十七日

回銷右諭監生向
世琢准此。

告水仙溪盲從會匪首悔免究示

府正堂示，爲首悔免究事：本府訪聞水仙溪一帶，近有結盟拜會情事，已經拿獲袁冒冒、患初、花娘到案，供稱袁毛子等倡首，以五色絲線纏錢，又有八卦爲記，糾集多人，結盟拜會，除袁毛子、吳半仙、袁長脚、蚊子、袁云、花娘係屬首惡，務獲究辦外，此外鄉愚無知，受其籠絡入會者，但能自行悔罪，速赴本府行轅投首繳出八卦號錢，概免究辦。有能拿獲首犯者，除免究外，仍一體重賞，倘遷延觀望，則是有心從匪，置身家性命於不顧，本府惟知執法嚴辦，其各三思，勿遺後悔，切切特示。

傳安江各紳富到局書捐諭

照得本府創設校經書院，以實學課士，所有該書院永遠經費，稟奉前撫部院邵，撫部院張，先後批行議准，由地方籌款，黔陽上十中四各里，業經次第勸捐，頗稱踴躍。茲本府親駐安江，督官紳開辦下十里捐務，合亟諭傳，爲此諭仰營勇前往，將後開有名各紳富，逐一傳來，面議捐數，限兩日內，一律到局書捐。各該戶等，深明大義，善與人同，諒能體本府捐廉創辦，不辭勞瘁，爲爾地方移風易俗之苦心，其各如期而至，慷慨輸將，以襄善舉，毋得推延觀望，故意抗違。去勇毋得騷擾需索，致干嚴究。切

切特諭

四月二十六日

傳謝廷文議捐諭

府正堂朱諭：卷查中四里校經書院捐，各紳富踴躍輸將，殊堪嘉尚。黃午元謝富珩等，不待催收，先期呈繳，尤見深明大義，爲向來所無。惟謝廷文一戶，屢傳不到，殊屬不諳事理，有意抗違，本應籤差拘帶，從重議捐。第查謝廷文平日爲人，尙非著名刁狡，雷霆之下，受者難堪。姑再仰營局勇前往，限兩日內，將該捐生傳到，當面議捐。如再悍然不理，是咎由自取，本府不能不以法相繩，慎無貽後悔也。去勇仍不准需索干咎，切切特諭。五月二十四日

傳楊興棖等到局議捐諭

府正堂朱諭卷查諭傳捐戶楊興棖、楊興檀、楊大試、楊大讓、楊大富、楊昌桐、楊才忠、楊才燮、楊才照、楊有慶、楊思恭、楊思輝等十二戶，除楊興棖約來未來外，其餘十一戶不特人未到局，且音信全無，殊屬不諳事理，本應籤差傳帶，姑再予以體面，仍派勇諭傳爲此諭仰營局勇協同前往，將以上各捐戶逐一傳來，限三日內一律到局議捐。如再宕延觀望，是有意抗違，定即籤差拘帶，以法相繩。事仍不免，而體面徒傷，何所爲而必欲至于此境。各該戶其深思之！再連日懲辦會匪，差勇四出拿人，不敷調遣，該捐戶等名列縉紳，既不能幫助本府除地方之害，反勢拙勇催傳，實屬不明大義，合并訓斥去，勇仍不准需索騷擾，另派局勇李敬成引路，特諭。

批尹丁氏控尹昌華詞

尹丁氏矢志靡他，爲夫守節，已繼立尹昌華之子長興爲嗣。使尹昌華果明大義，宜如何周恤而矜憐之？乃謀嫁圖產，恣意所爲，浸至控縣訊斷，讞墨未乾，狡譎如故。此尙得謂之有人心乎？集訊在邇，不難執法相繩。惟念處人骨肉之間，又據該職等從中調處，本府俯順輿情，准予銷息。仍如縣斷完案。該職等併卽傳諭兩造，各盡其道。嫂叔如初。該尹代琇、丁義宣等亦卽妥爲經理，終始維持，毋令再起爭端。是爲至要。再尹長興年已逾冠，並非幼稚，無知可比。旣不能讀書上進，顯揚苦節之慈親，又不能委曲周旋，調處本生之頑父，其爲庸劣，大概可知。嗣後務當發憤成人，恪供子職。倖寬已往，補過將來。若仍漠視萱堂，或終形同木偶，縱無家法，尙有王章，誅不孝而無赦無原，廢應繼而擇賢擇愛，噬臍雖悔，亦何及焉！該尹丁氏，缺陷堪矜，貞操足尚。受家庭之磨折，變極人倫。聽呼籲於堂階，憐深無告。人謂顛連而拖累，茹苦含辛；我

哀在弱之窮，發，出頭露面。誰爲荼毒，搆此厲階？蓋叔嫂固爲不睦，而主謀未必無人；坐令倫理之乖違，恨不刁唆之並治。本府官慙父母，憫爾遇而撫狀酸心。案已和銷，勗爾後者訓詞難已。自今以往，撫孤依舊，待叔如常，長住夫家，免昌華之猜忌，保全祖業，爲嗣子之根基。勿聽人言，勿花浮費，葆其晚節，終厥餘年。行當彙案以旌揚，先獎孤嫠之清白，衣料兩件，匾額一方，發交祇領。嗚呼！本府身先率教，不惜誨之諄諄，爾等退返鄉閭，均勿聽之藐藐，其各凜遵，毋違切切。各結附。

光緒十五年八月初五日

批張國錦等公稟

據稟已悉，候飭緝務獲嚴辦。現在已屆隆冬，正宵小竊發之際，仰即同心協力，整頓團規，清查窩戶，庶盜賊不至公行，地方漸臻安謐。凡事講求實際，效驗莫不立呈。所慮因循畏葸，袖手旁觀，甚或貪小利而狗瞻，因行私而枉縱，則不獨團爲虛設，好處毫無，負官長推誠委任殷殷求治之本心，且因設團而多一害人之憲，弱者吞聲，強者側目，事故轉多，此爲團之流弊可稽也。然而報應昭彰，人言可畏，向之所謂便宜取巧，庇護譁張者，得益無幾，受累滋深，作無窮之罪孽，惹通地之罵名，同居鄉里，類有身家，何所取而爲此？則按團總而顧名思義，介三老之間，處四民之上，旣論帖榮膺當挺身蒞事，自應任勞任怨，公正自持，止暴息奸，解紛排難，樹風聲於故里，資耳目於有司，循是推行以圖稱職。本府昔列搢紳，也曾歷練，今來典郡，四載於茲，凡各團優劣，盡得端倪，賢者固欽敬而信從，有遺行者亦無不提撕原諒，冀其自新。如前

之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於團上事宜，務各赤心從事，護衛閭閻，爲保障於一鄉。貽
兒孫以德澤，助太守化民成俗，俾里人仰慕觀型，既往不追，來者可勉。是則本府愚
誠懇惻，不憚煩言，所爲傾心屬望於團紳者也。其各樂從，切勿漠視。除傳集面諭，暨
齊團告示另撰給發外，合行剴切批示，粘單附卷。

光緒十七年
十月廿六日

批毛鴻順等揭告會匪李胖老三等稟

匪類擄害地方，動輒肆無忌憚，旬結報復，實爲爾沉惡習。本府蒞任以來，遇此等事，無不盡力懲辦，冀遏亂萌。據稟前情，准即知會防綠各營，並遴派本府親兵分道巡哨防護。該紳等亦當齊心禦侮，保衛枌榆，切勿離心畏葸，貽害身家。蓋該團離城四五十里不等，若專恃官爲護符，恐倉猝之際，聞信已遲，先喫眼前虧。後雖拿辦，亦覺無補。惟團衆同心協力，緩急有備，庶幾急難無虞，而官得施其調護。若能如三合團之實力遵行，不過本府一手諭之勞，地方永保，非但私宰賭博禁革淨盡而已。是在團衆之戮力也。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批易盛選等保易理繪稟

易元興哇不安本分，聚賭黨匪，與易姓三十餘人及唐桂花、盧鼓瑟、希蔣寶靈、通楊讓賢、楊奉哇等，因賭黨痞，聚痞爲匪，無惡不作，壞俗殃民。本府既訪聞有案，復據團有稟，正待提辦。又據吳半仙供指，查吳半仙所供匪犯，無一人誣扳，何獨於興哇失實。該生等，或香分貢樹，或名列膠庠，理應模楷一方，束身自愛，使鄉之人薰德善良，助本府化民成俗，則且將延諸上座，師友事之，迺不此之務，已失朝廷取士之意。又復挾私妄作，扛認挺保，以非其道，欺罔官長，讀聖賢書，爲喪心事，至於斯極。嗚呼！德薄能淺，忝竊斯篆，斤斤教養，於今三年，每冀竭其愚鈍，於人心風俗稍益毫毛，而士風如此，民氣可知。繇是知治理無狀，尸素同譏，據稟前情，撫躬自責之餘，不禁爲之三痛哭，而長歎息也。迹其蕩檢踰閑，寡廉鮮恥，本應照例懲儆，以挽頹風。姑念該生等都係瘠區寒士，教學爲生，樂道未能，因窮而濫；一經折挫，必致爲人鄙薄，視田

將變爲石田，非獨身名敗裂，俯仰無聊，抑且事畜艱難，啼號可憫，雖咎由自取，本府不忍爲也。仰黔陽縣傳集，從嚴訓斥，以後改過自新，不得再蹈前轍。倘復見利忘義，貳過怙終，則本府之情已盡，惟有以法相繩，加等治罪，始訝長者亦復爲之噬臍，何及矣！爾易堯慈，易大鴻，尤當捫心自問，猛厲回頭，該縣可將此批，臚掛頭門，俾類於該生等者，亦有所省而悟也。切切稟發，仍繳。

光緒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批陳厚禮控陳雯詞

查陳厚禮曾祖陳雋之祖永貞，暨厚禮祖陳妾之父昌材，均不失爲善士。至雯而多行不義，劣迹昭彰，幸幹蠱有人，苟全體面。三月間，本府行部黔陽，據官紳傳述，並厚禮子柄卓面稟與雯涉訟縣庭。當令兩造親友黃作珍、曾傳漳、施大綸、楊楚材、馮煥林、向壽山諸紳，遵照縣批，從場排解，免操同室之戈。五月據陳柄卓來本府安江行轅，呈遞稟詞，又面加訓誨。家庭骨肉，不可遽爾興訟，仍令回縣，邀親友調處。茲據呈稱云云，豈真陳妾父子悍然不理耶？抑厚禮父子亦有過執之處耶？仰黔陽縣轉飭黃紳等，即日稟覆，以憑核奪。本府視民事如家事，設身處地，雅不願士紳之家，有千名犯分，骨肉參商，甚至釀出不忍聽聞之事。上墜家聲，下貽話柄，與爾縣官同一用心也。兩造暨該紳等，俱當仰體此意，委曲成全。若兩造再不知體會，必欲匍匐公庭，則三尺法具在，不難執以相繩，各毋後悔。陳雯出嗣子厚義，向聞苦心孤詣，能蓋父

愆此次覺起蕭牆豈置身事外使八旬老父瓦全當日裂名此時反不彌縫匡救於其間耶亦解人難索者矣原稟原呈兩紙併發仍繳。

批王方仁具控王殊材挾嫌裁害等事詞

王殊材前因龍張氏王義忠等控案，屢經本府札提，文檄頻催，懵然罔應。既據挺身扛訟，何以該縣置不傳解，意誠何居。據呈王殊材因索幫不遂，捏名控害，如果屬實，尤爲不法。該縣業已詣勘集訊，曾否定斷，仰麻陽縣先行錄案稟覆，一面催齊人証質訊，分別虛實確究具報。原詞抄粘併發。

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批王興典等控王方策王方茂等詞

同日據王方仁呈控，已核飭該縣查案稟覆在案。據呈前情，可見方仁兄弟，俱有身家，平居安分，故此外無隙可乘。即令指控之件，事事屬實，乃是殷實鄉人，未諳律例，法重情輕。地方官身膺民社父母，居心准天理國法人情，折中定讞。不過詳加訓示，量予薄懲，以保全富戶，而培元氣於閭閻。爾等藉端多事，油索是圖，騷擾及於宗族。若爾縣官天良同具，亦似本府之疾惡如仇，則鬼蜮伎倆，爲害吾民，亟宜重辦。至如王殊材者，人面獸心，怙終稔惡，尤可殺而不可恕也。姑仰麻陽縣集訊質斷，再行核奪，詞抄併繳。

光緒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批梁文盛控丁繼梁詞

夫婦人倫之始，嫁休有干厲禁，此邦之人雖在搢紳，大半未敦斯道，禮法罔知。故生監職員嫁髮妻而配失節之婦者，何姓無之，東鄉尤甚。此爲風俗雜苗，而本府之所以斤斤於教化者，職是故也。據呈該職之女嫦娥，爲丁繼梁妻，迎配一十五年，夫婦無異，因無子而勸夫娶妾，因寵妾而嫡庶不相得，是皆室家勃谿之常，何至將幼年聘娶之妻，並不投訴母家，遽行嫁賣，且恨之甚，而嫁賣於匪人，查丁繼梁平日爲人，本多遺行，此案是否丁繼梁棄妻寵妾，胡作妄爲，抑係該職之女，亦有離婦道已甚之事，既據控縣，仰新縣官到任，傳集一干質訊究斷，毋得率爾請提，原詞粘件，併發，仍繳。

張萬昆等控舒開輔稟批

邊荒盲昧，義理未明，作事類多紕繆，如舒安球之無嗣，而與弟兄不睦，不知擇賢擇愛，禮法自持，偏聽婦言，而立異姓爲後，以致身後爲舒開輔爭繼，纏訟多年，人亡家破，不能保其溺親愛共甘苦之妻妾，義子抑鬱以終，其遺產良田八千餘石，或爲族衆瓜分，或花費於書差中證訟棍之手，即現在舒開輔所多方謀奪而得者，亦屬有名無實，干不存五。安球有靈，吾知其抱悔九原，不能欲開輔之享，而仍無異於餒而之鬼也。此雖一事，作戒數端，爾張萬昆者，係屬安球繼妻，張氏內姪，分得些微田產，此爲義贈，非出祖遺，豈志士所甘居貧寒而戀此，然以舒開輔之狡詐貪狼，輔以劉鴻儒之無耻爪牙，譬彼深山，有虎生翼，爾而與之訟，如江黃與楚戰，多見其不能勝。况情雖實，而名不正，不必州掣之上下其手，而穿封之負已成也。俗所謂進得廟門，進不得衙門者，此類是也。即地方官，鉏強扶弱，右爾一時，而來去無常，變幻百出；

今日爾雖得，異日爾仍失。且恐變而加厲，得不償失，終爲爾累。而官與爾，皆無可如何也。爾子爾媳，暨孫男女等，趁此收割之際，趕快回里營生，毋庸在轅守候。至稟稱劉鴻儒統差抄割，是否屬實，姑仰麻陽縣集訊究詳，單並發，仍繳。

批廖正夔控向世琢詞

查革監向世琢，素行暴戾，劣迹甚多。本府早有訪聞，原擬嚴加懲創，經爾父玉山向紳渥中等，篤念師生同宗之誼，公懇互相訓誡，約束改過自新，並自備資斧，協拿水仙溪會匪，將功贖罪。比值拿匪需人之際，姑予允准。該革監如果稍明利害，尙有天良，當如何奮勉蓋愆，懲前毖後，乃拿匪既未盡力，故態竟敢復萌，據呈前情，實屬怙惡不悛，寬頑忘本。除先行勒令踵門服罪，親侍湯藥，調理師傷外，本府即日因公蒞安，再行提案嚴辦。爾父暫宜安心調理，不可因之嘔氣，是重傷也，切切！

批丁仇氏詞

前據梁文盛以爾子繼樑等強嫁捆汚具控來轅當經批縣集訊究報在案據訴各情梁氏固在應出之列但查鈔粘梁氏劣迹雷氏入門後爲尤甚或亦有以激而使然且出妻應歸母家嫁留聽其自便該氏母子不合擅行捆嫁楊茂烈雖列武庠其子飛山與匪類爲伍確有證據俱出情理之外三尺無私不能假貸惟念丁梁姻姪迭迭層層梁姓爲此事業已開祠動衆涉訟無休勢必效尤報復枝節日多馴致兩姓釀成不解之冤甚非本府必使無訟之義若克知機俯就請兩姓解事親族調停息訟免筮終凶則爾母子之幸亦父母官所願而不加深究者也必欲匍匐公庭罔知進退則仍遵照本府前批候飭芷江縣集訊按律究斷原詞粘件併發仍繳

光緒十八年二

月初八日

批韓承剛等請撥唐家橋田租爲牛痘局經費公稟

沅郡僻處一隅，牛痘之法苦無知者。上年本府捐廉創行，所全不少。因經費不敷，推行未廣。今歲又捐廉開辦，設局育嬰堂，並令地方籌及永遠經費。當經會縣出示在案。茲據稟請飭芷江縣諭令育嬰堂董事，提撥唐家橋田租爲痘師薪資，暫行開辦。以後再議增款，事屬可行。應准照辦。第此項田租爲數無多，不敷費用。再由本府衙門義倉息穀項下，每年提穀三十石津貼該痘師。按年具領，三年爲率，以示限制。似此薪資粗給，使習此者得以盡心厥事，奏效堪期。而惠嬰良法亦漸可推廣於巖疆矣。再凡開辦一事，須圖終慮始，竭力講求，方有實際。現在此局旣成，該痘師廩生宋丙炎，務必專心致志，矢慎矢勤，俾桑梓幼孩，同霑實惠，切毋食其祿而怠其事。名實不符，衾影抱媿。負官長凜心，受衆人指摘，而爲天神交嫉之人。除行縣外，合行切實批示。

捕虎賞格

爲特出賞格事。訪聞芷江北鄉，比來虎患甚劇。夫孟嘗廉潔，合浦還珠；宋均德化，九江渡虎。本府典郡，未能信及豚魚，抑且橫生虎患，殘害吾民，奉職之無狀可知也。除遇事修省，並捐廉二十千，派便水陸巡檢僱人打虎，以消災異而馴獸害外，合再特出賞格，招人打虎，爲此手書賞格，張貼該鄉，仰諸色人等知悉。有能斃白額虎者，賞制錢六十千文；有能斃黑虎者，賞制錢五十千文；有能斃其餘羣虎者，每隻賞制錢四十千文。獲虎後，拾驗領賞，決不食言。本府前在安江，因羅翁山亦有虎患，當經作文祭山神，派緞安營勇入山驅捕，並出賞格，招人打虎。五月連斃二虎一豹，患遂息。壯夫勇士，戮力殲旃，毋忽毋餒，須至賞格者。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文

藝

威鳳歌寄許星叔 庚身兼呈王夔丈 文韶

虞廷絢威鳳，巢穴隔雲泥。鳳季有嬌雛，爲我小鳳雌。十年不通問，鼓翅西南飛。毛羽未豐滿，枉想用爲儀。迴翔杞梓表，枳棘非鸞棲。罡風一再遇，斥鴳笑藩籬。老鳳從東來，如卵言翼之。假我雙飛翼，盤旋入雲霓。良木滿珍禽，鳩居胡審爲。梧桐沅水上，暫息於焉宜。志不在稻粱，竹實堪充飢。來巢信爲瑞，暇豫鳴歸嬉。昏鴉忽羣噪，夕鳥從之嘯。厥音一何惡，阿閣收聲時。轉瞬即朝陽，和鳴聲施施。會當凌絕頂，翔翥鳳凰池。一鳴動天聽，再鳴感地祇。旣爲毛蟲長，復邀聖主知。身披九苞彩，黼黻翊萬幾。口銜五色詔，寬大綏四夷。德輝覽斯下，羣侶樂不支。儀廷千萬歲，振翮起丹墀。回顧烏與鴉，遶樹還相隨。惡音本爾誤，鳳德原未衰。飲啄各安生，慎毋惑鳩媒。革心懷好音，努力愛春暉。二鳳遙相望，三台六詔西。平安傳鴈訊，南北寄相思。朔風吹梧桐，枝搖葉成堆。雖搖高百尺，根深本不摧。請看風吹時，穩立參天枝。即教風拔木，於鳳何傷哉。

冥冥謝弋人，颺颺向蓬萊。舊巢東海上，琪樹遠塵埃。所嗟鸞鶴儔，隔絕莫攀追。良禽數百萬，鳳去靡瞻依。文鴉集泮林，誰哺鳴聲悲。善氣化臯鳩，此願更難期。鸚哥爲我言，風伯本無私。竚聽好消息，臨風且徘徊。

海運歌

我朝制度因勝國，成法相循十五六。飛芻輓粟由運河，南渡淮黃迤邐北。糧艘轉運歲爲常，水上往來穩于陸。百州六道濟運流，細大兼收源自足。宣宗初紀東壩開，運道從茲水源盛。借黃刷運紛新法，浮送艱難徒碌碌。停帮待雨動經時，張秋淺阻薛莊涇。到壩遲延獲譴嚴，回空隔歲船娘哭。九重宵旰農部愁，費煩累重弊叢作。英公宏議創中樞，文毅江南崇論纘。改爲海運仿有元，浮海達河循禹躅。臣工聚訟三五，年獨斷宸衷制日諾。時維乙酉二月春，開府輕車臨滬瀆。山頭沙綫親稽核，耆民老年皆咨度。道逢老嫗亦寒暄，家人之禮及樵牧。船商踴躍水手歡，官民一氣情聯絡。潮來中夜起行臺，占驗風信推盈縮。經營慘淡浹兩旬，十洲三島瞭掌握。南漕百萬裝沙船，兌裝起運皆親督。效收指臂任薦紳，人呼董事王朱邵。祀神諏吉報放洋，海若效順波臣伏。間有漂沒有一不一，論成大事寧足錄。天顏有喜賞有差，翎飄孔翠君

恩渥遂教海運著成書，往還詰難存函牘。後來江浙同海運，大家稱便朝廷福。紅巾賊起海上亂，兌裝移向瀏河泊。運津遞壩法漸弊，改章巡運通倉蓄。沙甯船少輪舶來，參用軍法旌旗簇。四者之說起予家，後先成事任怨讟。行年三十繼父兄，才粗幸免覆公餗。記曾柄用丁丑秋，手持弓箭驚流俗。運漕條貫止杖徒，創爲新法行誅戮。大朱小朱婦孺知，未嘗血刃倉場肅。卅三晝夜廢寢餐，漕糧乃得白如玉。論功銘在御屏風，弟兄相讓邀刮目。雲兄家伯今黃土，墓門木拱墳草宿。湘南冀北兩飄零，豸繡耶當一麾逐。再巡永定徒安瀾，三年邊郡形齷齪。起家海運官水鄉，一門飲水堪棒腹。江安從事早遼年，滄海雲帆判遲速。起初江廣折色漕，先君捧檄馳南朔。至今異地借人才，秦豈無人情莫屬。改章省費會上書，請充軍餉臺灣役。長官恐失丞相歡，不論不議置高閣。紆青拖紫見解同，三刖其足指可掬。兩湖政議蓬萊島，封疆通達何拘束。私情公義孰重輕，卻非政體乃時局。比聞折耗非一端，二十年來弊盡復。

法窮則變，變則通，相體裁衣，斯稱服。南裝北兌，在得人。商輪異昔，沙甯薄。今茲宜用兵輪船，以公家船運公粟，腳價憑充，參養貲。風濤練習，瞻沙熟。江安十府，由運河。有
如告朔餼羊肉，海河並運，備不虞。重洋覬覦，防殊族。不在其位，政是謀。轉漕世食，天
家祿。在三之義，況無方。嗚呼謹以聞當軸！

東翁師傅六首

感深國士尙凡夫，獨立蠻荒一寄書；十載冗員行拂亂，三年邊郡政迂疏；蠶桑幾類殃民事，學校將懸問字車；凍水門牆遙悵望，料應小阮有雙魚。

久疏音問爲此離，痛癢相關說項斯；青眼曾加大司馬，白頭重念帝王師；敢猶倔強孤元老，祇憾昂藏類戚施；山僞能移海填却，精誠終擬報公知。

雙輪激水海天深，省墓從公返故林；感事詩成三疊韻，憐才念切幾傾襟；絮談國事嘗揮淚，爲說邊防最動心；記得圓明園裏事，先皇陵寢柏森森。

起家飛輓識公侯，東閣紛開六七州；荆樹交柯花爛漫，人材擊轂客風流；創成寰海通商局，曾向忠良借箸籌；今日弟兄三五處，白眉黃土不勝愁。

一麾出守領偏沅，堂構之間滿淚痕；家法本無逢上術，居官代有赤心存；不妨刺眼成釘鐵，準備閒情咬菜根；翹首風雲俱變幻，君門萬里楚天昏。

不測風雲果若何，銅琶鐵板且高歌。會乘湘水青油舫，來聽宮門白玉珂。燕趙偏灾
根本重，皋夔前席故人多。許身稷契難償願，歸臥吳淞舊澗阿。

拱北樓餞士詩 并叙

歲戊子權守沅州，創建沅水校經堂，以實學課士。辛卯春奉制府南皮公檄，新設兩湖書院於武昌都士湖，調湖南北高材生入院讀書。沅州額定五人，余以沅水校經堂肄業生李永翰、黃忠基、危耀奎、膝樹猷、楊世炳、楊國勳等六人應命。先是譚生鳳章、熊生希齡奉調，湘水校經堂遂同訓別於拱北樓，飲之酒而遣之。繪圖紀事，分綴以詩。前四首送李生等後二首送譚熊兩生

都督荆襄控上游，宏開壇玷聚名流。四科以外添條目，兩省儲才壯大猷。列席師儒耆舊集，干霄杞梓棟梁收。承流我亦權方面，教養多慙古懿州。

頻年北面慙孤陋，送爾遨遊大匠門。文字因緣開盛軌，朱藍附近重淵源。中興人物推時望，憂國襟期認淚痕。惆悵沅湘流日夜，滔滔東下最銷魂。

新桑吐綠送諸生，官柳依依古鄂城。五兩南風知力競，重湖靜浪識流平。文章到此

成家數，理境無邊忌滿盈；大道荆榛干祿誤，春秋今卻盼科名。

灘河曲折泛輕艤，默祝平安到武昌；都士湖頭春浩蕩，庾公樓上客翱翔。廣州移鎮憐陶侃，番舶通商礙野航；把酒臨歧言鄭重，學成艱鉅勉擔當。

使者輶軒至上京，目光如炬最分明；梅花驛路飛雙檄，魯國高材有兩生。造士深心徵契合，說經精義貴持平；點睛指日飛騰去，湘水秋高聽鹿鳴。

曾向長沙問俗頻，通都才彥例彬彬；觀摩道義當求益，邂逅疏狂莫效顰。自悔往時沾結習，從來名下幾完人；熊生俊美年尤少，乍入繁華憤立身。

再送滕生樹猷一首

簡縣州西北，山城錦水疊；爾滕稱望族，家世住高邨。授業慙衣鉢，書升送鄂垣；此行須努力，振盞躍龍門。

拱北樓續餞士詩

李生等既就道，奉臺檄兩湖書院肄業。生沅屬咨送八人，四人重複，二人有故

去，惟廖

正字黃忠積

二生實行，作續餞士詩。

沅正流芳日，通儒柄國時。交馳徵士檄，喜續送行詩。廣廈臨江漢，高樓話別離。洞庭波浪闊，飛渡愜襟期。二子乘舟去，桃花跋浪紅。甕頭春釀熟，冀北馬羣空。論世天人迫，儲才政教同。偏州爲力薄，翹首向東風。

易生著勳辭托口書社講席，請應兩湖書院調，既具牘補報，作詩嘉勉，并送其行。

不擁臬皮去執經，知君旨趣益清明。沅湘他日求儒者，著作成家有兩生。

謂生與楊生子玉

王道無偏斯浩蕩，中興已久際承平。陽關續譜成三疊，江漢湯湯送別情。

校經堂雜詠二十四首上絕

百尺參天苦棟樹，飽經霜雪得長春。儘教多少蚍蜉撼，依舊青青蔭士人。草創園林
布置工，滿城桃李向春風。試看結實成陰後，一笑應知造化功。好種芭蕉易長成，秋
陽葉葉捲愁心。采來不是傳經用，聊寫忠君愛國忱。手鑿方塘十丈深，閒看仙鯉曝
金鱗。他年燒尾成龍去，我欲乘之雨九垓。正叢中屈軼生，校經堂外草如茵。偷教
指佞移丹陛，先斥妨賢病國人。張緒丰神擬綠楊，移根得所傍池塘。飄茵墮溷當時
事，畢竟何人作主張。園亭無磴置林泉，買得明山石數條。日暮偃遊人小坐，白雲黃
葉晚蕭蕭。慈惠園南講院旁，宜亭一角盡斜陽。竹爲屏障蕉分綠，赤脚科頭好納涼。
高出巖城拱北樓，使君搦士作清遊。超然象外能醫俗，四面雲山一望收。問字亭邊
築短牆，竹籬笆護讀書堂。本來坦白無城府，得失憑人說短長。綠陰圍繞樹扶疏，試
種湖桑滿瘠區。月旦傳來真愜當，不諳政體笑今吾。南面吟哦擁百城，牙籤萬軸巷

縱橫買將清俸蒸髦士，贏得臺評太好名。藏書樓上未藏書，士子登臨路折紆。移置講堂齋舍近，取攜方便省工夫。按轡徐行脚步齊，渾身是膽試馳驅。會心駕馭經權意，不至拘拘老腐儒。一騎流星演放鎗，六鈞在手技穿楊。能書露布能殲敵，儒者工夫亦一行。書生面目半清癯，鎮日青氈氣不舒。欲習男兒好身手，不妨踴躍試庭除。雲牋五色報條鮮，似貼宜春滿院前。此次歲科徵效驗，要看青史有人傳。祥雲捧日照牆紅，文運將開兆畫中。屬付高材張淑輩，名成先記報文翁。治郡餘閒步講堂，生徒濟濟列成行。慣看師弟忘形處，縱論邊防與海防。俎豆馨香典禮成，新祠輪奐祀文清。謫居講學無聊日，已伏千秋不朽名。考信名堂院長居，曾公博雅沈公迂。批頭直道文優劣，不似居停曲筆書。中餽操勞白髮增，有時搥杖課園丁。喜聽隔院書聲好，賜食頻頻拜太君。朱絃再續不宜男，四五無兒付達觀。栽得滿城桃李樹，直當膝下子孫看。四面垂楊廿柳塘，擬添亭子水中央。中間著個沅州守，朝聽絃歌夜泛觴。

示校經生二十截句

校經沅水溶源流，經濟文章並講求；踐履師承歸一貫，自成家數起沅州。漢宋兼宗
匾額新，先將旨趣示同人；讀書切莫分門戶，求是齋頭好問津。學問本來無止境，怕
同欵器滿而傾；六爻皆吉惟謙卦，垂訓牢牢記後生。特開壇坫衍薪傳，爲育人材佛
仔肩；義理旣明須致用，盡情刪訂已華巔。元城有語是金丹，一號文人無足觀；出處
不堪家國任，校經何用可全刪。明經取士典煌煌，命意精深仰廟堂；剽竊揣摩非本
義，要由道德發文章。學海頽波滾滾來，雕蟲小技誤人材；一般憂樂先天下，方是人
間好秀才。投筆羅山賦壯遊，生徒數十挽神州；師生開濟中興業，此是通經第一流。
禦寇居鄉陸象山，文成倉猝定宸藩；袞衣章甫同戡亂，地理兵書仔細繙。日日新聞
海上排，報章羅列雜談諧；偏隅藉可知時務，說部同觀亦大佳。入股程文八韻詩，例
爲髦士進身資；不須菲薄當時體，儘許通人著偉詞。風氣初開朝氣存，緝熙光景自

常新；倘存門戶滋流弊，我是沅州學罪人。防意如城守臥碑，齋房逼處郡牙西；長官舉動人優劣，子已無干慎品題。三千七十二號同門祇礪觀，摩道誼敦計較錙銖分畛域，反輸學究數家村。嚴戛權守鬪蒿萊，禮讓休風未盡開；散布閭閻成教化，許多期望屬羣材。艱難宗派起邊陲，薛氏而還創見之；吾道南行慙力薄，寄聲來詰好維持。列代膠庠細討論，我朝養士澤如春；中興以後邊防亟，遺大投艱要致身。十年遲我領偏州，赤熱臣心抱隱憂；天已將陰猶未雨，徹來桑土好綢繆。三代懷柔守四夷，漢家已盡撤藩籬；榘栱梓森千尺，蔚起偏沅大廈支。黃堂共治集賢豪，地瘠官貧布置勞；簡郡絃歌還小試，會看寰海奏雲韶。

卅六詞

並序

待罪沅州，忽焉四載。撫念今昔，雜感成詩。歌詠所形，不遺巾軸。情誼斯篤，懷我友朋。嘻！余年四十有六矣，而篇什適符其數，遂名之曰卅六詞。

思入風雲變態中，

成句

遊絲百丈裊晴空。通天絕地成家數，詩未能工境卻窮。墮地爲

人卅六春，耶當湖海感前塵。浪唼抵作消寒課，年表胡盧請具陳。黃巾動地客呻吟，病臥孤舟出武林。父子生還頭在頸，美人風義海天深。權舍備書感舊遊，幾人俎豆

已千秋。蠻烟瘴雨沅州郡，抑鬱無聊不自由。韶齡失學悔蹉跎，激烈貽譏壯志訛。截髮至今猶在筍，昊天罔極負恩多。燕薊初遊作萬公，代籌前箸異和戎。皇仁不悛償兵費，爲出孱王小火中。轉漕歸來過洞庭，檣傾舵折旋湖心。商量父子全身計，懷刺三時厄難深。射策忙看槐市花，少年文字失杖屨。不工舉業同韓杜，枉坐幽燕下第車。舍人姓字動王侯，草疏曾經薦馬周。邊警忽來成畫餅，黃梁未熟返南州。日行一

百七十里，親病星奔泥淖中；最苦近家偏假塞，打頭風雨會城東。大小朱名婦孺知，飛芻輓粟向王畿；多慚題品宗臣目，對衆頻伸巨擘時。黑水飛輪浪拍天，虞山一老攬羣賢；坐中握手談時事，疊韻詩成劈短箋。海河同上萬言書，議格非關學術疏；不是聖人恩浩蕩，棗花樓已廢爲墟。赤地黃圖記昔年，毀家紓難效前賢；弟兄清夜盟心處，皓月橫空露滿天。艱難任事惹譏評，獨奏螭坳仗上卿；委婉條陳三大款，九重一一允施行。通商萬國越重洋，建議中興策富強；相業崇隆人後進，也曾附驥侍門牆。浦江從政似江山，先志同承認淚斑。昨日書來眉爲縐，牢騷滿腹損心顏。中落門庭亂乍平，一家白口累難兄；事功未就西歸去，繼起何人副盛名。友愛天成况受知，教儂騎射斷腰支；傷心身後家庭事，每到無人涕淚垂。闊略清剛舌本翻，兩巡永定慶安瀾；開源試識金銀氣，家已橫傾效尙難。鬚髮皆花近六旬，慟天任子負君親。敬時堂外園林主，行脫朝衫作替人。歷盡風霜就一官，蕭蕭五馬出壺關；回頭十載長

沙住客本無能事大難。善病工愁八尺身。鬢絃再斷劇酸辛。不鳴不躍翻成趣。閉戶
攤書對古人。日高屢屢斷炊煙。傲骨嶙峋不乞憐。偏有故人能念舊。解衣推食意纏
綿。節母郎君背腹生。過人至性有孫登。親調湯藥腰圍減。我病垂危記得朋。藥餌金
錢感厚施。受恩病亟絕糧時。王孫若有登壇日。先起淮陰漂母祠。父執行中最愛憐。
光明磊落近連遭。爰求淑女關雎意。憾未紅絲一綫牽。薦賢自代竟徒勞。慰藉師門
起鳳毛。見說書房新入值。殿廷深處靜揮毫。駢文脫手稿爭傳。羅隱江東一第淹。近
着青衫遊嶽麓。最能知我信因緣。年年飛輓赴津通。異數兼銜二品崇。弊卻貂裘無
少憾。論交綽有古人風。書名更比科名重。聞道言迷青鳥家。珍重莫忘息壤語。雙旌
迅速赴京華。清獻南昌持節日。不知茂叔亦霽霽。而今霽月光風夕。省識先生意也
消。離臺畫諾療貧宜。捧檄衡陽說士時。一刺未通墳草宿。願同剛直是酬知。重來節
度起沈淪。柄用方州第一人。應有燈花同報喜。蠻天憂樂共斯民。滕王閣下誠循良。

治譜相傳到桂陽；一擲千金重然諾，籍添圖史化巖疆。銜尾襄陽書畫船，亂灘穩渡
五溪煙；牙籤萬軸烝髦士，吾道南行命在天。漢宋皆宗求實是，掃除門戶獨傳薪；四
千年後開生面，起自偏沅學校新。桑田略做浙東西，蠶事連年法未齊；待覓秋胡來
陌上，課同婦子伴山妻。問民疾苦歷山川，墮馬懸崖幸瓦全；粉骨碎身原不惜，笑誰
留寇赴重泉。川鹽苦劣價偏昂，瘠郡民生爲審詳；一歲利源三十萬，台司未許復淮
綱鎖院掄才玉尺橫，轡軒踵至契心情；歲科連試同衡鑒，首選都居第一名。五七人
中最少年，名高先達冠三邊。新成壇坫開風氣，師弟同科爲轍然。大纛高牙壓境時，
雷霆石卵兩相持。掀天揭地波濤裏，獨立蒼茫自詠詩。文章水部重淮揚，分隔雲泥
父執行；李野不言四氣備，荔門而後有南陽。八州都督擢名公，條教頒來不約同；可
惜絃歌聲徹處，丸泥堪塞異提封。山堂滿地禍根深，行部曾經靖綠林；夜半聞雞還
起舞，腰間寶劍作龍吟。教堂分拆亦天機，要挾無休厝火微；借問自強三十載，相公

能否著戎衣。機槍記犯紫微星。父老咨嗟話北巡。除却觀音橋一役。差強人意更何人。邊民樸茂治從容。禮教明時可即戎。且喜海天波浪靜。儘堪百戰運齋中。開礦深溪裕饒銀。冶山懷化事陶鈞。安排十萬橫磨劍。平定三邊左衽人。幕府如雲聚萬才。偏州小試志難灰。綠衣年少飛騰去。回首觚稜懷抱開。啟事連篇屬稿長。薦賢比理繭絲忙。臣心似水無他意。不使人材老瘴鄉。時文取士法陳陳。漸失廬山面目真。三百餘年養士澤。豈無幾個血心人。午夜空懷報國忱。偏多挫折歲華侵。擁衾索句遭妻譖。遠榻行吟負士心。判事常遲到夜闌。不才難得一方安。措施強半違心願。實際求來俯仰慚。手造籌邊拱北樓。使君於此寫煩憂。憑高四望長安近。守在偏隅志九州。

祭三忠祠文

天地正氣，賦於流形。下爲河嶽，上炳日星。三綱繫命，道義之根。或徇節烈，取義成仁。表章先達，守土之責。忝佩郡符，載稽往籍。景仰風徽，建祠鄉國。以事稽延，工遲翬革。茲將去任，肇薦明禋。率我僚屬，偕我搢紳。羞其俎豆，潔其蘋蘩。再拜致祭，三忠之靈。嗚呼三忠！沅澨精英。觥觥大節，著於有明。爭光日月，式是後生。忠魂不爽，來格來歆。

十八年五月初三日

到任告善化城隍永鎮定湘王疏

伏以一麾出守，初爲表率之官。五馬將行，散質肝膽之藴。顛沛久居於轄境，牲牢並薦其微誠。惟神聰明正直，赫濯威靈。永鎮茲邦，嘉號欽承。我后定湘千里，徽稱肇錫前朝。煥乎功德之昭垂，久爲人民所欽仰。茲當蒞任，用寫蓬心。誌中興後生，洪鑪嫩塊。起家飛輓，厠迹衣冠。半生落拓江湖，自分俯首以畢世。十載饑寒困頓，何止三年之不鳴。頃承臺檄，忽佩郡章。突來青眼之遭逢，敢昧赤心於幽獨。况數生平咎戾，莫滌瑕疵。忝爲一郡長官，更慙涼薄。惟弱冠蟲聞大道，束身爲忠孝之圖。迨就官筮仕湖湘，妄意步循良之後。詎多盤錯，備歷艱難。新鬼故鬼，慣逢狹路挪揄。愁魔病魔，偏值歲宮惡劣。凡人世折磨之事，皆此身纖屑以嘗。在平日動心忍性，猶爲一己磨礪。念連年啼饑號寒，忍視闔家凍餒。屬遇僉壬，簧鼓更遭家室勃谿。當病莫能興之日，有妹來代嫂之勞。衣不解帶者七旬，因而成疾者累歲。每聽呼號之徹耳，輒如芒刺。

之在身。昨當遺嫁之辰，奩資莫給。方逐乘龍之客，好音忽來。施衿結褵，無聊已極。印
纍纍若破涕爲歡，竊維塞塞而豐亨，抑亦友恭之感召。撫藐躬而興起，宜蒞事之戰
兢。然而化民成俗，固所願而吾信未能。竭慮盡忠，行乎素者，拙人本色。自今已往，仍
事斯言。倘有絲毫苟且，願加冥顯刑誅。苟可致君澤民，不妨摩頂放踵。我行不渝，神
靈來格。嗚呼！側身天地，隱憂方切於懷柔。措手民人，吾道試行於蠻貊。謹疏。

光緒十
有四年

十一月
十一日

謝事回省告定湘王疏

雙旌西指，曾訴襟期；五馬東歸，載傾肺腑。不腆之牲，半酒醴；用答洪施，偏州之國計。民生誠求昭鑒，伏以兩番作郡，問心既竭；愚蒙五載臨邊，拊髀滋多遺憾。茲雖去位，何能忽置於懷來；回溯前塵，敢乞靈光之普照。竊惟某之守沅也，心餘力絀，折挫頻仍，上齟下齟，治安無策。幸荷天地鬼神之默祐，用能委曲瓦全；追憶雷霆石卵之相持，不謂尚有今日。惟學校蠹呈效驗，勸捐置產，尙覺周章；蠶桑未善推行，餒養繅絲，還須考較；言念皆成之匪易，豈徒慮始之爲難！况強欺弱，而衆暴寡，禮讓未行，失於寬者，虎而冠；吏胥爲害，以至祛除伏莽，而行賞偏枯，何以示後來之觀感！規復淮綱，而谷司沮尼，因之孤民望於窮邊，與夫用人掣肘，呼應不靈，質庫難成，窮黎愈蹙。加以險灘林立，行旅寒心，節孝總坊，經營未就。欲激厲廉隅，而無自欲；流通財貨，以未能。凡此艱難窒礙之編，固由愚拙迂疏而致，然而累及身家，自省不遺餘力，矢諸夢

寐撫衷敢負初心。當事權旣去之時，隱忍支持殘局，迨墨綬重膺之日，挽回知出神靈。雖爲日無多，而其機已轉。由是志同道合，代者循良，賓嘉主賢，元僚俊乂，未三月而魯國大治，洵乎不愧古人。俾及其而上，理觀成，庶可藉之補過。第權篆難期久任，乃衝寒而返會垣，爰代人謀，爲之道地，借寇君於河內，爲國爲民，實斯道之大公，非朋非黨。惟是疏遠人言，難期取信，所冀聲靈赫濯，默佑其成。則遐荒就理，共霽神睨於無窮，而緩急當前，或濟時艱於異日矣。嗚呼！精誠所蘊，絕無私意於其間，靈爽式憑，佇看神旗之戾止。謹疏。

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交卸後告天王城隍神疏

前知府朱其諗謹疏告於

天王城隍

神曰：五年典郡，智短才疏，自慙無狀，財殫力補，維神

威靈，聰明正直。

血食並守

茲邦，同其休戚。下車伊始，因地制宜。蠶桑學校，教養兼施。遭逢

不偶，措置乖方。事機挫折，永夜旁皇。解組以來，誕彌厥月。毀譽悠悠，何關得失。書院成否，關繫地方。邊隅治忽，利病非常。既發其端，敢怠其後。勢處萬難，乃祈神佑。代者初至，惟神維持。羣小沮尼，惟神殛之。倘在事者，迎合取巧，亦降之殃。庶幾事了，我懷抑鬱。求事之成，摩頂放踵，亦所甘心。嗟吾本意，填海移山。裁成狂簡，宏濟艱難。憂患之來，著龜可卜。耿耿孤忠，神應感格。况乎帝德，淪浹飛潛。致身禦患，諒共欣然。嗚呼！此時進退維谷，再拜陳辭，肝腸欲裂，謹告。

十八年六月初六日

附

錄

增湖南西路京官上都察院稟

具呈吏部主事張稱達，內閣中書劉棣芬等，爲臚列良吏政績，公懇派員詳察，奏請
昭雪，以伸直道，而勸吏治事。竊職等世居湖南西路，苗獠雜處，學風蹇塞，交通不便，
進步綦遲。當我朝康乾以來，勸學右文，碩彥魁儒，幾遍寰宇，咸同中興之際，武功震
灼，侯伯將相，多出中湘，而西路則寂無人焉。國家以科第取士，二百餘年，沅水上游
各州縣自壬辰以前，絕無以進士登第者，西路文化之不競，可見也。然而近十年
間，一躍千丈，今昔程度，迥不相同。論者又謂西路學風爲全省之冠，雖未敢自信，然
其進退之比例，寔有化崖疆而爲鄒魯之效。伊誰之力，飲水思源，自不得不歸功於
守吏之得人。蓋有三焉：一爲今大理院少卿，前任湖南辰州府知府劉守若曾，一爲
前署常德府知府宋守其懿，一爲前任永綏廳同知吳丞傳綺。其三人者，寔爲我西
路人士開闢蠶叢，循良之績，久播絃歌；遺愛之聲，今猶感泣。今者劉少堂朝翔翬下，

備職李官，而朱守其謬。吳丞傳綺，皆因案被誣，致爲湘撫憲岑率登白簡，齊名賢吏，而枯菀迥殊。非僅有向隅之悲，乃反遭覆盆之戚。此職等不避斧鉞而不能已於言者，謹將朱守吳丞歷年在任之事蹟，敬爲大人詳陳之。查朱守於光緒十三年署沅州府知府，府治僻陋，向不知學問爲何事，有以三國志演義爲正史者，其陋如此。朱守蒞任，乃自捐廉數千金，創立沅水校經書院，建築橫舍，購置書籍，延聘通儒，使主講席，授以考據訓詁詞章之學，而注重於程朱之義理，以植其基。於是沅人始知有學術。開辦後，常年經費無所出，幾致停廢，乃質衣物於黔陽典商，得數千金，以備膏火。士林傳爲美談，旋具稟撫憲，勸辦民捐，忽因解任中止。旣而沈守瑩慶繼朱之後，欲踵成其事，又爲劣紳所阻撓，弗克就緒。於是沅紳躬赴鄂垣，具稟兩湖督憲張，力請維持，蒙督憲咨請前湘撫憲吳，仍派朱守前往籌辦，乃於托口竹木釐局等款，共籌常年經費千金，前後五年，歷經挫折，堅苦卓絕，校經書院遂得成立，續學之士，咸

出其中，光緒十五年，今禮部左侍郎張視學湖南，考試沅州府屬經古，其取列優等者，盡沅水校經書院之肄業生，侍郎大加稱賞，試畢上疏，奏稱：沅州學風，爲西路各屬之冠，此其明效大驗也。旣而歷任衡州、永州等府，整頓書院，不遺餘力，士林感戴，與西路人士相應同聲。光緒二十七年，因常德城堤日久圯壞，水患突至，危險已極，前洲撫俞札派朱守前往常德，籌集屠捐各款，約有五萬餘串，加高脩築，城堤始堅，歷年大水，郡城無慮，常民感極。是年復奉檄署理常德府知府，適當明詔維新，提倡學務之際，常德爲西路咽喉，時辰州方出教案，常德亦受其影響，朱守乃導之以漸，先於常德府開辦師範研究所，招集上游二十八府廳州縣之舉貢各員來常講習，風氣始開，其時長沙之師範館猶未立也，實爲湖南全省研究師範之先河，旣而新機日闢，人競磨琢，朱守又建西路師範學堂於常德，爲西路全體教育之總機關，又建立常德中學堂，爲常德全郡之模範，其在任之中，立民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

五、第六、第七各小學堂，皆係朱守之籌款補助獎掖而成。自朱守去任，無有繼之增設者。又改邑紳楊鬚珍之移芝講舍爲移芝學堂，又建圖書館，以藏圖籍。凡武陵、桃源、龍陽、沅江四屬，所籌各小學堂之常年經費，共集至十餘萬之多。統計學生，乃至三千餘額之衆。今四川總督趙時方撫湘，大加稱賞，列之荐牘前，稱西路學風爲全省之冠，良非誣也。然朱守提倡學務，雖主開通，而寔力行干涉。於近日學界所傳染之邪說惡習，防維極嚴。其對待學生，每以嚴格之約束。時武陵縣立小學堂，藉口細故，與教員相衝突。朱守察其無理取鬧，勒令全班解散，另行招考。說者謂其過嚴，亦所不惜。浮囂之習，因之大挫。學生持議有近於激急者，朱守必剴切示諭，嚴厲禁止。故近年學風披猖，西路絕不被其影響者，朱守維持之力也。朱守立身行己，夙持程朱義理之學，以躬行實踐爲主，而又博聞強記，一洗宋學之空疏，故能獎勵人材，華寔並茂。至其賦性肫篤，忠義之氣，往往流露語言文字之間。當甲午庚子時，與人談

及大局輒痛哭流涕慷慨激昂，多寄之詩歌，以寫其忠愛。於近日排滿革命之詭說，自由平等之說，辭排斥極嚴，皆載其集稿及文牘中。志行矜然，人所共見。此朱守之政績有如此者。又查吳丞於光緒二十四年奉檄任永綏廳事，夫三廳爲湘省邊隅最要之地，而永綏又爲三廳交通之孔道，川黔出入之要衝，民苗孱雜，奸宄充斥，號稱難治，而學風之樸陋，與沅州等。吳丞下車伊始，卽於廳署創設算學講習所，招集所屬之高材生，退食餘閒，躬自教授，與生徒講習於中，砥行礪學，以求寔爲宗旨。永綏士林，相與感化，成就者實繁有徒。又於署中設蒙學堂，以爲合廳模範，復建立官書局，廣購新書，以爲講求科學之預備。永綏士林，自是始知新學之萌芽，凡所設施，皆在科舉時代之間，旣而明詔頒布，咸與維新，吳丞乃更亟力推廣，以行其所未竟之志。於是更設立高等小學堂，復建師範學堂，初級師範學堂，女學堂等共四十餘所。其言教育也，博涉理科，以廣其智識，注重文科，以固其根本，智育德育，二者兼

施永綏人士進步之速，遂有一日千里之勢。多士喁喁嚮風而集。昔日永綏廳屬每逢考試，投考者不過三四百人。今日各學堂之學生，已多至三四千人之額。日本人小根廚石，遊歷至廳，有歎爲彼國村區教育亦不過如是之言。永綏俗悍健訟，而濫矜劣士，更利用而魚肉之。吳丞在任之時，嚴拿訟棍，以絕其根。特延公正縉紳演說聖諭，中以大義，訓以和睦，而健訟之風頓息。至若鼠牙雀角之嫌，睚眦勃谿之細事，非重大，久訟傾家。吳丞因新章有罰金贖罪之條，遂於兩造願置金贖罪者，准其罰充學堂經費，衡其輕重，以定其多少，必均必平，民咸無怨。且於堂判後，即繳學堂紳董，以資辦公，皆有案卷可查，而不意以此遂遭不白也。吳丞最長數學，諸子百家，多所涉獵，故學有根柢，施之於事，一切裕如。又能深得士心，被議之時，士人奔走省垣稟救者，以百數。此吳丞之政績有如此者。朱守吳丞政績昭著，在人耳目，行道皆知論其學術，則皆確有本原，講求有夙，其提倡誘掖，皆在十餘年以前。朱守於沅水校

經書院事，並蒙今湖廣總督張之維持獎勵，寔與揣摩風氣，藐襲維新者，不可同年而語。而且朱守吳丞，皆兩次以治行超卓，欽奉傳旨嘉獎。吳丞並疊保卓異三次，是其政聲，亦爲歷任疆臣之所深信。今因劣紳痞棍，妄噬誣告，而大吏不察，遽登白簡，是非莫判，同抱沈寃。而後之官吏，不因之以勸，反以爲戒，則吏治敗壞，伊於胡底。夫爲人上者，不採輿論之公是公非，而僅據一二痞徒誣捏之辭，以爲定讞，則顛倒黑白，何所不至。如控告常德學堂之劣紳戴脩仁等，本皆著名訟棍，積案如鱗，久爲士林所輕賤。即湘撫派查永綏學務之委員沈祖燕，亦係貌爲守舊，居心險詐，淆亂黑白，爲歷任巡撫端趙所深惡者，而乃聽其狻犬狂噬，使我西路人士，所愛戴如父母之賢長官，遭冤罷斥，此職等更不能已於言者也。又查湘撫奏參朱守原摺，所指重要之件，專注於挪借救生局款項一節。夫挪借公款，以辦公事，何省無之？何府無之？前守卸任，自歸後守籌還，乃一定不易之理。而且挪借救生局之款，並非朱守一人。

歷任連守培基周守儒臣，均皆挪借。若在任時日之久暫，比較挪借之多少，則連周二守挪借尤多。何以獨爲朱守之罪？另表呈鑒，此西路人士，所以不能索解者。至謂用人不當，浮糜學款。夫李紳致積，錢紳昌楛，由地方紳士公舉之人，由長沙學務處加委，並非朱守之私人。若謂朱守失察，而連周二守亦復相繼委任，何以又無失察之罪名？至於學款之果浮糜與否？則中學堂報銷之款，皆有表冊可稽，一經確查，自必水落石出，不能獨爲朱守罪也。朱守爲人，自有定論，即如唐步瀛攻訐之稟，亦知輿論所在，難昧天良。其稟中自稱：朱守於常德學堂，頻年勸辦，極力提倡，規模大具，實亦煞費經營。其操守之廉潔，辦事之熱心，尤爲卑府所欽佩。抑亦士民所共信等語。出諸反對者之口，尙不敢全誣其政績，更可知朱守之平生。吳丞之事，委員沈祖燕稟復，亦謂：永綏父老，流涕送別，只於罰捐學款，譏其苛細。是吳丞之得人心，亦隱見之劣員之公牘。總之朱吳被參，同出一轍，皆以敗於讒慝之口，而不能指定其

罪名以龔黃召杜之賢，乃蒙彈劾參革之罪，實近日官場之所駭聞也。現朱守老病侵尋，無意仕宦，吳丞亦投効遼瀋，擢用有時，區區一官之得失，何足關其人生之重輕？固無須職等爲之伸雪光復，以定升沈。然而黜陟不公，則人心解體，賢奸不辨，則吏治虺隤。以朱守吳丞之澤及於民，順施逆報，苟尙緘口不言，則是人心已死，公道何存？徇私者愈無忌憚，急公者反有戒心。則湖南吏治之前途，不堪設想。近者疊奉明詔，預備立憲，立憲政體，必以輿論爲從違。朱守吳丞皆爲輿論所極推許之人，輿論所歸，又何敢不爲之伸辯？職等合詞瀆懇，非爲朱吳一二人之屈伸起見，寔爲維持吏治，剖別是非，以彰直道，而勸循良，伏乞大人俯鑒職等愚誠，咨移學部，特派視學官赴湘調查，奏請昭雪，實爲德便。如果所言不實，出於阿私者，自甘同坐，沒齒而無所怨，冒昧縷陳，不勝懷慄待命之至。

計黏鈔前署常德府朱連周三守任內爲中學堂及學務辦公所提借各公款數

目；

唐守步瀛詳湘撫憲稟；

前常德學務辦公所坐辦兼中學堂總收支錢昌楷上岑撫憲暨學務處稟；

永綏廳士紳上岑撫憲稟；

附 一前署常德府朱連周三守任內，爲中學堂及學務辦公所提借各公款數詳目列於左

一朱守任內，前後共兩任，初次係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到任，二十九年前五月初七日交卸，第二次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交卸，約共在任八百五十九日。

(借數)二十九年二月初一日，因常德學務分處「即辦公所」開辦需費，稟請提借，救生局存本銀貳千兩，三十年七月十四日，因中學堂修造需費，各縣派款未解，

提借救生局存本銀貳千兩，又提借李氏半日學堂存本錢貳千串文，三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因中學堂常年需費，各縣派款未到，提借救生局存本銀貳千兩。

(還數)三十一年六月三十日，籌還救生局存本銀貳千兩，以上朱守任內除還外，實提借救生局存本銀肆千兩，又李氏半日學堂存本錢貳千串文。

一連守任內，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到任，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交卸，約共
在任三百五十日。

(借數)二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因中學堂開辦需費，各縣解款未到，提借救生局存
本銀陸千兩，三十年二月三十日，因中學堂建造需費，各縣解款未到，提借救生
局存本銀三千兩。

(還數)二十九年八月三十日，籌還救生局存本銀貳千兩，以上連守任內除還外，
實提借救生局存本銀柒千兩。

一周守任內，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到任，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交卸，約共
在任二百四十六日。

(借數)三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因中學堂常年需費，彩票飭停，各縣解款未到，提借
李氏半日學堂存本錢叁千串文。

(還數)無，以上周守任內，實提借李氏半日學堂存本錢三千串文。

(總計)朱守在任，約共八百五十九日，提借公款銀肆千兩，錢貳千串文。

連守在任，約共三百五十日，提借公款銀柒千兩，周守在任，約共二百四十六日，
提借公款錢叁千串文。

附 二唐守步瀛詳湘撫憲稟

竊卑府仰蒙憲恩，調權斯郡，蒞任以來，以學堂警察爲當今要政，必須實力奉行，連
日調查考核，所有常郡警察，亟宜整頓，暨更委各員，藉資臂助，各由業經稟陳鈞聽。

中學堂原籌經費，不爲不鉅，祇以經理不得其人，浮支濫費，至成鉅虧；其原借救生局經費，既索償甚急，而指控紳董之案，亦紛至沓來；學堂繁重，卑府受事未久，驟難悉其底蘊，固不敢操切以從，亦何敢因循貽誤；謹將大概情形，爲我憲台陳之。伏查卑郡救生局，原有經費銀二萬八千四百餘兩，據該局委員陸綏華稟稱：經卑前府朱守飭借與西路師範學堂九千兩，學務辦公所七千兩，中學堂四千兩，城堤局四千兩，下餘祇四千餘兩，不敷甚鉅，屢請籌還前來。卑府查西路師範學堂及城堤局撥借之項，尙可徐籌歸款，惟中學堂辦公所以前分合無定，賬目不清，調查辦公所報銷清冊，其撥借救生局銀數，亦不符合，究竟當日如何分撥，原議如何歸款，檢查滿卷，既略而不詳，詢之周守，亦未准朱守移交細賬；且前收支錢紳昌楷業已晉省，此時更無從查詢，即使數目相符，而借款如此之鉅，更不知如何彌補。此中學堂及辦公所原借救生局經費虛懸之實在情形也。查中學堂常年經費，共籌錢一萬四

千餘串，內龍沅二縣所解之款，不能解足，若上年用款，已多至三萬二千餘串，本年經卑前府周守新聘監督，改委收支，核算估計，連開共錢二萬二千餘串，方足敷用。衆紳公議：在警察局商捐項下撥錢五千串，以資津貼。查警察局從前亦多浮費，現經裁汰冗員，核實節省，商捐項下，尙可騰挪；惟學款猶短三千餘串，亟須另籌捐助。又查學務辦公所薪工火食，歲需錢二千餘串之多，益以各項雜用，又需錢一千餘串；其間事少人浮，種種糜費，尤不可不加裁減。現與收支蔡秉鈞約以每月額支總以五十串爲度，此外活支之項，則須隨時報明核准，方可動用，不得任意移挪；其餘無所事事之人，則概行裁去。似此量入爲出，既於公事無廢，以後不至再虧，此又裁除冗費，力從撙節之情形也。至附生戴修仁等，控中學堂副監督李致植等一案，上年奉前升撫憲端札委沈道會督周守朱守暨武陵縣陳令查訊，各執一詞，諭飭育嬰堂紳董，三面清查，並商請西路師範學堂監督馮紳，一同監算。按之錢紳昌楷所

供收付各數尙屬相符。而戴修仁等所控亦非無因。該紳以同是爲公，不宜纏訟，從中處息。正議具公呈，因有生員戴翼誠等出頭攔阻，業將此案顛末情形稟奉憲台批准。如稟完案，尙戴翼誠等再藉端插訟，仰即按律詳辦等因。是案已了息，豈容翻控。乃不旋踵，戴修仁等即以眼未核實，案未訊結爲詞，赴府具稟。卑府蒞任之始，戴修仁等復遞稟請追。卑府以該生等前已自願了結，何以退有後言，保非戴翼誠等從中唆擺。當予嚴批駁斥。乃戴修仁等復長篇累牘，請追益堅，並稱此案不過有和議影響，並未了結，何謂復翻等語。而外間人言嘖嘖，亦謂錢紳等因辦學堂而致富，詳加考察，雖未得其確證，然承辦一切工程，諸多濫費，致遭指摘，實亦不爲無因。惟案已稟結，斷無任其再翻之理。現仍剴切開導，總以息事寧人爲要義。尙該生等始終固執，則非對簿，不足以釋羣疑，再當稟請憲示辦理。此又戴修仁等息後復翻之情形也。竊維郡城各學，經朱守頻年勸辦，極力倡興，規模大具，實亦煞費經營。其操

守之廉潔，辦事之熱心，尤爲卑府所欽服，抑亦士民所共信。惟以用人不當，遂致輻輳紛繁，連年結訟，學款亦因之短絀，再不維持補救，將見江河日下，流弊安窮！好在監督收支，經周守遴委更易，均已得人。歲需經費，亦督紳核實估定，當不至再有虧空。惟有督率員紳，將學堂事宜認真整頓，總期日起有功，庶無負憲台興學育材，實事求是之至意。除俟查明各項賬目，再行詳細稟報外，所有籌辦情形，理合申陳，伏惟鈞鑒！

附 三前常德學務辦公所坐辦兼中學堂總收支錢昌楷上岑撫憲暨學務

處稟

爲據實陳明，懇准提核事。竊職於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准前署常德府朱守照會委充辦公所坐辦，兼中學堂總收支。在事三年，屢辭未獲，中更困難，匪止一端。維時學校初興，民智閉塞，籌款固難，府怨尤衆，重以憲檄嚴催，萬難延緩。於是學堂辦公所，

府中學堂同時開辦。由中學堂正監督朱守先行稟請印借救生局存款銀二千兩，以資開辦。在府署東偏基地，建造辦公所，爲學堂各官紳議事集會之區。一面籌集開辦常年各款中學堂開辦經費，因欽章得容五百人以上，規模較大。除建築外，預算三萬串，常年經費，預算二萬五千串。因催借兩難，隨事撙節。二十九年一學期，僅用錢一萬五千餘串，三十年一學期，僅用錢一萬七千餘串。兩項均由四縣攤籌，武、四、桃、三、龍、二、沅、一。其常年經費之攤籌不足者，則以商捐、彩票、戲捐三項彌補。惟此三項捐係由本府通籌，分割有割歸保商警察局者，有中學堂與辦公所分領合用者，職所經手出入之項，實兼辦公所及中學堂責任。頭緒既繁，支持尤窘。武龍三縣攤款，欠繳甚鉅。而由保商局分撥之商捐，亦復短解。至八千五百串之多，屢催未解，幾屬空談。辦公所如開辦師範研究所，津貼游學生，及圖書館經費，補給各民立小學堂所用實繁。中學堂則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學，已歷五學期，有逐日之開支，有校舍之工程。

勢不能停課待款。正監督連守任內，因學款困難，不得已作移緩就急之計。二十九年五月復印借救生局存本銀六千兩，三十年二月又印借救生局本銀三千兩，三十年七月朱守第二次任內，又印借救生局存本銀二千兩，李氏半日學堂基本錢二千串，是年十二月又印借救生局存本銀二千兩，三十一年十月周守任內，又印借李氏半日學堂基本錢三千串，以上六次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先後由朱守連守、周守共印借救生局銀一萬五千兩，李氏半日學堂錢五千串，認息撥用。其餘由職經手在錢號挪墊之款，尚不在內，均由各解款短緩之故，暫資挹注。朱守初次於借用救生款項之時，曾經稟准前升撫憲趙，聲明以公濟公，隨由籌集各項學款之內，陸續拔還，奉批在案。連守於二十九年八月三十日，朱守於三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兩次曾付還救生局存本銀肆千兩，有案可稽。至學堂應交救生局息銀，每月八厘，半日學堂息錢，每月壹分二厘五毫，則由職於各項解款內，按期扣付，未誤。以

上各情是職於救生同半日學堂各款之責任。在發堂領用之後。若印借之事。則宜問諸三守。夫借款者。中學堂正監督常德府知府。用款者常德府中學堂及辦公所。職所司者。收支而已。報銷不實。則應由職賠償。并請治職應得之罪。至於官借官款。責不在職。賠非所甘。職於去年十月。堅請辭差。得蒙周守於今年三月批准。改委蔡紳秉鈞接辦。唐守到任。正職與蔡紳交代經手之時。職曾面謁唐守。請飭蔡紳籌還。職所經手爲學堂代借錢號各款。唐守於職面請之時。則謂定爲料理。蔡紳斷不至止取進款。不理舊欠等語。皆屬近情近理之言。乃越日於蔡紳進見。則又諭以止管以後出入。不准接管以前賬目。并謂前任提借各款。亦應由職繳還。不得向府聲索。職傳聞之下。深用駭異。當卽面謁周守。請其問明。周守往問。乃唐亦復謂然。幾相齟齬。訖未就緒。周守旋赴長沙府任。職以事關周守交代。因卽赴省面謁。請示辦法。久無要領。稽延至今。伏念提借公款。本正監督專政。職何敢與聞。故求卸稟內。亦止請

籌還店款未及公款今忽謂前任印借之公款亦須問職恐非情理之所應有詎唐守竟以此等情節上稟憲台至謂職所經手賬目不清虧欠甚鉅請飭該守傳案訊究分別理償大人爲慎重公事起見批准照辦職事唐守即不承認亦應於周守交代之時慎重接受若謂地方公用理宜責償地方則應責成現今辦學之人籌款彌補職係卸差之員亦未負此責任況從前三守議借各款時均係稟明以四縣攤款作抵卷宗具在且四縣應解之學堂開辦款結至三十一年十二月尙欠壹萬四千八百餘串常年款尙欠九千五百餘串合短解之商捐共有三萬二千九百餘串一經催解到府自不難掃數歸還何至責償於先非經借現又卸事之人殊不可解在唐守誤聽浮言未加考究故於職先後經手出入各款止十餘萬串乃竟以三十餘萬串稟陳憲台大言聳聽其意將以賬目不清爲職賠償虧欠坐罪之地可爲寒心查去歲戴修仁等之案亦與唐守意見相同上控職等侵蝕業經委憲沈守會同署

常德府周守西路學務處提調朱守督同武陵縣陳令暨郡紳三十餘人并延請西路師範學堂監督馮紳從場在府署核算兩日出入相抵并無侵吞情弊稟奉憲批銷案是借數用數已邀憲鑒合郡官紳數十人豈能盡爲職袒公道自在人心原難漸減淨盡唐守乃思違道干譽明知賬由公算案經憲定無可置辭惟有一味強權不認借款只圖省其籌款還債之勞不恤陷職百口甚謂職等因公致富竊職等於未辦學堂之先固非甚貧而今亦未遽富盡人所知豈容欺飾唐守羅織及此亦太失實唐守到任後於一切學務任意破壞西路學務處各項員差盡行改歸本署刑名及各私人兼辦於善後局月發西路學務領款并提入署幕友官親均住學堂辦公所內乃欲借職發難以箝地方人士之口職一介書生豈敢與抗只得奔赴憲轅縷陳一切伏乞大人俯賜察核如職賬目不清則是去年委員沈守先後署府朱守周守督同官紳查核之賬爲不足據又豈能聽之唐守一人且職亦不敢回常與算

再罹唐守與戴修仁等羅織之局。惟有懇乞大人賞調來省，飭交學務處，或委員覆核。職如有侵蝕一毫，自甘坐罪，傾家賠償，豈敢異言。至於朱連周三守印借之公款，非職責任，可否仰乞批飭常德府遵照原案，催齊四縣欠解各款，從速了償。并先籌付息款，以成善舉。庶後來辦事員紳，不致寒心，而學界受益匪淺，實爲公便，不勝屏息迫切待命之至。上呈撫憲批稟悉。該學堂先後借救生局經費銀一萬五千兩，迄未籌還，事關民命，豈容久懸，致該救生局不能舉辦。仰常德府張守集紳妥議，將應還救生局及同善育嬰等款，如何籌還，迅速稟覆核奪切切此繳。稟抄發。

附四 永綏廳士紳上岑撫憲稟

爲縷陳下情，公懇核奪事。竊聞先儒有言：天下之治亂，視乎吏治之得失。又云得一能吏，勝於百萬勁兵。此其機甚微，而所關甚大。何則？吏者，與民最親，天下之治亂，實基於此。是以有龔黃之治，而炎漢以盛；有陳劉之才，而趙宋以隆。晚近以來，文法益

繁吏治愈敝，不肖之徒，或且以得失繫其心，置理亂於不顧，以肥瘠昏其志，捐大義於罔聞，甚至同僚之徒，爭相傾軋，蠹民之役，競爲陷坑，雖有周召之才，而無所措手，雖有龔卓之志，而無所容身，噫！可無慨哉？當此列強競爭之際，天演橫行之秋，內外交訂，君臣旰食，求治孔急，得人維艱，憲台下車以來，即以整頓吏治爲要務，生等以僻陋小儒，才疏學薄，何敢妄言政治？然聖知不遺芻蕘，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況以龔黃之跡，受屈於棍徒，周召之純，坑害於蠹役，用是不避斧鉞，謹貢芻蕘之言，效愚者之一得，惟我聖知，幸一垂聽，而加察焉！夫三廳者南省邊隅最要之地，永綏則當三廳絡繹之達道，而川黔出入之要衝，民苗雜處，奸邪蠕動，地方瘠苦，百事廢弛，土俗勁悍，詞訟繁賾。自光緒二十五年，吳廳主傳綺奉檄來永綏，本清廉以治己，權寬猛以待人，伸大義以警黔愚，講大道以興學校，舉凡一切通商惠工，育才務農，安民懲盜，興樹藝，修警察諸大政，莫不整頓修飾，實事求是，具有頭緒，振積代之廢弛，敢自

強之基礎，不憚煩勞，不避嫌怨，歷八載如一日，經數十年而僅得此。良吏蓋匪獨永綏之幸，抑亦南省僅有之幸也。且匪獨永綏生民之幸福，抑亦憲台得人佐理之幸福也。生等密邇永綏，熟知吳公之治跡，凡永綏士夫，嘖嘖稱嘆，不絕於口者，敢冒昧爲我憲台縷晰陳之。夫晚近之天下，一吏胥之天下也。蓋自科條旣繁，法網日密，官吏傳郵，弊端百出。胥吏遂能伸其酷毒之手段，以剗割生靈之骨髓，弄法舞文，莫能過問。吳公蒞任以來，獨能一洗吏胥之積習，起生民於塗炭，延用紳耆，嚴行懲飭，吏胥無所容其奸，蠹役無所逞其技，奸邪切齒，誓不俱立，此其利萬姓而結怨於吏胥者一。永綏地處偏陲，民俗險狠，詞訟案件所在多有，濫矜劣士，復逞其刁猾之舌鋒，鼓其陰狠之技倆，煽惑愚民，競尙詞訟，從中獲利，筆不勝紀。吳公延公正縉紳，演說聖諭，中以大義，訓以和睦，而訟仇之風頓息。嚴懲濫矜，而棍徒無所施其巧。此其利萬姓而結怨於濫矜者二。永綏地處川黔交通之界，匪徒出沒之所。○○餘孽，復煽

惑於其間。於是盜賊會匪，合而爲一，羣相鼓動，防閑綦艱。吳公大興學校於城廂，講大義以發其忠愛之忱；徧設保甲於鄉里，明大理以激其固有之德。去其莠而勵其良；懲其惡，以存其善。匪黨四出，而永綏無事。其彰彰者也。此其利國家而結怨於匪徒者三。南省邊疆，素稱野蠻。永綏則尤爲野蠻之最著。吳公傾滿腔之熱忱，竭忠愛之心血，與永綏士夫更始。當未奉詔之初，即設立官書局，講求科學。既奉明詔以後，復設立高等小學堂，及男女師範、初級學堂，共四十餘所。專重科學及修身倫理諸學。昔之考試，尙不過三四百人，今之學生，竟多至三四千人。進步之速，已達極點。是以奉旨嘉獎者二，大計卓異者三，加級紀功者不知凡幾。他縣有如是之進步者乎？其育才以爲中興基礎者，果皆若是乎？凡其所爲，有不能不爲同僚之所忌者，此其利國家而生忌於同僚者四。永綏素稱瘠苦，學堂經費籌畫維艱。吳公苦心經營，無所措手。廉知永綏陋習，或尙悔婚以鬻訟，或爭絕業而興戎。吳公遂因新章有捐金

贖罪之條，遂於詞訟中兩造願罰金贖罪者，罰充學堂經費，於堂判後，卽繳學堂執事。旣符贖罪之新章，復可籌學堂之經費，又可挽好訟之頹風，一舉數得，士民共頌。迄今案券及學堂收欸，均可稽查，稍有吞蝕，俱願坐罪。此其利學務而結怨於奸民者五。商工一途，永綏夙稱腐敗，吳公建立商學工藝學，而工商界爲之一新。其狡猾者無所施其把持之術，其奸巧者無所逞其朘削之能。迄今工藝一途，大異疇昔，而商界亦極稱公平。此其利商工而結怨於奸商者六。至其嚴懲盜賊，而地方安堵無虞，鼓勵農桑，而生民凍餒無患，興樹藝，而土產什倍於前日。立警察，而內政一振於當時。舉凡一切利民生，以利國家者，莫不竭心力以提倡之；一切害民生，以害國家者，更莫不竭心力以芟除之。其忠愛之誠，與義勇之舉，蓋非生等所能罄述。茲不過取其大端，彰彰在人耳目者，爲我憲台一述之耳。夫官吏之能否，旣在憲台之洞鑒，復有職司之訪察，豈生等之所敢言抑豈待生等之爲言。然生等嘵嘵不能已於言。

且不忍不言者，其原因有二：一則以如是之賢良，而卒爲仇家所誣構，莫能自白，以陷於不韙，使賢者相戒，莫敢有所建白，而國家將誰與佐理耶！生民又將誰恃以爲治耶！一則以永綏士民之感戴，而莫能一白其冤誣，使賢令陷於不韙，受賜者莫能代白其誣，永綏其果皆無心肝之民耶！南省其終不容是絕無僅有之良吏耶！生等是以不能無恨於地方之蠹賊，何爲而必陷害此賢令也！且不能無恨於地方受賜之士夫，何爲而莫能舉其事實，纒陳於憲台，而待罪轅下也！若果吳公非有絕大功跡於永綏，且一果有苛罰等不利於永綏之舉，則凡永綏之民，方將稟請彈劾之不暇，又何甘委曲爲憲台一白其誣也！且方將怨恨之不暇，又何肯再四詳細爲憲台明其跡也！伏乞憲台，委員查考其案牘，稽核其罰款，詳審其學堂經費之由，與其一切政跡之所在，若稍有涓滴之弊竇，生等固甘受斧鉞以坐之。若果其政跡可嘉，毫無涓滴弊竇，生等更敢請憲台，嚴懲奸宄冤誣之人，使賢良之吏，得以伸其志，南省

受賜者亦足以快其心，而奸宄者且有所鑒，而不敢復行其奸，則國家幸甚，生等幸甚！用敢不避斧鉞，縷陳下情，伏乞大人賞恩核奪，生等不勝慄慄待罪之至！

守沅集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附注
51,	8,	18,	因	因	
53,	3,	20,21,	如懸	知縣	
56,	10,	10,	汨	汨	
57,	11,	15,	重	里	
58,	3,	25,	壘	懇	
59,	1,	3,4,	附錄	應刪	
67,	4,	1,	治	治	
68,	3,	5, 起	奉 <small>善後局</small> 憲台 憲札開	奉 <small>善後局</small> 憲台 札開	
68,	8,	30,	奉 <small>善後局</small> 憲台 飭發	奉 <small>善後局</small> 憲台 飭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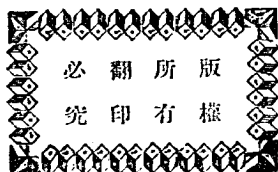
69,	6,	22,	捐	損	
74,	10,	30	庇	庇	
79,	2,		南藩臬兩司會同 藩臬憲會同 憲台會同藩臬憲	南藩臬兩司會同 藩臬憲會同 憲台會同藩臬憲	
79.	4,	22,	廊	廊	
79,	4,	26,27,	柰柰	柰柰	
81,	3,	27,	屨	屨	
83,	11,	18	收	牧	
92,	2,	16	篁	篁	
101,	11,	27.	碩	頓	
111,	6,	29,30,	積	積牘	

115,	3,	10 / 12	低下心	低首下心	
116,	6,	31, 32,	書升	書升	
117,	9,	6, 7,	院書	書院	
128,	8,	18,	罪	罰	
131,	3,	5,	疾	痢	
132,	7,	3,	準	准	
136,	9,	17,	偏	徧	
137,	6,	14 / 15	錄錄	碌碌	
139,	2,	13 / 14	錄錄	碌碌	
156,	2,	17,	助	肋	
157,	8,	5,	蛩	蛩	

167,	11,	27,	償	賞	
168,	1,	15,	起	趙	
169,	2,	18,	特	特	
172,	2,	9,	茲	滋	
185,	7,	31,	治	沿	
192,	6,	12,	挪	挪	
200	2,	21,	貳	貳	
207,	9,	25,	良	長	
208,	1,	32,	衰	衰	
208,	2,	14,	謹	謹	
209,	2,	6,	毋	毋	

238,	8,	32,	千	干	
257,	9,	10,	豐	塵	
258,	1,	16,	肆	肆	
269,	2,	17,	散	敢	
284,	6,	3 4	詳目	目詳	
287,	9,	1,	案	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出版



撰著者 江蘇寶山朱其懿

校對者 香山慈幼院編輯科

印刷者 慈幼院印刷工場

發行者 北平香山慈幼院

